




八千里路山水  
圣经翻译长征程

蒙恩之路，  
召典之旅

关宝珊著



# 蒙召之路，恩典之旅

关宝珊著



版权: 关宝珊, 2023.

ISBN-13: 978-981-18-7540-3

承印: 经济快速印刷有限公司 • Economy Express Printing & Graphics Sdn Bhd  
6, 8, 10 & 12, Jalan Perdagangan 3, Taman Universiti Industrial Park,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手机 : +6019-758 8808 (Justin Ee) 电话 : +607-520 6366 (5 Lines) Fax : +607-520 6476

电邮 : sales@economy.com.my

网页://www.economyexpressprinting.com

## 背书

关宝珊应该是从新加坡走出去从事真正跨文化宣教事工的第一人。她于1977年去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在那里忠心事奉了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之久。后来她又去到不同国家，在福音的禾场耕耘不辍四十余载。她独特的背景、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使她能够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中得心应手地事奉，无论是翻译圣经，还是担任圣经翻译顾问或是训练同工。

宝珊在这本书中敞开心扉与我们分享了她那些年的回忆：有好有坏，有悲有喜。我们透过这些故事，走进她的事奉，认识她的同工，与她一起跨文化。她这部生命交响曲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对神怜悯和恩典的颂赞，诉说神如何一路以信实引领，以慈爱保护他的仆人。

我有幸与宝珊成为亲密的同工，一起同行25载。这些年来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成长，在主里坦诚深入地分享生命，这份友谊历久弥新。每每想起这一切，我心中就唱响感恩之歌。

我衷心推荐这本书，它将带领你看到自己小天地之外的大世界，向你展示多姿多彩的宣教士生活，帮助你认识神对他子民的引领。

Liisa Järvinen

*Board member of Finnish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2011-2016)*

“这是一部极具启发性的作品。它让我们透过一位资深宣教士和圣经翻译员的生命和属灵旅程体会一名宣教士在宣教工场的真实生活。通过宝珊生命分享，我们更深认识一个人如何分辨神的呼召并跟随神的带领，也知道我们当如何在神所呼召我们去事奉的人群中生活，如何做基督的门徒。我非常有幸认识宝珊，也很有幸读到她的回忆录。”

Peter Wong 黄健敏博士 牧师

Peter Wong 黄健敏牧师去过巴布亚新几内亚探访宝珊，出席了1999年举行的马瓦基语新约圣经奉献典礼。也曾去到宝珊第二个事奉的地方去探望她。

“宝珊的回忆录读起来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回忆录里很多有趣又生动的轶事，比如神如何呼召她进入翻译事工，如何在异文化中生活和宣教，甚至包括帮村民清理脓疮等等。

读者会惊奇的发现她竟然如此详实地描述了她的各种遭遇和经历，如此坦诚地分享她的事工和人际关系中的喜怒哀乐，挣扎与挑战，以及神如何一路看顾和保守。总之，宝珊的回忆录领我走进她这40年的宣教生涯，让我有身临其境的体会。感谢赞美主！”

Samuel Soh 苏明坚于2015-2022年间担任新加坡卫理公会花菲教会宣教委员会主席

宝珊回忆录诉说和见证了神的美好和信实，从她蒙召之日直到如今。她四十年宣教生涯中在两大洲的不同未得族群里传扬基督，如今返回母国依然退而不休，奔跑那最后一程。

我们透过每个真实的故事看见神如何彰显他的同在，施展他的大能，显明他的旨意和成就他的应许。神不仅应许宝珊也应许他的子民，他必定会赐力量给我们面对各样的困难和挑战，让我们得胜有余。全能的神用他慈爱的手一路托住宝珊，保护她，赐她良师益友鼓励扶持她几十年在宣教禾场耕耘。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中，甚至在死荫幽谷里，神的同在安慰坚固宝珊。我们深信那在宝珊生命中动了善工的全能神必要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是我们伟大奇妙神，创造主，救主和救赎主所应许的！

宝珊四十年如一日尽心尽力爱神爱人，殷勤从事圣经翻译，谦卑顺服事奉，全心信靠神的慈爱和信实。宝珊的回忆录值得每个蒙召践行大使命的人细细品读！当你翻阅每一页时，倾听神的声音，体会他无尽的恩典和怜悯！

Shermaine Tang 卢慧芬

*Vice-principal of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Vice-president of Yong-en Care Centre*

*Chairperson, Outreach and Social Concerns,*

*Fairfield Methodist Church*

## 致 谢

多年来，朋友和同事们一直鼓励我把这几十年来在两个宣教工场的生活和经历写下来。我的生命故事中有许多起起伏伏，如中国话说的“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现在我退休了，终于有时间反思整理我的思绪，并将其写下与人分享。

我要感谢所有鼓励过我并与我同行的人。

感谢神让我的母会花菲卫理公会的会友持续不断地支持我。我感谢他们这么多年来给予我的爱和支持。我要特别感谢教会的卢慧芬(Mrs Shermaine Tang)和张妙恩(Mrs Eunice Chong)两位姐妹帮助我编辑整理初稿。她们提出很多问题让我得以查缺补漏，让故事更加完整。言语无法表达我对老朋友邱俐敏(Sharon Tan)的感激之情，因着她出色的编辑和整理，这些故事读起来更连贯通顺。

感谢新加坡威克里夫执行总干事何仁杰(Charles Ho)为我撰写了前言。感谢黄健敏牧师(Rev Dr Peter Wong), 苏明坚(Samuel Soh)和卢慧芬(Mrs Shermaine Tang)阅读初稿并写背书推荐本书。

还有丽莎·雅尔维宁，我24多年的队友同工，这么多年来，她让我更沉着冷静。有她帮着一起回忆，我能更准确地还原那些年间发生的事情。我要用马瓦基语对她说：Sira eliwa! (好习惯=谢谢)

我要感谢所有与我一起在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和世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事奉过的同工们，他们教会我很多东西，丰富了我的生命，回忆里满满都是我们在宣教禾场一起欢笑，一起祷告，辛勤耕耘的场景。这本回忆录提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

我要特别感谢新加坡威克里夫的工作人员和成员，他们不知疲倦、全心全意地为我们在前方的宣教士服务。他们在后方默默的支持使我们能够无后顾之忧地全然投入到事工中。

非常感谢好朋友谭倩梅姐妹, 张姐妹, 玉儿姐妹为我把这本回忆录翻译成中文。要向玉儿姐妹特别致谢, 她不但翻译了好几章, 还从头到尾校对几遍翻译, 并加以编辑和整理。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 尤其是我的兄弟姐妹、他们替我向父母尽孝。他们的祷告和支持给予我很多鼓励, 他们定期寄来的家书让我心得安慰, 实在是“家书抵万金”。我要向他们说声“非常感谢”。

最后, 我亲爱的读者们, 愿你们在读我这些生命故事时受到祝福! 愿你们遇见神, 他怎样丰丰富富赐福与我, 他也要如此赐福与你!

# 目 录

	頁数
致谢	v
序言	viii
大事简纪 (1972–2023)	x
第一章 宣教人生精彩纷呈	1
第二章 神道奥妙甘之如饴	14
第三章 为主甘当文化变色龙	36
第四章 宣教工场生活三部曲:接纳、调整和适应	52
第五章 旅程撷趣	76
第六章 主爱比海深	88
第七章 主能力比山高	100
第八章 主恩伴我行	113



## 序言

一次宝珊来新加坡威克里夫办公室给新成员和实习生开职前训练讲座。结束后我走过去问宝珊姐（我们都尊称她为大姐），她是否考虑过把她的生命故事和事奉历程写成书分享给更多人？她告诉我其实很多人都问了同样的问题，所以她确实有想法要写一本回忆录，不过没时间动笔。我很欣喜看到宝珊姐终于出书了，《蒙召之路 恩典之旅——八千里路山和水》见证了她如何在五十年的岁月里顺服神事奉神，无论是在新加坡这个小岛还是神带领她去到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宝珊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被打磨，被塑造，被使用。神改变她的性格，让她能够注意到经文的细枝末节，微妙之处，使她可以胜任不同角色：老师，圣经翻译员和圣经翻译顾问。

这一切都反映在一位艺术家和书法家以她的中文名字题写的对联中：

宝剑锋从磨砺出，  
珊瑚晶莹耀人生。

这本书里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宝珊对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热爱，以及让不同族群可以用自己的心灵语言听到神的话语的热忱。

她渴望看到更多人的生命被福音转化，以至于她过了退休年龄却依然坚持不懈地事奉。她早年得益于很多前辈的教导和指引。宝珊效法这些前辈，在日后的翻译事奉中教导指引很多人，兴起下一代宣教人才。用她自己的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教到老”。对于宝珊而言，一个事奉神的人应该退而不休。

我深愿神透过宝珊的这本书激励你，祝福你并引领你。感谢神使用宝珊在世界各地成为多人的祝福。

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有一大群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羊羔面前，身穿白袍，手里拿着棕树枝。（启示录7:9新译本）

Charles Ho何仁杰

新加坡威克里夫执行总干事



# 1972-2023 大事简纪

以下是我的回忆录中，从1972-2023年间接时间顺序排列的大事简纪。单单看这些事件，你会觉得我的生命故事里有太多空白，不过当你往下读，这些空白会被填补，一个完整的故事会呈现在你眼前。

- 1972, 辞去政府小学的教职。
- 1973, 开始在新加坡神学院(SBC)读书。在新神读书期间，神呼召我成为一名圣经翻译员的感动得到印证，我开始朝这个方向做准备。
- 1976, 前往悉尼参加世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SBC)举办的基础语言学课程，预备加入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WBT)。在学习语言学期间，我顺利完成宣教士新人训练课程，继而接受成为澳大利亚威克里夫成员。威克里夫直到1983年才在新加坡设立办公室。
- 1977年2月, 我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参加宣教士新人训练课程。在训练中遇到来自芬兰的丽莎·雅尔维宁(Liisa Järvinen)。我们决定组成一个团队。
- 1977年6月, 顺利完成语言学课程后，澳大利亚威克里夫接受我成为正式成员。
- 1977年, 丽莎和我在SIL巴布亚新几内亚分部的中心乌卡伦帕住了几个月，更多了解机构，同时协助不同项目的工作。
- 1977年12月, 我回到悉尼学习高级语言学课程，丽莎是那个课程的老师。课程结束后，我们返回巴布亚新几内亚。
- 1978年, 我们被分派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北海岸的马当省莫罗村开展马瓦克的翻译事工。

- 1979年， 开始翻译事工。
- 1985年， 接受训练成为一名翻译顾问。
- 1994-1995年， 在美国富勒神学院修一门为期9个月的课程。
- 1997年6月， 预备印刷马瓦克新约圣经，我突发非常严重的哮喘，被紧急送往凯恩斯的医院救治。
- 1997年11月， 经过18年的辛勤工作，我们终于完成了马瓦克的新约圣经！
- 1999年7月， 我们收到印刷好的马瓦克新约圣经，并举行了奉献典礼。
- 2001年， 我离开巴布亚新几内亚，预备前往一个亚洲国家担任翻译顾问。
- 2002年， 在澳北区大学取得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前往那个亚洲国家的首都，开启一段崭新的翻译旅程。
- 2002-2023年， 在那个亚洲国家和亚太地区担任翻译顾问和训练导师。因为事工需要，我去过很多亚洲国家参加研讨会，教授翻译课程和圣经希腊文课程。
- 2019年10月， 返回新加坡定居。
- 2023年， 退休。



# 第一章

## 宣教人生精彩纷呈



在政府小学执教10年后，我于1972年底离开教职，并于1973年进入新加坡神学院（新神）当起了学生。这四年的学习生涯成为我的“沙漠静修”。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但更多的装备来自那位呼召我的主。与老师和同学的互动加深了我对信仰的理解；阅读和研究神的话语，使我更加认识神的伟大、能力和恩典。

在新神期间，我确定了主带领我成为一名圣经翻译员的呼召，于是我着手准备接受装备。1976年11月，新神毕业一个月之后，我去了悉尼参加由世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SIL)开设的基础语言学课程，预备自己成为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WBT)的一员。

在接受培训期间，我提交了加入澳大利亚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申请（威克里夫1983年才在新加坡设立分部）。我被告知只有在成功完成宣教工场新人训练课程后，我的申请才会被批准。1977年2月，在完成语言学课程后，我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PNG)参加宣教工场新人训练课程，并顺利完成该课程。1977年6月，我正式成为了威克里夫澳大利亚分部的成员。

在1977年初的宣教工场新人训练课程中，我遇到了来自芬兰的丽莎·雅尔维宁(Liisa Järvinen)，我们决定组成一个团队。丽莎

原本打算在1975年前往埃塞俄比亚宣教，但她留在自己的教会事奉了一段时间，然后在1976年去英国教授语法。在此期间，她的差会决定将她差往巴布亚新几内亚，而非埃塞俄比亚。因此，我俩得以同时去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接受训练。在为期三个月的宣教工场新人训练期间，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并考虑成为同工。我感谢神延迟了丽莎去埃塞尔比亚的计划。

丽莎是神对我祷告的回应。出于安全考虑，单身女宣教士不能独自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村里。如果她们找不到另一位单身女宣教士组队成为同工，就只能留在乌卡伦帕SIL总部（Ukarumpa乌卡伦帕是世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PNG分部的大本营）。当我听到这个规定后，就开始迫切为同工祷告。在我的祷告中，我告诉主说，既然他呼召我从事圣经翻译工作，那么他也要为我预备同工，我不想在乌卡伦帕逗留太久。

在为期两个月的宣教工场新人训练课程中，我和丽莎对彼此有很好的认识。作为课程中唯一两位单身人士，我们被分到一组，从而有机会同出同入同工作。有一天，我求问主，丽莎是否就是他为我预备的同工，如果是的话，就感动她主动提出要和我组队。其实当时课程的训练人员也在观察我们，并为我们祷告，然而我们对此全然不知。两天后，在我们晚上一起祷告时，丽莎开口说：“既然我们相处如此融洽，要不要我们就当同工吧？”听到这句话，我心里乐开了花，因为神听了我的祷告。不过我没有马上答应，我说：“要不等到我们在村里实习结束后再做决定。如果我们在村里的环境中也能融洽相处，我们再决定当同工也不迟。”我们一起在村子里的那几个星期也过得很好，我们能够很好相处共事。从此我们开启了24年的美好同工之旅。

新人训练课程结束后，我们在乌卡伦帕待了几个月。在我们开始翻译工作之前，我必须完成第二个语言学课程。在乌卡伦帕期间，我们对机构和机构的工作有了更多了解，我们也接到了不同的任务。我的任务之一是把一个前辈翻译团队的新约翻译更正内容输入电脑。

## 去到马瓦克人中

1977年12月，我回到悉尼学习高级语言学课程，丽莎也去了，不过她是去当老师。课程结束后，我们回到巴布亚新几内亚。1978

年4月，机构决定派我们去为马瓦克人翻译圣经。我们就搬去了马当省的莫罗村，一个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北岸的马瓦克人村庄。

村里人热情欢迎我们。他们安排我们住在一栋还没完工的房子里。我们把唯一一间有墙的屋子用来当卧室。就这样，我们开始住在马瓦克人中，学习他们的语言，为他们翻译整本新约圣经和部分旧约。我为着丽莎和她的生命感恩。主使我们成为同工，他以恩典带领我们一同走过高山低谷。



村里住的第一个房子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完成了马瓦克语的新约圣经，并在1999年举行了奉献礼。我当时打算在马瓦克人中间再多待几年，推广识字和圣经阅读，并培训更多的当地同工成为翻译课程的教师。然而，在2001年，东亚的同工邀请我去那里担任圣经翻译顾问，帮助那里的团队。因此我改变方向，离开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在新加坡休息了几个月，拜访了一些朋友之后，我于2002年2月前往达尔文，在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2002年年底，我前往了那个亚洲国家担任翻译顾问，开始了我另一个阶段的翻译之旅。

从2002年至今，我有幸作为翻译顾问和训练导师与亚太地区多个国家的团队合作。我曾前往亚洲的多个城市参加研讨会，并教授翻译课程和圣经希腊语课程。

在这近50年的事奉生涯中，我从主接受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从他人接受主的祝福。感谢赞美主。

在这个漫长的人生旅程中，有欢乐有悲伤，教导有时被教导有时，受惠于人也施惠于人，蒙福并祝福，蒙引导并引导人。在70岁时，我曾考虑是否应该退休，但对事工的兴趣有增无减，所以我给自己再多两年的时间，然后又再多了三年...

## 预备踏上宣教路

“我使你在母腹中成形以先，就认识你；你还未出母胎，我已把你分别为圣。”（耶1:5）

神深深认识我。我还在母亲腹中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我。他知道我会是个亚洲人、一个中国人，说广东话，出生在日本占领期间的新加坡。所有这一切成就了我。有些人可能称之为命运，但信主的人认定这是神的旨意。我相信我的出生绝非偶然-我是父亲二房的第三个孩子。所有这一切塑造我成为那一个在神的旨意中占一席独特地位的我。

这些都是神在我生命中独具匠心的预备。

我上有哥哥下有弟弟，从小和他们一起玩耍，我自然带点男孩子气。对此母亲不以为然，经常为着我和男孩子们一起爬高下低，爬家后面的小山（属于珍珠山公园的一部分）而责骂我。然而我对户外活动的热爱使我日后能够很好地适应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生活。

1957年，我13岁的时候，父亲的生意不景气关张了。没有了收入，母亲不得不工作来养家。那时我姐姐刚开始在一家医院工作，住在护士宿舍。作为家中的女孩，所有的家务事就自然落在了我的头上。从那时起到我中学毕业，烹饪、洗衣、打扫房间和小修小补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培养了我独立自主的性格，让我能够在繁重的学业和繁杂的家务事之间巧妙安排时间。除此之外，我还给中文学校的学生辅导英语，辅导一些小學生。我所挣的费用足以支付我的学费。一位同学曾经说起印象中的我总是绷得很紧，忙个不停。我告诉她，我必须如此，因为对我来说分秒必争。

我15岁的时候，朋友邀请我参加卫理公会花菲教堂(Fairfield Methodist)的青年团契。在那里，我找到了有意义的友谊和团契。我负责组织周间活动和邀请周日讲员，这培养了我的组织和人际交往能力。在长辈的带领下，我开始承担更多责任，最终成为了团契主席。那些年对我来说是灵性、心智和社交的成长期，我们一群青少年和年轻人每周都聚会，组织安排各种活动。

在我十多岁到二十出头期间，我的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困难，包括经济上的窘迫。因为我的家庭很大，而且在某种程度来说是个不健全家庭。在这段时间里，教会的祷告伙伴成为了我最亲密的同伴。我们周六或周日晚上有固定的小组聚会。正是这些聚会和祷告让我在困难中得以坚持。查经和祷告会是我每周最期待的时间。我无比感恩天父赐给我这些朋友：佩玲、钻娘、珠娘(Christina)和六妹。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期，她们给了我很多鼓励。

我们这群朋友性格各异，当我们开诚布公地分享时也会有分歧，气氛也会略显紧张。然而，我们是生命之交，祈祷伙伴。我对每一位都心怀感激，常常感谢神让她们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来影响我。

佩玲是我们当中最先一个领受从神而来的呼召进入事奉的人。她去了伦敦圣经学院学习。她在伦敦期间，我们通过书信保持着团契关系。第二个是珠娘，她先去了新西兰圣经学院，然后回到新加坡，在新加坡神学院继续学习。我们成为了同学，在援学里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多年来，虽然我们忙于各自的事工和生活，不能经常见面，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们始终是

我坚强的后盾和亲密的朋友。2022年6月，珠娘安息主怀，荣归天家。我和“温暖之家”众弟兄姐妹一起为她送别，我们为她高兴，但也不免伤悲。

小时候，我喜欢去老碧山亭（现在宜居的碧山旧址），如今的莱佛士书院附近。我舅妈家就在那里的甘榜村，靠近广东人的墓地。每逢清明和其他中国节日，我母亲会带我们回村里看粤剧。回村里是我儿时非常期待的“假期”。我喜欢在乡下四处走走，感受浓郁的乡土气息，空气中弥漫着猪鸡牛羊的味道，厕所则建在户外池塘上面。我喜欢在公鸡打鸣声中醒来。乡下的各种气味和声音让我能够返璞归真，感受自然的美好。这也为我日后在巴布亚新几内亚20多年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去巴布亚新几内亚就像回到了我童年的“度假胜地”，在大自然中过着质朴的生活。

在我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前，有过两位华人女性在那里当宣教士，从事圣经和其他任务。然而，文化冲击和户外生活的艰辛对她们来说挑战太大，所以离开了工场。我是去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第三位华人女性。其实我在悉尼接受语言学培训期间，就有人告诉我那两位姐妹的故事，一些关心我的人甚至建议我要不去东南亚其它地方。但他们有所不知，就是我早年的生活与那两位不能适应乡土户外生活的姐妹们大不相同-我爱极了村里的生活！

我刚到达巴布亚新几内亚时，那里的同工观察我是否会受到文化冲击，是否能适应农村生活。“丛林训练营”（宣教工场新人训练课程）的负责人看到我很自然地走进丛林砍树，或试着骑摩托车，他很吃惊我一个新手这么快就上路。当我骑着摩托车冲上厨房的墙壁时，他则笑得前俯后仰，幸好那是石棉墙，而非砖墙。我把墙给撞了一个窟窿，那个窟窿一直留在那儿，没有补上。训练员都觉得我能够很好适应那里的生活。我不知道他们给我这门课打了几分，但至少他们说做得很好，也没有建议我离开巴布亚新几内亚去其它地方！

我父亲结束他的生意时，他把抽屉里的所有东西都带回了家。在成箱的纸张里，有许多来自我父亲亲戚的书信，特别有一些是自我爷爷的亲笔信。大部分书信是宣纸毛笔小楷，读起来实为不易，困难重重。我除了偶尔认得几个字词，大部分内容都宛如天书。而且这些信件是用文言文写成而非现代汉语。那时，

我上初中一年级，学习中文学得很苦。但是，那天看了那些信件之后，我决心更加努力学习中文。我假期的一部分时间用来练习写汉字，我开始用初级中文给中国的亲戚写信。我研究他们的回信，看他们如何表达一些具体的事情。英汉词典成了我的好朋友，中文成了我在学校选择的必考选修科目之一。即使在完成学业后，



一封爷爷的信

我仍然继续自学中文。阅读中文报纸和杂志成了我的消遣。我当时的目标相当狭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熟练阅读那些家书。殊不知神已经计划在我后来的事奉年岁中使用我的中文知识。

对中文的热爱使我学会了背诵《三字经》，四字《千字文》和五字《幼学诗》。这一切在多年后被神使用。有一晚，在经历了几个月紧张工作后我感到非常紧张和疲乏，却久久无法入眠，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些诗句描绘我所见过的美丽风景。神用这种方式帮助我在持续高压的旅行和工作中“宣泄情绪”。

历史和地理一直是我在学校最喜欢的科目。我似乎天生就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有浓厚的好奇心。我热衷于阅读报纸和杂志上关于其他国家和文化的文章。那些关于不同地域的人如何生存和生活的报道令我着迷。每次有机会拿到一本《国家地理》杂志，我就如获至宝。

我还喜欢阅读关于宣教和宣教士的书籍和文章。英国宣教士罗海伦(Helen Roseveare)的《攀越高峰》和《走过低谷》这两本书，我读了好几遍，还有杨宓贵灵(Isobel Kuhn)的著作。我真研究宣教士如何适应在落后地区生活事奉神。这些宣教士前辈们的生活和经历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琳·昆恩(Eileen Kuhn)是第一个与我谈到圣经翻译并引导我申请加入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人。杨宓贵灵(Isobel Kuhn)在

她的一本书中也提到过以琳·昆恩，不过那时以琳还单身，名字是以琳·奥鲁克(Eileen O'Rourke)。以琳曾经在我后来事奉的那个省份中宣教担任护士多年。

回顾过去，我不禁惊叹于主的作为。他如何量身定制我早年生活的不同经历，为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生活和事奉打基础，也为着我第二个事奉地做准备。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他深知每个孩子，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的，预备我们达成这一目的来荣耀他。



以琳·昆恩

### “你听过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吗？”

多年来，我一直对宣教士和宣教事工感兴趣。我持续不断为在新加坡和我们地区事奉的宣教士祷告。我对其他国家的生活和文化也很感兴趣。然而我并不知道神会用这种兴趣和关注来呼召我成为一名宣教士。

1972年，几个因素促使我考虑离开教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每当我灵修的时候，就觉得神要我离开工作，为全职事奉做准备。与朋友们的谈话似乎也印证了这一想法。在那年的克西威大会上(Keswick Convention)，当会场唱响《献己于主》“我一生求主管理，愿献身心为活祭，我光阴全归主用，主啊……”，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决志顺服主带领，一生让主使用。传道人对我们那些当场站起来回应这首诗歌的人说：“你们中有些人可能很快就要去禾场，但有些人可能像马利亚一样，坐在耶稣的脚前”。我觉得这些话是对我说的。对我来说“坐在耶稣的脚前”意味着我应该去神学院学习，为事奉主做准备。

然而，是要继续留校任教拿一份不错的收入呢，还是撇下一切信靠神，我陷入了一场“拉锯战”。家里还有弟弟在读书，需要我的这份收入。我真的很难开口把这个决定告诉母亲。但是很多次读经的时候或与朋友交谈中，神让我确信他的带领是要我信靠他。于是我下定决心告诉了母亲我辞职的消息。她极其失望甚至失声大哭起来。然后她开始搬救兵，请一位亲戚劝我推迟几年再辞职。那段时间非常不容易。我眼前经常浮现出母亲流泪满面的样子。然而，我觉得时机也很重要，而且那个时间就是对的时间。

有一天，我向母亲保证，我在学校教书时给她多少生活费，我日后也会继续给她同样数额的生活费。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哪里有钱去遵守这个承诺。但是在我读神学院的三年里，神通过我的教会每月提供的支持信实地供应我的需要，为我提供这笔钱。朋友们也在经济上支持我。我生活非常节俭，然而这种信心也让我母亲看到神是那位信实的供应者。

1973年我开始在新加坡神学院学习，并于1976毕业。即便已经在读神学，我也不知道这是在预备我参与宣教的事工；我当时只打算在本地教会全时间事奉。

在神学院的第二年，我学希腊文学得很辛苦。虽然我喜欢这门课，但是要花那么多时间学习这门语言着实让我愤愤不平。特别是当我看到那些学基督教教育的同学学得那么轻松愉快时，我就更加不满了。在我闹情绪的时候，神提醒我要好好祷告，让我知道为什么希腊文对我未来的事工尤为重要。于是我开始祷告，在我祷告的时候，“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这个名字不断浮现在我脑海中。我只是之前听一个朋友提到过这个名字一次，并在一些基督教杂志上看到过这个名字，但我对这个机构一无所知。我继续向神祷告，如果加入这个机构是他的旨意，就用清楚的话语向我显明。

以赛亚书中55:10-11神的话语不断敲打我心：“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事，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这些话向我显明我未来的事奉与神的话语有关，而且这一事工将成为改变许多人生活的武器。

我当时处于灵命枯干期，常常在主面前哭诉。那段时间，我努力寻求神，看他是否带领我成为一名圣经翻译员。我在75年3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祷告神显明心意，让我知道是否应该加入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WBT)。”等二天，即75年4月1日的读经计划刚好是诗篇126篇，第4-6节对我说话：“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被擄的人歸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復流。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我知道那天神对我说话，就像南地的水一样，我将被更新，我将出去并欢乐收割

带禾捆回来。我知道主在鼓励我往前走，跟随他的引领。

那年年底，我和神学院的老师以琳·昆恩谈话，她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听说过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吗？”

我非常吃惊。我的第一反应是：“她怎么知道我在为此祷告？”所以我回问她：“你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

她回答说，“我一直在为你祷告。我注意到你对语言极有天赋，而且不知为何，我有种感觉，神可能要呼召你当一名圣经翻译员。”

这是多么清楚的印证啊！当我告诉老师我这几个月一直在为这件事祷告时，她很为我高兴。我也很开心，神通过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回应了我的祷告。于是我继续祷告，在老师的鼓励下，我开始联络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

在与威克里夫办公室沟通几个月之后，他们将我的问询转给了澳大利亚办公室。我在新加坡神学院学习的最后一年，他们问我是否愿意申请加入机构。与机构沟通和了解该机构的工作是一回事，但是申请加入机构是另一回事，是一件严肃的事。加入机构意味着我要去到偏远的部落中去，去为那些没有自己语言圣经的人翻译圣经。我将不得不离开家乡。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我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1976年二月，学院有一个宣教周。我们整周都有宣教特会和讲座。在一次会议结束后，我去找我们的主任Dr E.N. Poulson谈话，告诉他我心中的忧虑。他对我说：“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当我跪在世界地图前祷告时，你的名字在我脑海中闪现了两次。”宣教周、世界地图和我的名字在主任脑海中闪现——我认定这些都是来自神的印证，要我勇往直前。

这就是我参与圣经翻译的开始。从新加坡神学院毕业后，我去悉尼参加世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SIL)开办的语言学课程。在机场，与亲朋好友告别时，我百感交集。回想起离开家的那一刻，我写下了以下的文字：

离家背园心忧忧，  
满面泪行离别愁。  
问主为何寄千里，  
近处庄成缺人收。

我主爱世无限量，  
 遥远他乡须悉闻。  
 自愿献身为奴婢，  
 愿去远处传此闻。

唯有爱主随身旁，  
 飘渺处处可安心。  
 仰望由主赐力量，  
 念爱思恩愿背家。

(这首诗用粤语读更押韵)

圣经翻译员的基本训练包括神学院的课程和应用语言学。在宣教士前往工场事奉之前，还包括一个为期4个月的宣教工场新人培训课程。语言学课程预备并训练成员有能力学习和分析一门没有文字的语言，以便开展圣经翻译事工。工场培训课程则训练宣教士掌握一些在偏远落后地区生活的实用生存技能。在这些地方生存需要维护设备的技能，例如，点燃压力灯，使用柴火炉等。在这些实际技能之外，还需要各种预备学习适应当地文化和社会。培训阶段对我来说非常有趣，但它也扩展了我的舒适区，并考验了我的能力。训练结束时，我觉得我已经基本准备好去面对摆在我面前的任何挑战，无论是文化、食物、生活环境、还是其他。

1977年2月，我顺利完成了培训课程，成为了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澳大利亚分会的成员，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 简称PNG)参加宣教工场新人训练课程。从此开始了我在马瓦克人中24年的生活和事奉。我们学习他们的语言并用他们的语言为他们翻译圣经。本书的其余部分记录了神如何在44年间在两个工场引导我，我的回忆和反思。以及一名圣经翻译员的事奉心得，我们如何成为神爱的管道，将他的话语传递给那些需要用自己的语言听道的人。



## 老当益壮

光阴荏苒，转眼我已经年过六旬，也已经在第二个工场事奉了好几年。那几年非常忙碌，需要频繁出差培训翻译团队和顾问。后来我开始感到疲惫不堪，有些时候我一到下午就感到精疲力竭。

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考虑退休。我向主祷告，切切寻求他的指引。一天晚上，我在睡前进入深深的祷告，我“听到”有声音对我说：“读诗篇71。”这很奇怪，因为这是一篇我之前几乎没怎么注意过的诗篇。不过我还是打开圣经找到了那篇诗篇。前几节似乎和我没多大关系，直到我读到第9节：

*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

那一刻我明白了，主了解我在年老时的软弱，他要我像诗人一样信靠他，并为着我的处境向他祷告。年老不应成为放弃使命的理由；身体的衰弱也不应成为停止事奉主的借口。

我继续往下读，诗篇71篇第17-19节让我更深了解和领受主的爱。这几节经文这样写道：

*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

“神啊，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我内心深处被这句话深深触动，提醒我使命尚未完成。我当勇往直前，训练更多翻译员和顾问，兴起下一代翻译同工，能够胜任将神的话语传递给更多民族。我决定不再关注自己的状况，而是专注于摆在我面前的使命，并相信主必赐我力量。

后来我去香港检查身体，体检结果显示我患有早期糖尿病，这就是我一直感到疲劳的原因。从那时起，我开始注意饮食，努力保持健康。

《诗篇71》的话语更新了我的信心，我更加努力地帮助团队深入研究圣经，更深理解神的话。同时，主为我开路，让我提升核查翻译的技能来帮助不同语言的翻译团队。他还给我亮光，让我对使

徒书信有更深分析和洞见。在我开办的使徒书信翻译研讨班中，翻译员根据我设计的一套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乐此不疲。通过讨论学员深入了解每卷书信的写作目的、焦点和主题。

主很在乎他自己的话语，他希望他的话语能够准确清楚明白地翻译给每个民族的人。为着这一使命，他带领我转目不看自己的疲劳和不足，让我在生命的这个阶段获得更新的力量和能力。他将我内心的无力感转化为推动我在事奉中更上一层楼的动力。

## 第二章

# 神道奥妙甘之如饴



对大多数人来说，圣经翻译并不像传福音和建立教会那样振奋人心。因为圣经翻译不像其他事工一样有数字可报，比如有多少人信了主，建立了多少个教会等等。圣经翻译是一项更具学术性的工作，要花时间深入研究圣经的方方面面。

### 语言学习事工根基

我们没有一进村就开始翻译圣经。在莫罗村的第一年主要投身于盖房子和适应文化。我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学习马瓦克语。

在搬进马瓦克人村庄居住生活之前，我和丽莎就能说多种语言。丽莎的母语是芬兰语，她在学校还学过瑞典语，并略懂德语。她大学时专攻英语，所以英语也很流利，而且在英国待过一年。至于我，除了我的母语广东话，我还会说福建话、潮州话和普通话。我在当实习教师时还学过马来语，不过我的马来语口语水平一般，在国外也很少有机会使用。在神学院，我还学了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我们俩开始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作之前，就已经接触过许多语言，所以学习马瓦克语对我们俩来儿说并非什么难事。

诺马和唐恩(Norma and Don)是我们的地区主任。诺马在给丽莎的信里写道:

“唐恩和我至今依然记得评估你们语言能力的那次经历。我们来你们村给你们做语言评估，检查你们学习马瓦克语的情况——你们俩学习新语言的能力就像鸭子学游泳一样自然。其他人苦苦挣扎才能习得新语言中的几个短语字词之际，你们已经可以轻松与村民交谈，毫不费力。我们看到你俩蹲在海滩上和一位马瓦克妇女轻松地用马瓦克语对话的时候，就告诉你们不用测试了。我们很清楚你们的语言水平已经超过了测试要求，无须进行常规测试。但你们坚持让我们按要求给你们做评估。”

施凯曦(Kathy Snook)，我们中心的一名主管这样评价我：“宝珊能流利说多门语言，英语是其中一门。她的英语比许多英语是母语的人更好，而且她很少或几乎从不犯其他亚洲人常犯的错误，比如“他”“她”不分。”

我的香港朋友有一次对我说：“你的广东话不带新加坡口音，更像我们香港人说的。”的确如此，我有听和模仿声音、词语和句子的天赋。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公共汽车或火车上，听到我不懂的语言时，我会下意识模仿这些语言的语音和语调。

我喜欢不同语言的声音，并且对每种语言和其所处的特定文化和地理环境的紧密关系充满好奇，所以学习语言实在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通过学习语言，我有更多机会学习和深入了解一个文化。而且掌握语言学让语言学习变得妙趣横生。

我还记得刚搬到马瓦克人村里的时候，为了扩充某个主题的词汇量，比如关于“家庭”，“去市场”或“做布丁”等不同主题的词汇，我会收集所有与该主题相关的词汇和短语，然后去找邻居们聊天。通常她们坐在树下或其他阴凉地方乘凉。我找到她们坐下来，先拉拉家常，然后就给她们讲我当天选择的主题。我一边说，她们一边纠正我，把我刚刚说的内容用更好的词汇重复给其他人听，我赶快把听到的表达记下来，然后我会去找另外一群人，用我从第一群人那里学到的表达方式讨论同样的主题！通过这种方法，我很快就学会了自然的对话。

## 马瓦克语新约圣经

撒侬(Saror)是我们的语言老师，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开始了翻译工作。我们开始着手进行翻译时选了《马可福音》，我们的初稿是用打字机完成的，在那个年代还没有笔记本电脑。每一份草稿都要请村里不同人来测试，然后我们仔细编辑和纠正每一份草稿。在几个月中，我们修改了10份草稿，然后才印刷出来举行奉献典礼，给大家使用。自己的语言也有了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瓦克人感到非常自豪。

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些同工组成一个翻译团队。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做不出这么好的翻译。好多年里，他们至少每周来我们家一天，每次都要步行三个小时，晚上还要步行回家。从他们这样的付出就看得出他们对神话语的热爱。他们深切盼望把神的话语带给自己的民族，这样的付出实在值得称赞。



翻译队伍



*People buying Mark's gospel*

在翻译和其他语言工作方面我和丽莎都是新手，所以我们继续参加一些研讨会，学习和这个“行业”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我们非常感激前辈们在语言分析和翻译原则方面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帮助。在那些年间，我们除了继续学习语言和翻译圣经，还在撒偌和其他一些年轻人的帮助下编写和制作了识字教育的教材，这样我们就能教导马瓦克人读自己的语言。而且当圣经翻译完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用自己的语言阅读神的话语。



扫盲工作



马瓦克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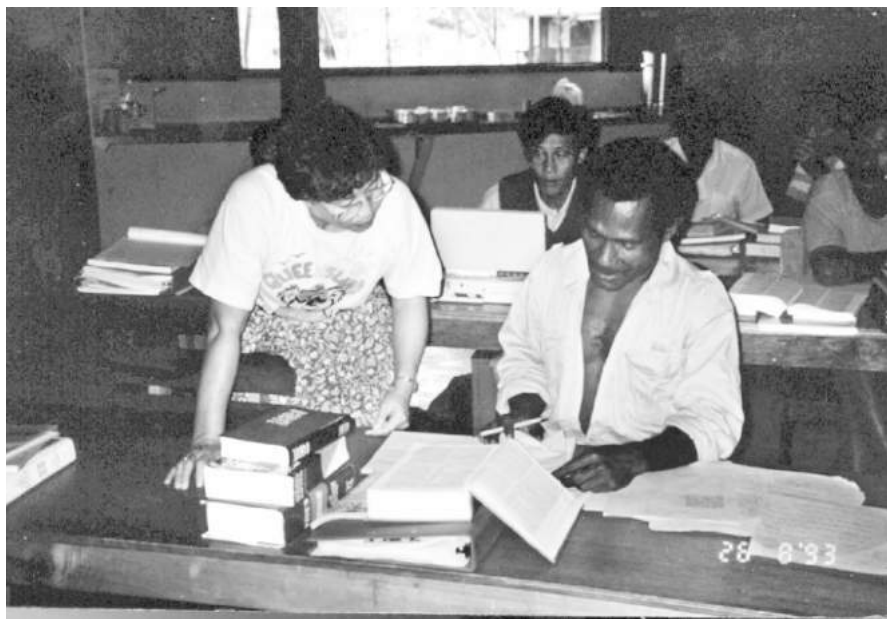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有800多种语言，其中许多语言都需要圣经翻译。很多翻译团队经常一起学习。随着我们经验的增长，我们开始帮助其他团队进行语言分析和翻译工作。在80年代中期，丽莎成为了一名语言学顾问，而我则成为了一名翻译顾问。我们在致力于翻译马瓦克语圣经的同时，每年还花几个月时间帮助培训当地翻译员和其他人员。

那些日子很忙碌，也很快乐。因为我们看到当地人想要把圣经翻译成他们自己语言的那种热忱。而我们则有幸能够为他们提供培训。然而因为这些额外的责任，我们自己马瓦克语的翻译则被拖了几年。

除了翻译工作，我们也积极投身识字教育，我们训练一些马瓦克族的男女去教他们族人阅读自己的语言。我们还专门盖了一栋识字教育楼，用来上课，也为学员提供住宿。



本土译者训练课程



丽莎培训扫盲老师

在通过所有的社区测试和顾问核查后，我们终于在1997年完成了马瓦克语的新约圣经。这本新约圣经的翻译始于1979年，历时18年。

很多时候，当翻译团队即将完成并出版他们的翻译时，那恶者就会横加搅扰以拖延出版。1997年我们将要出版之际，我突然哮喘发作，被紧急运送到澳大利亚的凯恩斯的一家医院抢救，在重症监护室呆了三天，然后转到普通病房住了一个星期。我出院后又在凯恩斯的一家客栈呆了一周继续恢复身体。我们总共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周。

1999年4月，我们终于收到了印刷好的《马瓦克语新约》，在7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举行了奉献典礼。估计当天有三千名来自该地区的人参与了我们的庆祝活动。我们在好多天前就开始为这个重要的活动预备食物和做其它准备工作。



卡雷阅读马瓦克新约圣经





祝福奉献马瓦克语新约圣经

## 圣经翻译顾问把关

作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名圣经翻译顾问，我经常去到不同地方核查翻译团队的工作。核查翻译的同时，我自己的翻译技巧也得到提升，从而作出更好的翻译。

我喜欢与团队一起核查翻译。当然这工作并不轻松，但却让人很满足。一个团队先将圣经的一卷书翻译成他们自己民族的语言，然后他们再把所翻译的内容“回翻”成该国的官方语言或英语。作为顾问，我会仔细阅读回翻的内容，看看是否有漏译、错译的地方，或者有表达得不清楚句子。

每次我与翻译团队一起检查翻译，查缺补漏，字斟句酌时，我不禁想象神也在检查我的生活和我对圣经的理解。这让我更加渴望通过多方面深入研究神的话语来更好地理解他的道。我从文学、地理、历史、文化、诗歌、叙事和沟通等各个方面深入研究神的话语。

我记得在中学时我并不是一个勤奋努力的学生，也不太注重细节。我只要能够理解个大概，抓住个中心，就很满意了。我对细枝末节不感兴趣。然而，当我从事圣经翻译和顾问核查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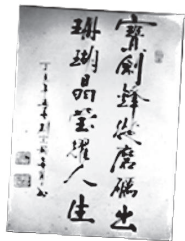
后，这样的学习态度和对细节的注重发生了巨大转变。我得从不同角度研究细节和信息的沟通。

几年前一位艺术家和书法家为我题写了这副对联：

宝剑锋从磨砺出，

珊瑚晶莹耀人生。

这副对联是我名字“宝珊”的藏头对联。



在多年的圣经翻译工作中，我的翻译技巧像宝剑一样不断被打磨。主通过我和导师们的接触和对圣经经文的推敲，磨练了我的技巧和个性。我开始注意细节和分析经文的细微之处。我学会了注意不同语言的美以及它们的语言学特点。对待神的话语，千万不能大意马虎。



核查其他团队的翻译

翻译还要求有意识地去了解目标语言的语言规则、文化和世界观。这就需要顾问与母语翻译员和语言使用者之间有良好的互动，尊重他们的观点，给予足够的耐心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来理解经文。

顾问核查翻译的时候，通常会请一些不懂译文的母语使用者来参加。顾问会针对译文的准确性和清楚度来提一些问题。通过听测试员所给出的答案，顾问可以发现不准确或不清楚的地方。然后翻译团队就会修改他们的翻译。在我做顾问的这些年间，好几次碰到这样的情况：翻译团队的测试员也就是那个民族的语言使用者会问翻译员：“老师学过我们的语言吗？她怎么知道这句话的结构有问题，有点不通顺呢？”他们很惊讶，我怎么可以发现他们翻译中的错误，有时我甚至给出一些建议让他们调整句子结构从而使翻译更清楚。所以在他们看来，我好像真的会说他们的语言！



核查翻译

翻译神的话语，或成为另外一个圣经翻译团队的顾问是一项极富挑战的工作。为了很好地翻译神的话语，我们必须积累丰富的经验，打磨精湛的技能。我很感谢主，让我在这么多年的服事中，通过参与不同语言的圣经翻译接触和影响了很多生命。神通过他自己的话语以及许多致力于将神的话语传给他们自己民族的翻译员丰富了我的生命。

### 字斟句酌传神达意

为什么我们要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翻译，请不同人提供修改意见？其中原委从以下的例子可以略见一斑。

*Ne maa eneka ifakimep Mua Maneka kuumep patirak.*  
并且 东西 牙齿 杀 神 烧 献祭  
(动物)

“他杀了动物并且把神烧了并且献祭”

“不，不，不能这么说！”，测试团队里的一个男子大声说道。我们再仔细看了一下句子，忍不住都笑起来。句子听起来好像是说雅各烧的是神而不是动物。

我们赶快修改为：

*Ne maa kuisow ifakimep Mua Maneka patir-om -ami kuumok.  
eneka*

并 动物 一 杀 神 祭-为- 烧  
中间动词

“然后他杀了动物，献祭给神，烧了它。”

我们笑自己所犯的 error，然而圣经翻译可不是一件可以一笑了之的事。

我们在检查马可福音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丽莎和几位男子测试耶稣登山变像的故事。其中一位男子问道：“耶稣那个时候的身体长啥样？”丽莎答道：“他的身体变得不一样，圣经的这个句子就是这么说的。”

“对，我知道不一样，但是怎么个不一样呢？”

“他全身发光而且变成白色。”

“但是为什么这里的句子说耶稣全身都是洞呢？”

*Yeesus mia ono-on- aiya kererek.*  
耶稣 身体 不同/洞 有 变成

“耶稣身体不再一样满了洞。”

[*ona* “一个洞”；*ono-ona* “很多洞”；*ono-onaiya* “有洞”；*onaiya* “不同”]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在“*ono-onaiya*”之前加上“*sira*”（状态）表达“不同”。

*Yeesus mia sira ono-onaiya kererek.*

耶稣的身体不再一样

不厌其烦地和不同人反复测试我们的翻译，才能让我们在出版前发现所有错误和不准确、不一致的地方，加以改正。我们不敢走捷径，也不敢说第二稿或第三稿就无可挑剔。

### 言传身教后继有人

我2001年离开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于2002年开始在亚洲担任翻译顾问和训练导师。从那时到2019年我一直居住在这个亚洲国

家，到不同省市和城镇开展工作。我于2019年搬回新加坡。我还参与了亚太地区的翻译者和顾问培训。因着工作的缘故，我去到亚洲不同城市参加研讨会，教授翻译原则和圣经希腊语。我很享受与亚洲各地的同工一起工作学习。

对我来说，最让我满足的事情就是培训母语翻译员。我事奉过的两个工场中都有许多少数民族同工很有兴趣将《圣经》翻译成他们自己的语言，并积极投身其中。然而，他们需要培训后才能开始这项工作，因此我和几位同工就致力于训练翻译团队带领他们上路。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几次培训班训练母语翻译员。受训翻译团队至少要参加3个课程，学习基本翻译原则、圣经和犹太文化背景以及使徒书信翻译。

在圣经翻译中摸爬滚打很多年后，翻译员通常可以成为他们教会的圣经教师，因为他们能够清楚地将神的道传讲给信徒，从而坚固信徒和教会。

教导圣经翻译其实并不全是神学，也包括语言学和沟通。很多时候，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学生看到，神和他儿子耶稣是伟大的沟通者，他们渴望直接对他的子民说话。神通过意象、诗歌、歌曲、行为、预言性的言语和行动、透过大自然、通过他的创造物对他的子民说话来教导他们。因此我们要力求让圣经通过我们的翻译活起来，让人看到神又真又活而且大有能力。

在教授基本翻译原则时，我经常告诉学员，要把翻译做好就像是烹制最美味的中式汤。中国人有不同的煲汤方式，但最好的汤要慢慢炖煮肉和骨头，称之为“熬”。我解释说，肉和骨头要炖上几个小时，直到肉和骨头的滋味完全释放在汤里。同样，花更多的时间阅读经文，思考经文的方方面面，并且以最清楚的方式表达出来，会使听众觉得经文“甘甜”，如同喝汤的人品尝到汤的“甘甜”。我告诉他们，就算他们日后记不得翻译课的任何内容，他们在翻译时一定要记住一个字“熬”。很多翻译员都记得“熬”。我每次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对我说“熬”。这让我心里倍感甘甜。

## 桃李芬芳颂杨主恩

### 斯蒂夫

我每每想到斯蒂夫，就感谢我们的主。他当时在我们教室隔壁上中级母语翻译员课程。他常走到我们教室门口，站在那里听我们讨论。起初，我很烦他，认为他应该留在自己的教室里做自己的事。后来我才得知他这么做的原因。当他听说我很快就要离开巴布亚新几内亚时，他找到我，恳求我在来年教同样的课程，而不要等到两年后再开那门课，因为两年后我就要离开了。他发现我们的讨论非常有趣，所以很想上这门课。

斯蒂夫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不过有几年，他很不开心。那段时期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投身于他们本民族语言的圣经翻译。家里经济相当拮据，常常很难凑够他的学费。所以他发誓永远不会和圣经翻译这种工作扯上关系。然而，当他看到父亲花大力气设法用有限的英语来理解旧约圣经的时候，他的心被软化了。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回到村里和父亲一起从事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他还报名参加母语翻译员课程。就在那时我遇到了他，站在我们的门口听我们讨论。斯蒂夫现在任职巴布亚新几内亚圣经翻译协会，管理几个翻译团队。

### 丹尼尔

布干维尔的丹尼尔在参加母语翻译员课程之后，决定扔掉他第一次翻译的《马太福音》，重头再来。因为他在课程中学会了如何用自己的语言清楚地沟通信息，而不是逐字逐句地翻译。他觉得在他以前的翻译中，耶稣基督只是说了一番空洞的话，但没有表现出任何情感，没有表现出他话语的力量。



塞尔比和斯蒂夫

## 塞尔比

塞尔比是另一位参加母语翻译员课程的学员，这是他写给我们的信：“我的族人看了我在培训后做的翻译，并将其与多年前一位外国宣教士的翻译进行了比较。他们对我说：‘你是奥米人的儿子，所以你写的东西就像我们说话一样自然。当我们阅读以前的翻译时，就好像我们向前走了两步，然后必须兜个圈子回来理解它所说的内容，听起来不像我们的语言’。我知道，如果有足够的训练，我可以自己作出很好的翻译。”

## 生命更新彰显主能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辩明。”*（希伯来书 4:12）

我们在莫罗村里组建了一个翻译团队。这群男子每周至少一次步行三个小时来到我们的住处，然后傍晚再返回家中。他们坚持不懈投身于翻译工作，因为他们很渴慕更多认识神的话语，也希望将神的话传达给自己的族人。年复一年，我们见证了他们如何通过接触神的话语生命得到更新和改变。

撒偌是唯一一位受薪翻译员，其他人都是不计回报自愿参与翻译。我们仅在每年圣诞节和新年给他们一些食品和物品。但我相信当他们抵达天堂时，会有声音对他们说：“忠心的仆人，欢迎你来到你父的家。”

## 撒偌

通常我们尽量不去听村里人的闲言碎语，以免卷入村民的纷争和纠纷。不过一些传到我们耳中的谣言有时也小有用处，帮助我们了解人际关系和村里的政治。

有一天，我们在村里认的干妈坐下来和我们聊天。“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她说。这个秘密就是：我们的主要翻译员撒偌出生时是双胞胎，另一个是女孩。在那个年代，双胞胎通常无法都存活下来，因为母亲不够奶水喂养两个婴儿。普遍的做法是将双胞胎中较弱的一个杀死。干妈那时还是个小女孩，她从竹篾之间偷看撒偌母亲正在分娩的小屋，看到她生下双胞胎，还看到在场的一位妇女

将枕头压在女婴的脸上把她闷死。后来，女婴和胎盘一起被悄悄埋了。

撒偌很内向、沉默寡言，在他脸上很难看到笑容。甚至有时会觉得他被阴云笼罩。我曾经对一个朋友说，即使天上掉下一百万美元给他，他也不会笑。虽然他和我们一起从事翻译工作，但这项工作对他的影响并不大。他仍然沉迷于嚼槟榔，并偶尔会喝啤酒喝到醉。他像村里的很多人一样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但他很少去教会，也不在乎属灵的事。我们常常为他与神有更亲密的关系迫切祷告。

我们在乌卡伦帕教授翻译员训练班的一个晚上，我流泪为撒偌祷告，请求主帮助他在属灵上有突破。主让我想起几天前读到的内容：当一对双胞胎中的一个发生变故，会给另一个带来创伤。我回想起村里干妈给我讲到的撒偌出生的事。撒偌的双胞胎妹妹死了，这个变故对他产生了影响！难怪他总是闷闷不乐，不苟言笑。双胞胎妹妹的死使他心情沉重，让他的世界暗淡无光。那天晚上，我奉耶稣的名，斩断他与已故双胞胎的连结，并宣告他从死亡中获得自由。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持续不断为他祷告。

大约在同一时间，神也在远在村里的撒偌心中做工。他开始感受到自己被罪压制，并祷告神怜悯他。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看到自己站在一个悬崖边，耶稣站在对面的悬崖上。他呼求耶稣来帮助他，然后，他看到十字架横在悬崖之间的深渊上，他从十字架上走去了耶稣那里。那个晚上，他成为了一个信徒。

当我们回到村子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再一样的撒偌。他仍然很内向，但他的笑容多起来了，也不再那么阴郁。他加入了村里的新生基督徒团契，戒掉了嚼槟榔的习惯。只有神能在他的生命中带来这样的突破。

### 马图维纳

马图维纳每周三都会来帮助我们检查马瓦克语圣经的翻译内容。尽管他不怎么去教会，但在帮忙检查翻译这件事倒是很殷勤，并且他对神的话颇有属灵洞见。他经常提出很好的修改意



见，使翻译听起来更清楚流畅。不过，我们起初对他的动机却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一些来帮助过我们的人都期望得到回报，要不是金钱就是其他形式的回报。所以我们在等他提出他的“要求”。

然而几年过去了，他也没有提什么要求。他甚至都没要求我们资助他孩子的学费，这让我们很吃惊。一天在茶歇的时候，我们就问他为什么持续不断来帮助我们？他是这么回答的：“我之前一直去教会，我听讲道，我看到修士和司铎并没有按照圣经所说的生活。我想知道圣经到底说了什么，这就是我来检查翻译的原因。我想知道神在圣经中到底说了什么。自从和你们一起工作以来，我学到了很多。”多年参与翻译工作使马图维纳成为一个信心更坚定的基督徒，他加入了新生基督徒团契，并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

马图维纳成为一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之前，他因脾气暴躁，和家人的关系出现很多问题。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他怀疑弟弟和自己的妻子有染。一天他气急败坏，用矛刺伤了弟弟的腿。这件事在村里引发轩然大波，也让他颜面尽失。有一阵子他不再来帮我们检查翻译，直到他与弟弟和好之后才又开始来和我们一起工作。



撒卡瓦，马图维纳 & 路加克斯

## 撒卡瓦

撒卡瓦是神所爱的儿子，性情温和，极富属灵洞察力。他早期参加过在附近高中当校牧的天主教的右仁神父(Fr Jooren)举办的圣经课程。他是最早加入我们翻译委员会的人员之一，并且是委员会中最受尊敬的人。他非常有复述福音故事的恩赐。我们读一遍，他就可以复述。而且他的讲述非常精彩，我们通常会仔细听，然后迅速记录下他复述时使用的词语和表达。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翻译中语言的清晰度和流畅度。

有一次，撒卡瓦他们村里的一个年轻人得了重病，吃药没效果，巫术也没用。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年轻人就是一天天消瘦下去。有一天，神让撒卡瓦有感动去看那个年轻人并问他说：“你是不是诅咒了自己？”年轻人回答是：“是的，我曾经对生活很绝望，我诅咒自己不如死了。”撒卡瓦辅导这个年轻人，并劝他要信靠耶稣得医治，那个年轻人承认了自己的罪，并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他的救主。从那一天起，他恢复了力量，得到了医治。

尽管萨卡瓦顺从神的带领，也极具属灵洞察力，然而当他儿媳和孙子相继去世之后，他深受打击，回头去找传统仪式和巫术的帮助，要看看亲人的死亡是否是因为得罪了神灵或与某个巫术有关。马图维纳和翻译委员会中的另一个人力劝他不能这么做。但他还是离开了我们翻译团队一段时间，不来参加我们的翻译核查。我们在那里的人和后方的支持者持续不断为他祷告。最终，在离开一年后，他又回来和我们一起工作。

## 尼穆布勒

尼穆布勒是一个很传统的马瓦克人。他第一次来帮助我们检查翻译时，就告诉我们他不太愿意来，因为他对圣经知道不多，也很少去教会。我们告诉他，我们正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我们鼓励他把不懂的地方提出来。他的问题都很真诚也很单纯，帮助我们改进我们的翻译。而且让我们更为开心的是，他经常提出一些更合适的词句来表达我们所想要表达的意思。虽然他没有决志信主，但是他对神话语的兴趣让我们确信他信主是早晚的事。在和我们检查翻译的过程



尼穆布勒

中，他逐渐认识到耶稣基督的能力，而且知道耶稣会保护信靠他的人。这让尼穆布勒心得安慰。因为他和其他很多马瓦克男人一样，很害怕巫术。他从圣经中得知行了许多奇迹的耶稣是那位有力量保护他的主。

## 师徒传承共荣主名

阅读福音书时，我看到耶稣这位世上最伟大的导师如何与他的门徒相处。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与门徒在一起，除非他离开众人去祷告或去与神独处。我从中学到，长时间与人在一起意味着委身，也意味着愿意让自己暴露于别人的眼光之下接受审视和批评。坦白说，我的本性并非如此。除非某些人对我有用，不然我通常不愿意搭理他们。在我成长过程中，母亲一直对我批评有加赞赏不足，这使我有种很深的自卑感，总觉得需要不断向别人证明自己，又总担心自己无法达到要求。

然而，投身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本土翻译员培训就意味着我要开始当师父带徒弟。当我们训练团队意识到亟须培养本土翻译员成为培训老师时，这种师徒式训练成为了首选。尽管我一开始犹豫再三，不想当导师，然而很感恩主给我机会手把手带领训练了一批同工。

我回忆在新神读书时，负责教我们基督教教育的艾琳·库恩怎样带领我和我的同学。她除了在课堂上教导我们，还要求我们协助她组织每周的儿童聚会。我们观察她如何管理课堂，与孩子们互动，也学习如何实际操作，处理孩子们的问题。其实她当年不只当我们的老师也当我们的导师。她耐心指导我们基督教教育的原则并示范如何运用这些原则。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一直铭记那些原则和她的慈爱。我很感恩当年库恩女士那样有经验的带领。我每每在工场遇到问题时，就会回想起在她手下学习的那些日子，并问自己她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我注意到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和其他人时，会从他们对神和圣经的了解入手。他经常以“你岂不知……？”开始对话。他基于他们已有的知识，挑战他们看到他国度的价值观和国度观。因此，当我指导同工和带徒弟时，也努力依照主的样式，基于他们已有的知识和技能加以扩展。

## 邓肯

邓肯很善于与人相处。他担任翻译课程副主管，对学员照顾有加，大家都很喜欢他。不过站讲台教课则是另一回事。他说自己不会教学，并且开始时完全没有信心能做好。在我们一群导师的共同努力下，他开始有了信心。我喜欢与邓肯一起工作，讨论问题。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无从下手，后来逐渐愿意尝试教授翻译课程的不同模块。随着信心的增长，邓肯持续带领这些课程好多年。不仅如此，他也成为了一位非常优秀很受团队欢迎的翻译顾问。

## 继杜

继杜是我另一位共事过的同工。他之前是当地教会的一名牧师，后来放下牧会的工作，与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一名德国成员合作，从事本民族语言的圣经翻译工作。几年后，他完成了自己语言的新约翻译，并被招募成为一名翻译课程培训老师。继杜非常勤奋好学，我很喜欢与他一起工作。我们经常一起讨论工作，制定课程计划。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是第一个对我知道的东西感兴趣，然后从我所知的开始扩展的老师，这表明你尊重我。其他人都只是直接告诉我这么做，那么做。”听他这么说，我很吃惊也很欣慰。我感谢神在我成长路上赐下那些优秀的导师带领我，让我有朝一日可以成为一名好导师来帮助像继杜这样的人。

继杜我两工作很合拍，很快他就能自信地在翻译员培训课程中教学。在与他的交往中，我也会留意他的情绪波动。有一次，我注意到他情绪低落，忧心忡忡。后来得知，他一个儿子因为没有支付学费要被退学。我从我的事工经费中给了他一笔钱来帮助支付学费，以表支持和鼓励。继杜有9个孩子，支付这么多孩子的学费一直是个大问题。很欣喜的是他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其中好几个仍然是坚定的基督徒，还有几个很支持父亲当翻译顾问去帮助其他团队改进翻译。

2002年，继杜听说我马上要前往莫尔兹比港然后离开巴布亚新几内亚，他带着妻子和最小的女儿来看我。他告诉我，他们一直很想来城里和我告别，但是没有足够的车旅费。但是他们太想

在我走之前再见我一面，所以他们步行去了他妻子娘家的村子，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捉泥蟹卖，终于筹集到足够的车旅费来看我。他们的故事让我动容。这么亲爱的朋友，实在太难得了。

## 塞尔比

塞尔比是位杰出画家，乌卡伦帕的几座建筑物都挂了他的作品。我非常珍惜在我离开时他专门为我绘制的那两幅画作。我是在一次翻译培训课程中认识塞尔比的。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赛尔比在开始做他自己语言的圣经翻译后，还组织了六个其他语言的翻译团队，并为他们安排了培训。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感谢赞美神奇妙的作为，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带你来到这里，让我成为你的学生。你教会了我很多，不仅仅是知识的教导，你慈母般的引导方式让我学到了更多。当我犯错时，我不会紧张，因为你会细心纠正我……你帮我打开了未来的大门……”我离开巴布亚新几内亚后，我们保持联系了好几年。我很担心他，并常常为他祷告，特别是为他的健康祷告。当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非常难过。但我知道，他在自己族群中所做的这些美好的事将归荣耀与神。

在我第二个事奉的工场，培训和指导是我工作的重心。指导翻译顾问让我有机会继续够磨练自己的技能，并且更好地了解我带的徒弟，其中就有“阿美”和“喜乐”。

## “阿美”

我于2002到第二个工场后不久就认识了阿美。机构安排我当她的导师。在我遇见阿美之前，她遭遇了很多生活的磨难。婚后不久，她丈夫和新生的女儿就在一场车祸中去世。在后来的日子中她独自一人还经历了许多其他艰难困苦。靠着神的恩典，因着她信主的母亲和其他许多人的祷告，她终于信了主。但是她所遭受的创伤在她的思想和情感中留下了许多深深的伤痕。她醉心于学术研究，非常勤奋好学。在我遇见她时，她习惯于竖起坚固的屏障来保护自己的情感。从外表来看，她总是冷静，竭力与人保持良好的关系，避免麻烦，即使自己吃亏也在所不惜。她很害怕做决定和承担任何领导角色。在我当她的导师期间，我们的关系经历了许多起起伏伏。

起初，阿美心里对我当她导师的动机百般猜疑，认定我之所以对她感兴趣是要让她成为一名圣经翻译员。她不相信家庭之外的人会无条件帮助她。即使后来我安排她到新加坡学习，她仍然怀疑我的动机。她觉得我这样帮助她，不是看重她，而是看重她能为圣经翻译做点什么。多年来，我很努力地安慰她，消除她的猜疑。我也经常省察自己的动机：我到底为什么要帮助她去神学院深造，并为她寻找经济支持。老实说，我觉得成为她的导师，陪伴她人生阶段的这一程是神的呼召。我的动机很单纯，不为别的，只为帮助这一位爱主的姐妹得到造就。

在我和阿美的关系中，我学会了耐心，让圣灵来医治那些深深的创伤，努力成为一个让她感到安全的人。我可以说我们的关系已经很融洽，已经到了一个她可以对我直言不讳，可以对我发脾气的地步。当然她仍然在不断成长和改变的过程中，在我看来，她在神的手中如同一块璞玉：一个乐意而谦卑的仆人。她深知自己的弱点，也深深依靠神。

### “喜乐”

和阿美不一样，喜乐则是我带的徒弟中很自信的一个。她在一个很有爱的大家庭中长大，作为家里的老幺妹，父母兄长把她当作掌上明珠。她总是很快乐，很满足。我第一次遇到她的时候是以顾问的身份去核查她们语言的圣经翻译。那时她是翻译团队的一员。我后来有机会在她家里住宿几晚，得以更多了解她。再后来，她开始接受训练成为顾问，我是她的导师。我们经常一起去不同地方出差。和这个比我年轻35岁的年轻人一起出行，通过她的眼睛看世界，我受益良多。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还会在工作之余一起去放松休闲。她最喜欢的休闲方式就是坐下来边喝咖啡边聊天或安静坐着。这是她性格中不为人知的一面。

喜乐是个很有亲和力，乐于助人、充满爱心的人，总有很多人来找她帮忙。她朋友圈子很广，她总是帮帮这个，安慰那个，忙个不停。她的家是很多人的中转站，她总是忙着接待各路来客，给他们做饭。起初，我认为她是一个外向型的人，但她矢口否认。她说她是功能性外向，为了让大家觉得自在而逼自己外向合群。怪不得她那么享受喝咖啡时的安静时刻。有时候，我也会向她寻求帮助和支持。她会抽时间和我一起反思问题。通过观察

她，我也学会了更加开放地对待他人。我们两家住同一栋楼的不同单元，有时她家住不下的客人会往我家送，我家住不下的客人会往她家塞。

喜乐很担心我独自出行去不同地方出差。有一次，我乘坐长途汽车返回我家所在的城市。到达汽车终点站时，看到她在车站接我，我非常感动。她担心我一大早就出发，回到城里一身疲惫还要找出租车回家，所以就来车站接我。我感谢神，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关心着我。感恩神还赐给我一群年轻人可以交流，一起野餐、聚会放松身心，在祷告会中彼此鼓励。

### “谢丽”

谢丽的经历让我很揪心。她常常想起她的各种艰难处境和她泪流满面的样子。她和丈夫都来自我的第二个事奉工场那个国家。她们从那个国家的北方搬到大西南来宣教。为了实现经济独立，他们开了一家电脑维修复印店。他们店铺也为他们提供机会培训年轻人，并把这些年轻人差派到小城镇边做生意边宣教。我是在去教她们夫妻带领的一群年轻人学习语言和跨文化适应时候遇到他们的。谢丽一心扑在自己的事奉中。她常常独自一人去别的地方传福音，一去就是好几天甚至好几个周。这样一来，她忽视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

我很担心她的情况，特别是她的婚姻。她丈夫对她频繁离家感到不满，特别是她不久前刚生了老二。她带着出生不久的孩子一起出差，让丈夫照顾大女儿。我强烈建议她减少出差频率，多花时间关注家庭。我很欣慰她听取了我的建议，特别是因为她丈夫在那段时间里身体开始出现一些状况。然而，她这样做却引来了同工们的指责，她们责备她事奉的心志不如从前。他们对她的期望很高，而她却无法做到。正是在这段时间，我们经常见面聊天，她可以向我倾诉自己的困扰。

她丈夫后来被诊断患有肌肉萎缩症（渐冻人症），她们需要频繁前往大城市寻求治疗。他们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而且大部分同工无法理解他们的处境，也不能对她丈夫的病情表示同情。他们甚至发表一些言论表示不能接受她的处境，她们家之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罪。谢丽多么需要有个肩膀可以依靠！我鼓励他们要相信自己是行在神的旨意中的，她丈夫的病不是神的惩

罚。她对家庭的责任在那个时候至关重要。她从少年时期就热心于传福音宣教事工，对她来说，要放慢脚步太难了。但我常常提醒她，我们的生命有不同阶段，不同人生阶段有不同的事奉方式，不过都向着同一个目标。或许这个人生阶段她无法外出传福音，但在照顾丈夫的同时，神会把人带领到她身边。我们信实的神真的这样做了，她的家继续成为那些在外宣教的年轻人回来休息和接受辅导的避风港。她随时预备好帮助这些年轻人。

谢丽丈夫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并于几年后过世了，年仅38岁。这对于谢丽和两个孩子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努力经营丈夫留下的生意，并继续为那些从他们的家乡来做福音工作的年轻人提供培训。这段时期非常艰难。特别是儿子在几岁时表现出情感上缺乏安全感的问题后，更是雪上加霜。这个孩子生于父亲健康开始出现状况之时，在他最需要关注的时候缺乏关注。后来，他被诊断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和阅读障碍，所以他很难适应学校的学习，也让他的情绪更不稳定。谢丽不得不花很多时间陪伴儿子，为他寻求专业帮助。

纵然面临这么多挑战，谢丽仍然忠于神对她的呼召，竭力向需要福音的人传福音。虽然她需要花很多时间精力抚养孩子，但她依旧积极为年轻的同工提供辅导，尤其是那些被呼召去跨文化事奉的人。我们通过社交媒体保持联系，我一如既往给予她她所需要的鼓励。

虽然看起来当导师带来的祝福似乎只是单向的，从导师到徒弟，但我从引导年轻同工的过程中所得到的祝福远远超过我为他们所做的。我们从彼此学习，而我从中受益最多。我认识到自己只是神编织进这些年轻朋友生命中的一根线。正如我曾经被引导，我也引导其他人，使他们也能引导他人。如此一来，我们共同成长，荣耀主名。



## 第三章

# 为主甘当文化变色龙



我们机构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当区中心的主管施凯曦曾经这样描述我：“许多方面来看，她就像只变色龙——可以很快适应并融入她所处的文化。”

去巴布亚新几内亚宣教，与西方宣教士共事，我既要适应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文化也要适应西方文化，这着实是个双重挑战。我必须小心穿越不同文化藩篱，避免因为一些文化失误而影响了关系。幸运的是，我的同工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对我的错误通常都非常包容。

### 跨越文化

当身处不同文化中时，必须谨慎应对不同的文化规范和世界观，以免踩到文化地雷。

我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虽然同为西方文化，然而不同西方国家文化大不同。我惊讶地发现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餐桌礼仪其实很不同。我在宣教新手训练营中发现，在餐桌上伸手去拿邻座那边的东西或食物其实很不礼貌。正确的做法是问：“我可以拿点黄油吗？”或者“请递一下黄油。谢谢。”英国则会

问：“你要来点黄油吗？”听到的人就领会对方意有所指并把黄油递过去。

我还发现美国人很难理解澳大利亚人为什么要用叉子把豌豆或豆子压碎后才放入口中。与之对应的呢，澳大利亚人觉得美国人先用右手拿刀切食物，然后放下刀子，再用右手拿叉子把食物放入口中的繁琐步骤很好笑。了解这些文化差异让我在受邀去西方家庭用餐时更加注意什么得体，什么不得体。

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有过社交失礼的经历。有一次，我去加拿大的朋友家吃晚餐，我向女主人要辣椒酱配着肉吃。在他们的文化中，我这样要求可能在说食物不可口，（需要加点辣椒下着吃）。其实我要加点辣椒酱是因为我觉得肉加了辣椒才好吃。那位女主人也是我的好朋友，真的给我拿来了一瓶墨西哥塔巴斯科辣椒酱，不过事后我觉得那样做很不礼貌。那次之后，我和西方人一起用餐时不再向他们要任何调味品。



四位欢笑的朋友

为了主的工作，我像变色龙一样学习适应各样情境。多年来，我结交了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和他们有美好的团契。

我也逐渐学会欣赏不同文化的方方面面，并且靠着主所赐的智慧，学会适应不同文化，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融洽相处。

## 消除隔阂

历史原因和种族差异往往会造成民族和国家之间的隔阂。在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一起共事。我们的神不仅使人与自己和好，也希望人与人之间破碎的关系得到医治，为那些爱他的人创造机会，使他们彼此和好。

有一次，我受邀前往布卡岛帮助核查圣经翻译。我根本不知道在这次旅行中，我有机会打破种族隔阂并改变别人对华人的成见。

在行程即将结束之际，我与来自瓦苏伊族的团队告别。其中一个人与我握手告别时往我手里塞了一张20基纳（约7新币）的纸币！20基纳对于他们来说可是一大笔钱，这是他刚刚卖椰子干所得的收入。他拿这份重礼来感谢我，我无法拒绝，因为拒绝别人的馈赠是很不礼貌的事。后来当我和他们团队的指导提到了这份礼物时，他告诉了我一些令我非常惊讶的事情。

多年前，华裔商人和店主是布卡岛上最富有的人。其中一些人对当地人态度很差并虐待他们，以至于当地人很不喜欢华人。这种积怨和对华人的负面情绪导致了内战期间该地区的华人商铺被洗劫和摧毁。

我的出现给当地人机会看到不一样的华人——一个像他们一样爱主的人，一个和他们打成一片，不高高在上的人——去到当地人家中品尝他们的食物，与他们一起聊天，一起欢笑。我在他们的溪流中洗澡，用他们的厕所。这位指导告诉我，当地人很欣赏我在他们中间的工作和事奉，那个人送我钱就是要表达他的感激之情。

那次的经历对于我来说非同一般。当然作为一名亚洲女性，我也经历过失望和偏见。有一次，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教授本土翻译员高级课程：如何翻译新约书信。其中一位学员是位年过五旬的退休教师。他很自豪对圣经和自己语言的了解。我们那次有两位同工共同教授这门课程：一位美国同工在早上教授语言学，我则在下午教授翻译课程。这位年长的学员对我的美国同工尊敬

有加，但每天下午上我的翻译课时，他都会找借口缺课，要不就是去诊所看病或是哪里又不舒服。他有点看不上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亚洲女性。除了接受这个局面，我无能为力，唯有祷告他在抵触情绪中还是能学到一点翻译的知识和技能。

随着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加入机构，我们很开心亚洲同工可以有机会共事和交流。一个周六下午，我们在乌卡伦帕举办了一次亚洲同工野餐会，那天在场的有日本人、韩国人和新加坡人，每个人都带来了自己的民族食物彼此分享。我们作为同工和主内的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彼此交谈，互相了解。我们消除隔阂，言归于好。因着我们在基督里的关系，二战期间因为战争而受损的关系在同工间得到了修复。

这让我想起我去日本九州一位同工和朋友家的经历。她父亲在战争期间曾先后在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担任教师。我和朋友的父亲第一次同桌吃饭的时候，他说了一小段话，感谢我前去拜访。对他来说，日本在战争期间犯下那么多罪行并且占领了东南亚，而我还愿意去他们家做客，这意义重大。在很多方面，我的到访对他和他的家人来说是一个得医治的过程。

## 建立关系

人际关系和人称称谓反映了我们对彼此的尊重，但在跨文化情境中可能会产生误解。我们一位亚洲同工的女儿因为喊一位美国同工“阿姨”而被骂。对方粗鲁地回答说：“我和你非亲非故，干嘛叫我阿姨。”那位十几岁的女孩感到十分错愕。我们的美国同工并不了解在许多亚洲文化中，“阿姨”是对年长女性的尊称。我赶快向她解释，亚洲人有时使用家庭称谓来称呼家庭之外的长辈，以示尊敬。实际上，年轻人直呼长辈的名字会被视为不礼貌。我希望我的解释能帮助西方同工看到在亚洲社会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家庭，还包括整个社区。

我和丽莎刚开始在马瓦克人村里生活的时候，人际关系为我们打开了大门。村长弟弟马季达(Magidar)收我们作干女儿，我们被整个家族接纳。这样一来，所有马瓦克村子的人就都是我们的亲戚了。所以我们每次去一个村子，都是去走亲戚。我们被介绍给叔叔、父亲、母亲、阿姨、老表，哥嫂之类。既然我们是一家人，就可以轻松与他们聊我们的工作，并且请他们来帮助我们

检查翻译。在马瓦克人的村子和周边地区，人们亲切地称呼我们为“那俩儿”，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谁，他们几乎从不叫我们的名字。作为一个亚洲人，我很习惯这种家族关系的网络——当我们走访一个村庄后，我就能记得每个人和我们干爹干妈的关系，丽莎对此惊讶不已。

## 巧用文化

尽管翻译圣经的过程挑战不断，但我们深知道并为之感恩的是：主在所有文化中都预备了一些元素引导人归向他。在每种语言和文化中，都隐藏着一些有力的比喻，清晰教导神的爱或他与人类的关系。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文化，适当并有意义地采用这些元素，向他们传福音，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也可以巧妙地向他们展示基督教并非一种外来宗教，基督教的神也非外国的神。例如，大多数世界观中都承认一个在上超能的存在，或者一个创造并管理世界的灵。

马瓦克人有一个表达叫做“era sererkiya”（道路，清理杂草），意思是“打开一条通往……的路”。这个说法常用来表达重新建立与远亲或生意伙伴的关系，或者是和某人和好。通常一个人要准备一头或两头猪、陶罐、木碗和别的礼物，并在约定的日子带着他家族的成员前往对方的村子。通过这种方式，关系得到重建和加强。我们觉得这个表达非常贴切地描绘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以及神如何主动与我们和好。我们常常用这个表达来说明神采取主动，差派耶稣作为祭物（就像猪和礼物一样）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去到神那里，重新建立与神的关系。神他自己“era sererekak”开的道路，所以这条通往神的路畅通无阻，我们可以去到神那里与他和好。这个比喻描述的图画很美，也很容易让人理解。

马瓦克人还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仪式用于恢复健康和关系。他们相信破裂的关系会导致疾病。如果病人曾经冒犯他人，对方心中的积怨会让他生病。当一个人得了重病，如果求医问药无效，家人就会选定一个日子举行仪式。远亲近邻，生意伙伴都会受邀到场。在仪式上会准备两杯水，其中一杯水中放着带叶子的小树枝，放在患者旁边；另一杯水会让坐成一圈的男女逐个传。接过水杯的人要对着杯子说话，如果对患者有怨恨，就对着水把想说

的话说出来，以此消除怨恨或不快。而对患者不怀怨恨的人就说：“我对他/她没有意见。愿他康复。”杯子传到最后一个人手里后，水会被倒掉，预示怨恨已被弃绝。然后，家族的长者会走进房间，拿起另一杯水，用树叶洒水在患者身上。随后，所有在场的人会一起吃一顿家庭便饭。

水如何用于修复人际关系和身体健康的这个类比可以帮助人思考洗礼的含义，通过洗礼，我们的罪被神洗净不再记念，从而使人们能够与神和好。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许多民族中，“饶恕”这个概念非常罕见，因为复仇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责任。因此，许多翻译团队很难翻译“饶恕”这个概念。在多数情况下，这个概念没有一一对应的翻译。

在马瓦克语中，饶恕的表达是“pina iirariya”，意为“移除（他的）重担/罪”。而一个人被饶恕的表达是“opora marew”，意为“不再谈论”。所以，为了描绘饶恕这个概念，他们会说“pina war iirareya opora marew”，意思是“他已经被饶恕，不再对他有任何指责”，或者说“他已经被完全饶恕了”。

另一个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翻译团队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宽恕”这个词的翻译。直到他们快要完成新约翻译时，才找到这个文化中最合适的表达。那天是平安夜，整个村子聚集在村子中央围成一圈，每个人把手臂搭在他两边的人的肩膀上。翻译员问他们为何这么做。他们回答说：“这样做表示无论别人对我们做了什么错事，我们把手臂搭在他们的肩膀上以表示我们会忘记那些事情。”因此，在那个语言中，他们把神饶恕那人翻译作“神把手臂搭在那人的肩膀上”。

“爱”是另一个很难翻译的概念。通常，许多语言都有称为“爱”的表达，但通常是指父母对子女的爱，而不是成年人之间的爱。马瓦克语中的词汇“kookaliya”意为“他喜欢”，虽然接近，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爱”。在我们的翻译里，我们最终使用的词汇是“kemaliya”，它源自于“kema”这个词，意为“肝”。在马瓦克文化中，他们认为所有情感都源自肝脏，例如，

热情	<i>kema iriya</i> (肝往上)
吓到	<i>kema puep iwak</i> (肝裂开，进了)
口渴	<i>kema enekariya</i> (肝着火)
想/考虑	<i>kema suuwiyi</i> (肝动了)
忘记	<i>kema irinariya</i> (肝卡住了)

由于kema (情感之所在)+动词后缀liya表示对一个人的强烈感情，我们找到的最接近“爱”的表达就是“kemaliya”。

## 爱的语言

有语言天赋和能够学好一门语言是不是参与宣教和跨文化工作的主要先决条件呢？当然不是！那些在语言方面磕磕碰碰的人与其他人一样，同样可以在跨文化事奉中发挥恩赐和才干。我曾与一些人交谈，他们觉得自己很难学会一种新语言，因此认为自己不适合从事跨文化宣教事工。我鼓励他们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学习另一种语言就是要坚持不懈、寻找语言环境去开口说，并付出努力。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

丽莎和我的语言都学得很好，这让当地人刮目相看。这也向他们表明我们很尊重他们，以至于下狠心学习他们的语言。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和当地人建立了友谊的桥梁。然而，还有一种语言能够更好更有力的沟通，它不仅能够弥合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鸿沟，甚至能达到人的内心深处。

德信(Shin)是一位来自亚洲的同工，她和丈夫一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部的一个村庄事奉。有一次，我在他们的村里待了一个星期，顾问核查几章他们翻译的《路加福音》。我在村子里走走看看的时候，村民笑着对我说，德信“屠杀”了我们的语言，连英语也不放过。但他们欣然接受她住在他们中间。为什么呢？因为她以爱赢得了村民的心。德信自己也知道她讲他们语言的时候语法乱七八糟，但她忙于用她的医疗技能帮助村民，完全无暇顾及语法。

纵然良好的语言能力对从事语言工作的人来说是一种优势，但与人良好的关系和展现爱心仍然是克服任何语言障碍的法宝。因此，我为着自己有这般语言天赋感恩，但也努力以爱心待人，

富有同情心。使徒保罗曾说过：“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最伟大的语言是爱的语言，它是我们的主和救主的语言。它能触及人的心灵，胜过任何一篇语言流利内容丰富的讲章。

## 礼尚往来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路加福音6:27-33）

我常常很怕读《路加福音》第6章中耶稣的教导。这些教导中有太多的事情我做不到或没法达标，其中最困难的就是爱。

每次连续几个月住在莫罗村，我们就是在马瓦克人眼皮底下生活。他们观察并谈论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们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很快全村人都会知道。我们这栋位于村边的房子，除了卧室和浴室卫生间有七英尺高的墙，其他房间都是通透的，而且为了通风，墙壁只有三英尺高，上面的部分是纱窗一直连到屋顶。纱窗透风且防蚊，但无法防别人观察我们。站在附近的人可以看到我们屋里发生的一切。后来几年，随着纱窗上的藻类长得越来越多，我们的隐私也随之增加。除了一直活在村民的眼皮底下，我们在村里如同鹤立鸡群，很显眼。

在马瓦克人中间生活，常常让我觉得自己是最自私的人。有时候会有人来要一点茶、糖或一个鱼罐头，我会给得很不甘心。村里人知道我们家总有他们要的东西，尤其是鱼罐头，所以他们知道我们给出的是我们多余的储备。一方面，我知道自己应该有爱心并好客，但每次有人来要东西，都好像是在我自私的心上割一块肉。有时一天之内会有好几个人上门要东西，我们家就像是村里的杂货店，不过是免费的，这桩交易很不公平。但是当地人觉得这不公平——毕竟，他们接纳我们，保护我们，并将他们地里的土产分给我们。

我们非常乐意把东西给一些人，但有一些人，我们确实给得心不甘情不愿。后者是我们觉得想要占我们便宜的人。比如，他们会来要一个鱼罐头，几天后给我们一串香蕉。这明明不是一桩公平的交易呀。总之，我老觉得自己爱心不够。毕竟，主在《路



加福音》第六章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而这些人是我们的朋友和邻居，在很多方面，他们彼此之间的分享和慷慨远远超过了我。因此，我经常感到内疚，觉得与这些人相比，自己缺乏爱心也不像基督徒。我这么自私和不愿饶恕别人，我怎么配当神的孩子呢？我不断请求天父帮助，我真的很挣扎。

马季达认领我们作干女儿，使得我们可以在莫罗村里居住，对我们帮助很大。作为我们在村里的干爹，我们刚进村的时候，他把新建的房子借给我们住。后来他还组织亲戚来帮我们盖房子。凭借他的人脉和关系，我们才得以备齐所需的木材。另外，由于他与许多村庄的关系，那些村庄的很多人都把我们当作亲戚一样对待。然而，他希望我们帮他开始一个生意的愿望却没有实现。他时不时会暗示对这件事的失望之情。我们和他的子女相处得很好，他的儿子经常帮助我们修理房屋。他的长女瓦达雅可(Wadayak)则帮助我们做家务，并且是我们最早的识字教育的工作人员之一。她在一所圣经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给她提供经济支持，她现在任职于当地的一个教会。

## 修复关系

在2001年，我们最后一次与村子道别的那个早晨，马季达带着新鲜采摘的菠萝来看我们，这是他送给我们的临别礼物。他眼含泪水，对我们说：“你们很懂我们的文化。”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马瓦克人，其实大多数巴布亚新几内亚人都相信，破裂的关系会带来疾病和死亡。因此，如果关系出了问题，他们一旦凑够钱就快点请客修复关系。

有一次，我们有几个月不在村里。一回到村里就有人告诉我们，有一天，马季达在气头上打他妻子。他女儿瓦达雅可来劝架。在扭打的时候，马季达围在腰上的纱笼松了，掉下来。在女儿面前如此丢脸，马季达就离开村子去和附近的大儿子一起住。他要等到“面子”恢复才能回村里来。那里的习俗是，如果孩子对父亲做了错事，舅舅有责任促成和解并告诫犯错的人。但是马季达妻子娘家人都对他有意见，没人愿意出面，特别是因为他经常殴打妻子。此外，他们家也没钱支付和解宴的费用。这段日子里，马季达告诉几个村子里的亲戚他想回家，但丢不起这个脸。

他骑虎难下。

这段破裂的关系也让瓦达雅可压力很大。只要她父亲一天不回村，别人对她的指责就一天不停。我们和她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向她保证我们会帮她支付买菜请客的费用。他们定下一个日子，大部分村民帮助做饭，我们贡献肉和米饭。那天下午，一小群人陪着马季达回到村里，找回失去的面子。瓦达雅可与她的父亲握手言和，送给父亲一束槟榔作为和解的礼物。她舅舅们也和马季达举行握手言和的仪式，然后训诫了瓦达雅可和其他年轻人一顿，告诉他们该如何尊重长辈。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关系得以修复，皆大欢喜。除了马季达的面子得到恢复外，舅舅们也因着有机会进行了必要的教诲仪式而提升了地位。马季达知道我们主动提出帮忙筹备这场和解宴，对我们心存感激。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我们离开的那个早上来道别时对我们说了那番话。我们的行动深深触动了他。

## 成为一家

我们前屋简直成了间药房。每天从早到晚都会有人来要药或者请我们帮忙清创，包扎伤口。我们清创做得很彻底很干净，所以伤口愈合得很快。于是我们“美名”广传，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从翻译中抽出更多时间帮人清洁伤口。需要实在太多，我们不得不限制我们当赤脚医生的时间，除了严重的创口和新的烧伤，我们的诊所只在早上九点之前或晚饭后“营业”。村民很感激我们帮他们处理伤口，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做得十分不情愿。我觉得自己内心好丑陋。

我们努力融入村里人的生活。无论是建房、婚礼还是葬礼，整个村子都会为当天奉献做好的食物，我们也会凑份子，参与这些活动。这样一来，我们与村里的每个家庭都建立了关系。邻居们与我们分享别人奉献给他们的食物以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

在我出发去工场之前，新加坡神学院里我很爱戴的两位老师曾对我说：“神给了你最艰难的宣教任务。”当时我没时间思考也没在意她们对我说的话。但是多年来，我经常思考是什么让宣教变得这般“艰难”？是缺乏现代设施，如电力、自来水、便捷的交通和通讯吗？还是持续不断的蚊虫叮咬和疟疾？或者是艰

苦的翻译工作，需要不断努力寻找最好的方式来传达神话语的含义？抑或是与同工的关系？回想起来，我所经历的最困难的事情是与自己不断作斗争，指责自己缺乏爱心。虽然当地人感激我们为和他们与他们一道做的事情，然而我却无法像主命令我那样去爱他们。

在所有的挣扎中，我始终信靠我们主的恩典，相信他会继续爱我并让我事奉他，纵然我有这么多不足。

## 学习文化

在宣教士新手训练营中，我们学习了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风俗和禁忌。我们了解到有一些习俗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境统一的，也有一些习俗则是某些部落特有的。与任何文化一样，我们外国人必须学习这些习俗，以免让他人感到尴尬或被冒犯。以下是我在两个事奉工场中学到的一些习俗：

我们了解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用手指指人是很不礼貌的行为，这相当于诅咒别人。那该如何指一个物体的方向呢？正确的方式是撅出下唇用下唇指向那个方向，并把嘴巴朝那个方向倾斜。有一次，我们参加高地一个部落的“singsing”（部落舞蹈和比赛的节日），我想告诉丽莎看一个有趣的部落服装。我当时很兴奋，脸转向丽莎，手指向人群。当我转过头的时候，一个当地人正好走进了我手指指向的范围。他站在那里瞪着我，嘴里嘟囔着什么，很生气的样子。那一刻，我记起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禁忌。如果我是本地人，肯定会挨打，或者因为诅咒了他而被迫“赔偿”。

在许多文化中，如果一个人在找东西，问一句“你看到……了吗？”再自然不过。然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问题可是禁忌。有一次，我在找我们留在房子后门那里的椰子刮板。我就随口问正在那里的园丁：“你看到椰子刮板了吗？”他回答说：“没有”，然后就走开了。后来，他向丽莎抱怨说我指责他偷了那把刮板。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文化中，“你看到……吗？”这个很平常的问题会被视为指责。我忘记了这个习俗，伤害了他。所以，下一周他回来上班时，我去向他道歉，解释我半点都没有指责他偷东西的意思。

我们还听说不要夸别人的首饰好看或对他人的物品表现出兴趣。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文化中，表达这样的兴趣意味着你想要那个物品或类似的东西。有一天在村里，我看到一个邻居戴着一串五颜六色很漂亮的珠子手链。我不假思索，就握住她的手，说那个手链很别致很漂亮。令我尴尬的是，第二天她带着一串类似的手链来到我们家，当作礼物送给我。我夸她的手链时完全忘记了不要夸人的那个规矩！

无独有偶，如果我们送给村里人一件衬衫或上衣，我们十之八九会看到那件衣服穿在别人身上。因为当地风俗喜欢把东西送给欣赏这件物品的人，所以一件东西被广泛传递和分享就不足为奇了。

在马瓦克人看来，上门去找那些刚刚打猎或捕鱼回来的人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这种行为意味着你要来蹭一份肉。在早期，我非常迫切要记录各种文化事件以了解他们，所以有人告诉我撒诺打了一头野猪回村了，我就赶快拿着笔记本去找他，询问他有关那天打野猪的事情以便学习更多词汇。我注意到他有些尴尬。为什么呢？因为他带回来的只是一只小野猪，不够见者有份。我在他家出现，他就有义务分给我们一份肉。很多年以后，当我更多融入巴布亚新几内亚文化，我才意识到自己当年在文化方面真的很失礼。

还有一次，一个邻居向我们借了一把斧头，但好长一段时间都没还回来。有一天，我去找邻居要回斧头，想要修剪我们房子附近一棵树的树枝。那家人非常不情愿把斧头还给我，但我态度很坚决，还以为他们想占我们的便宜把斧头据为己有。后来，我得知他们的儿子在使用斧头时割伤了自己，而在他们的文化中，如果一个人被什么工具伤到，那么在这个人痊愈之前，不能让人使用这件工具。如果在伤口未愈合时用了这件工具，那伤口将长时间无法愈合。要是我在去要回工具之前就知道他们文化中的这种信念就好了！难怪那家人不情愿把斧头还给我们。从那之后，我也学到了不管借给别人什么工具，我们最好祷告那个人在使用工具时不会受伤。

除此之外，马瓦克人还相信，如果一个人使用借来的工具

出师不利，那是因为工具的主人不愿意借给他。我们通过马季达的故事证实了他们这个信念。有一次，马季达向马图伟纳(Matuwina)借了一把枪去打野猪。他看见草丛里有一群野猪，就瞄准开枪，但一只都没打中，最终空手而归。他平常是一名好猎手，所以他怪马图伟纳不愿意借枪给他，才让他那次去打野猪出师不利。

对马瓦克人来说，最大的罪是不好客和自私。有人向你要东西就要慷慨分享和给予，这是义务。好客是最重要的美德，不管自己手头有多紧。

有一天晚上，我们散步到撒偌家，和他们坐在火塘边聊天。我们聊天的时候，他的妻子凯德姆(Kedem)告诉我们，她家族里的一个兄弟毁坏了她一半的菜园，拔出她的芋头，砍掉了一些玉米的顶部。我问道：“为什么呢？”

“他生我的气。”

“为什么生你的气？”

“几天前，他来找我。虽然我和他打招呼，但我没有给他吃的。他回家后，觉得很被冒犯。”

“那他会赔偿你菜园的损失吗？”

“不会的，他有权这么做。”

看到我们难以置信的表情，她解释说，在他们民族，如果有人让你不高兴，破坏对方的菜园或其他东西是很平常的事。一旦发泄了怒气，就不再提及此事，意味着被得罪和泄愤的事都不再被提及。生活回归常态，像没事一样。

我想起了村里人来我们家聊天那么多次，我们有时甚至没给他们倒一杯水。当然我们也没有菜园可以让他们来破坏。不过我想起有一次有人把我们放在太阳下加热的水桶推倒了。猪或狗不可能有这么大力气推倒那个水桶。那我们到底冒犯了谁呢？我们毫无头绪。

有一次，马瓦克人一个村的村长把我骂了一顿，我其实是活该被骂，因为我让他丢脸了。在马瓦克人村里，村民通常会为客人准备鱼或肉，哪怕他们根本负担不起。在他们的文化中，这样的举动表示对客人的尊敬，并代表了村子好客的美德。有一次，

我和新同工启子(Keiko)去到耶帕莫村(Yeipamer)做调研。我很了解马瓦克人的好客之道，所以我带了一些鱼罐头和袋装大米。到了之后我就交给村长两个罐头，这样他就不会因为没给我们吃到肉而没面子。到了第三天（我们离开的那天），村长找到我，悄悄告诉我他们煮了米饭给我们，但没有肉了。我回答说我还有一小罐肉，他点了点头离开了。不久他带着两盘米饭回来。我心想把罐头留到午饭时再吃，所以就只给了启子白米饭。当村长再来，看到我们盘子里只有白饭时，大发脾气。

“你不是说你还有一罐肉吗？为什么不拿肉来下饭？”

“没事的，我们可以吃白米饭。”

“我不管你，你是我们村里人了。但你的朋友可是客人，你只给她吃白米饭让我很没面子。”他这样说。

他骂的很有道理！我赶快从包里拿出罐头，给启子的盘子里加了一些肉。那个村长才满意地离开了。

我在刮椰丝时还犯了一个文化错误。在村子里刮椰子的时候，人们通常坐在一把长凳上，凳子一端绑着一个刮椰子的工具。女的在刮椰子时侧身坐在凳子上，而男的则跨坐在凳子上。我从未问过这种差异的原因，以为那只是个人偏好，或者女性因为保守而不愿跨坐在凳子上。有一天，我觉得侧身坐久了很累，就换了个姿势跨坐在凳子上。一个女的走过来告诉我不能这样坐，但没有解释原因。我当时感到很困惑。多年后，在讨论食物和禁忌时，我的邻居才解释说女的要注意，不能走路跨过食物，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会对男性的健康不利。这解开了为什么女的在刮椰子时不跨坐在凳子上的谜团，因为这无异于女的跨过食物。这个小插曲让我很好奇我到底犯过多少文化上的“罪”。



妇女刨椰子

在马瓦克人中生活使我们学会了如何在文化雷区中穿行，以及理解潜在张力的重要性。有时要学会这些经验必须付代价。

我们本以为想出来的是个金点子！我们建议在村民的土地上种植100棵杂交椰子苗。计划在几年后椰子有收成的时候就制作销售椰子干，将所得款项用于马瓦克人的识字项目。项目结束时，椰子树将归属土地所有者。我与我们村的干爹和几位长者讨论了该项目，他们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订购了100棵椰子苗，并由几名年轻人帮助将树苗种植在相邻的地块上。

五年后，椰子开始有收成。每个村民都自愿帮助收椰子，加工成椰子干，然后装袋出售。看起来这个项目大获成功，把村民团结了起来。然而，很快我们听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我们得知种了椰子树的那些地块处于几个家庭的纠纷中，所有权不明确。堂兄表兄、养子和亲生儿子都在争夺所有权，真是一团糟。结果是，我们的项目没能把人团结在一起，而是让潜在的张力浮出了水面。

我们还了解到，传统土地所有权由村民共同拥有，因为家族会在不同的地块上轮流耕种。土地不是个人所有，而是兄弟们共同劳作并分享收成。然而，随着椰子和可可等经济作物的引入，轮流耕种变的复杂起来。随着人口增加，家族成员开始争夺土地的所有权。然而我们没有意识到潜在的紧张关系。家族内部的成员还指责我们在村里的干爹利用我们和项目，不正当地将椰子树所种植的土地归入自己名下。我原以为这是一个好点子和祝福，但事实上却成为几个家庭之间纠纷的引爆点。求主赦免我，也愿他的爱帮助人们彼此饶恕并且更愿意彼此分享。

作为不明就里的外国人，我们纵然犯错还是常被原谅。有时会有人给我们解释其中原委，但也并非总是如此。因此，踏过文化雷区对我们还是有压力的。我们学会多倾听少说话，细看和观察，而不是把事情视为理所当然。村里至少每周开一次会，人们会说：“嘿，你们俩儿，说点什么。为什么你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我们总是说：“我们正在倾听和学习。”

在我事奉的第二个工场也有一些趣事。这是我印象深的一个。喜乐和我经常去村里训练翻译团队，做顾问核查。有一次去一个村子的路上，前方发生了一起事故，堵车很久。我们在晚上

七点半才到达山脚下，然后坐着拖拉机爬上几个山头，到了晚上九点终于到了村里。我们赶快吃了一点东西，然后接待家庭端来一盆水让我们洗漱。我迅速把毛巾浸在自己的水盆里，洗了洗脸（因为脸上又热又脏）。就在那时，团队中年纪最大的长者说：“老师在用洗脚盆洗脸！”我当时很尴尬，不敢抬头。这个民族的习俗是先洗脚，他们认为脚穿鞋走路一整天后又脏又臭，要先洗脚为妙。然而我更急于洗脸！我的行为可能让他们觉得招待不周，没给我端另一盆水洗脸。然后出于对我们的关心，接待我们的人站成一排看我们上床！我无法换睡衣，只能穿着沾满灰尘的外衣外裤上床。我多么渴望能有点隐私啊！

跨越不同文化需要智慧和恩典。我相信，无论是当我无意中伤害到别人、使他们丢脸、打破他们的文化习俗，抑或是我的举动让接待的人觉得很粗鲁，他们都以恩慈待我。



## 第四章

### 宣教工场生活三部曲：接纳、调整 and 适应



我们居住的村庄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北海岸，距离主要城镇马当八十英里。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坐拥价值百万的热带天堂，出门就是碧海蓝天，遍地都是椰子和棕榈树，海风清新，空气新鲜。海底的珊瑚礁上长满了珊瑚，各种颜色美丽的鱼嬉戏其间。不过我们也像当地人一样生活，远离现代化的便利设施，也没有电。在盖了自己的房子之前，我们得去村子外面的一个水泵打水。



我们村里德房子

我们的房子非常宽敞，既是我们的生活区，也是我们的办公室。房子的柱子是当地最坚硬的木材——铁木和一些经过海水多年冲刷依然屹立不倒的树干。地板也是铁木的，是房子里唯一经过加工的木材。固定房子外墙和内墙的立柱是直径三英寸未经任何处理的原木。外墙用棕榈枝做成，很轻而且透风，还能挡蚊虫！在村里的二十四年间，我们换过两次外墙。除了卧室和浴室墙高七英尺外，房子其余的外墙只有三英尺高，墙的上部分是铁丝网一直连到屋顶。这样的设计便于通风，在有风的日子可以为热带高温中的我们带来一丝清凉，不过有风的日子实在不多。房子内墙也是用棕榈叶编成的。



房子里面

支撑房间地板的托梁是普通木材，虽然用驱虫剂处理过，但蛀虫还是会钻入其中。蛀虫吃木料的时候会发出声音。每次听到托梁里面吱吱响，我们就知道又遭虫了。住在莫罗村的头几年，我们需要经常巡视房子，检查柱子、托梁和立柱，查看是否有白蚁和蛀虫打洞的痕迹，如果不及时处理，整个木头都会烂掉。我们的武器就是一具灌满杀虫剂的大注射器。我们从木头上的小孔把杀虫剂打进木头里。可怜的虫子葬身木头，不过我们的房子得以保全。

我们房子后面有一个容量为两千加仑的水箱，用于收集雨天从金属屋顶流下来的雨水。我们再用水泵把水抽到屋顶的小水箱，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家里使用自来水。通常在傍晚的时候，我和丽莎一人负责做晚饭，另一个人负责泵水。我们要泵400下，才能装满屋顶的水箱。我们一些同工安装了太阳能供电的电动泵，但我们坚持使用手动泵，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给水箱加水的时候进行日常锻炼！在雨季，我们会开放水箱让邻居们来我们家打水。

那我们怎么洗热水澡的？（虽然身处热带，我们还是更享受热水澡。）我们的热水供给系统非常简单。每天早上，我们把一个装满水的黑色水桶放在室外。如果天晴，到傍晚时分，水桶里的水就已经热到可以淋浴和洗碗了。不过热水可不是自来水，那我们怎么洗热水澡呢？我们室内安有一个带孔的水桶，孔上装有特制的淋浴花洒；用旋转开关控制水流。我们把温水倒进这个特制水桶，然后用滑轮把桶吊起来！这不就是热水淋浴了吗！



带孔的水桶

一台煤油制冷冰箱是我们在村里也可以享受现代化便利的奢侈品。这是我们从一位已经回国的老宣教士那里买来的二手货。冰箱由位于底部的煤油提供燃料，产生所需的热量使冷冻剂产生制冷功能。保持冰箱运转可是个不小的工作，灯芯每周都需要修剪，油罐也要定期加煤油。我们离开村庄数周或数月后，回到村里的第一件事就是点燃冰箱底部的煤油灯芯。通常我们都是天黑了才回到村里。有一次，我们从傍晚7点到午夜12都没法点燃灯芯。最后，我们才发现是罐子生锈把煤油给污染了！我们用了这台冰箱好几年。后来制造商停止生产我们需要的那种灯芯，而且

煤油罐也锈得无法修补，我们只得和这台煤油冰箱告别，购置了一台天然气冰箱。从此我们不再需要处理油罐或修剪灯芯了！

## 神赐良友

朋友和友谊皆为神所赐。我相信在人生的每个阶段，神都会赐给我们朋友陪伴同行。朋友可以安慰我们，分享我们的喜悦和痛苦。在每一段友谊里和每一次遇见中，我们都能彼此学习互相造就。即使是负面的经历也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教训。

有些朋友陪伴我们多年，而有些只是短暂相伴。不论时间长短，他们都是我们生命织锦中一条美丽的彩线。我相信神将他们带入我们的生命中，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和活力，丰富我们的生命。我珍惜每一个朋友，珍藏那些回忆。

*Friends around a table sat* 好友围炉把肉烤

*with sizzling meat and friendly chats,* 亲切笑谈何等好

*dear ones to me in special ways,* 每个友情可珍惜

*strands of thread enriching life's way.* 此生相遇添彩色

*Wherever, yet the threads do tie,* 你我皆如线一根

*so friends who happen to come by* 纵横交汇友谊深

*to fellowship and laugh and share,* 生命充满欢笑声

*carrying each other's needs and cares.* 甘苦与共情义珍

*Strands of gold, blue and every hue,* 金线、蓝线和彩线

*Warp and woof, life's patterns sewn* 经纬交织

*Each one holds a special spot* 自带光彩

*in the tapestry of my life and lot.* 共织生命美丽锦绣

*Friends meet and yet do part,* 相聚时难别亦难

*but the strands hold strong at heart,* 千里遥距心线牵

*until further in the lanes of life* 待到他日重聚首

*to gladly meet, and then "good-bye".* 畅谈过后又道别

*Criss-crossed strands, each does lend* 友谊地久亦天长

*strength to others, like linked hands. 生命彼此相手长*  
*Mixed, enriched by the Father's love, 穿针引线爱父手*  
*Woven tight by the Master hand above. 隽永锦绣颂主恩*

（此诗写于2005年生日，来自香港、泰国和中国的朋友和我一起享用韩式烧烤庆生。）

### 丽莎：挚友、队友兼室友

毫无疑问，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丽莎。我们不仅是同工，也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共同生活了二十四年，一同经历高山低谷，一起流泪，一起欢笑。我们在生病时互相照顾，同甘苦共患难。我们有共识，也有分歧。当我们想法相同时就会心一笑说：“英雄所见略同，傻瓜所谋相似”。丽莎有着典型的芬兰式坦率，她帮我循规蹈矩不越界。如果她认为我不该做什么事情，会直言不讳指出来。

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相处易，同住难”，意思是：做朋友很容易，但要同住却不容易。作为宣教士一起生活，活出基督徒的爱其实更难。

人们通常把宣教士当作属灵巨人，认为他们已经克服了所有问题，过着得胜的生活。事实上，我们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是人。有些人来自良好的家庭，有些人则来自破碎或不健全的家庭。在成长中经历过的痛苦和伤害深埋心里，却又会在毫无防备的时候跳出来。当一个人在不同文化中生活，与不同文化和世界观的人打交道，常常处于舒适区以外，面对的挑战往往会使隐藏得很好的创伤浮出水面，对人际关系造成伤害。

丽莎和我的原生家庭或多或少都有问题。因此，除了文化差异，我们还必须处理各自成长过程中的伤害和不安全感。

一起共事之初，我会趁丽莎午睡时去找村里的妇女聊天。有一天，我回到家时，丽莎看上去相当不开心。我一头雾水，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闹情绪。直到她与我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后我才恍然大悟。她午觉醒来在屋里找不到我时很恐慌。这源于她童年的经历。由于一些家庭问题，每次母亲没有在预定时间回到家，她就会有这种恐慌感。那天午睡醒来，在家里找不到我时，她陷入了同样的恐慌。她这么解释后我更加了解她的需要。我答应她日

后我如果在她午睡时离开家，一定会给她留一张字条。

在宣教工场第一个任期的四年中，由于我们自身的不安全感以及世界观和文化差异，我们之间有一些分歧。我们并没有争吵或发生激烈冲突，不过这些分歧体现在对一些小事的负面反应。因此，一旦出现问题，我们都会更深入地自我剖析，找出我们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并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和对方。

例如，当丽莎和另一个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超过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我会感到受伤，会感到被忽视。“我以前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现在会有呢？”我问自己。在自省时，我发现了原因。作为一个亚洲人，我身边几乎都是西方人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没有了新加坡熟悉的环境和亲密的朋友，我在情感上非常依赖丽莎。所以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对我来说成了一个大问题。我觉察到我需要面对现实，减少对她的依赖。

丽莎和我提起她来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前在英国接受心理辅导的事。我也觉得自己接受一些辅导或许会有帮助。所以，在第一次回国述职期间，我虽然没有去找专业心理辅导，但主动去找一些年长更有智慧的人分享我的经历和挣扎。他们给予我很好的建议。在宣教工场的第二个任期，我开始强烈意识到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并挖掘我某些情绪的深层次问题。于是在第二次回国述职期间，我咨询了一位自己也当过宣教士并且经验丰富的心理辅导。几次辅导后，我更加了解自己，并厘清生命里一些盘根错节的问题。虽然我时不时还会在同样的问题上有挣扎，但我可以找出原因并处理这些情绪。我们机构建议我每次述职期间都找一位心理辅导进行咨询。我们讨论我自身的问题、人际关系、我的恐惧以及受过的伤害，这些辅导使我能够处理生命中长期被压抑的问题。

总的来说，丽莎和我相处很融洽。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性格相似，而且她的情绪控制力比我强。我们当然也会有误解和分歧，但幸运的是，没有什么重大分歧。在我们相处中，我们从一开始就学会了有问题就迅速解决并且快快和解。如果谁脸色不好看，另一方就主动询问原因，而不是等到对方自己开口。大多数时候，我们晚上都一起祷告来结束每一天，如果有什么情绪也可以在那个时候分享出来。

丽莎是一个很冷静的人，通常遇事都能泰然处之。而我有时会很容易激动。有一天，有什么事情把我惹恼了，怒冲冲地回到家，丽莎设法让我平静下来。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通常我都会止息怒气，但那天，我真的很生气，她还没开口，我就禁止她说：“我不想听你的‘另一方面’，我只想生气！”我就是需要发泄一下情绪。丽莎非常明智地离开，让我一个人独处。

我俩的饮食习惯也不同。面条是我所爱，但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早期，我们只买得到意大利面。终于在商店货架看到方便面的时候，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的非常喜欢吃面条！不过，有时我做得过火了点，连续两天中午都吃面条（我们轮流做饭，每人连续做两天）。丽莎连续两天吃面条可受不了，有一天针对吃面条这事发了怨言。我听了有点受伤，就和她说，面条和面包都是小麦做的，一天三餐吃面包，我从来没说过什么。她听懂了我要表达的意思，以后没再多说什么，而我也注意不会连着几天煮面。如果我太想吃面条了，我就晚上九点半吃个夜宵，芝麻油酱油拌面。味道顶呱呱！

有一年，我们去马当镇购物。当时正值圣诞节，我看到一个树枝做成的杯架，非常适合放在我们厨房里挂数量渐增的杯子。我把杯架放进了购物车。但是当我推着购物车往前走的时候，我想起丽莎和我讨论过我们每次离开村子前收家变得越来越困难。多年来，我们积累的东西越来越多，而每次离开村子之前都需要把所有东西整理打包，以防我们不在村里的时候，老鼠和蜥蜴在这些东西里筑窝。多购置一件家当就意味着多一件物品要收拾，多一份压力。我不确定丽莎是否想多添置一件家居用品增加收拾负担。考虑再三，我把杯架放回了货架上。虽然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杯架，但我不要让这件物品成为我们之间产生摩擦的原因。

那一年圣诞节，琳达和珍妮(Linda and Jean)来与我们一起庆祝。她们是机构的同工，住在五英里外的村子。她们开车来我们村子，带来了圣诞点心和礼物。晚餐后，我们开始交换礼物。琳达给我们的礼物包装得很奇特，她说：“前几天我在商店里看到了这个，觉得送给你们俩再合适不过了。”打开一看，这件礼物竟然就是我放回货架上的那个杯架！神知道我实在太喜欢这个杯

架，他让我用这个方式得到它。通过琳达把它送给我们，这样丽莎就无法拒绝这份礼物；其实，她也喜欢这个杯架。这真是一个惊喜，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解决我们杯子的存放问题。

在1999年马瓦克新约的奉献礼之后，我和丽莎的队友同工生活画上了一个句号，我们各自开启了新的生活。主呼召我去一个亚洲国家帮助开展那里的工作。在我离开巴布亚新几内亚几个月后，丽莎也回到了芬兰，在一个查经小组中，她遇到一个爱她的人！她有了一个“永久队友”“过上了幸福的婚姻生活。婚后他们一起回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在那里又事奉了几年。现在他们已经退休。主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和供应真的很奇妙。

这是我为丽莎写的小诗

### 挚友丽莎 My friend Liisa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有需之交显友谊  
 So a friend I have to Liisa been. 知己丽莎苦同依  
 Steady as a rock is she, 她如磐石  
 strong shoulders she'd offered me 让我依  
 to let loose my sighs and moans  
 and banished soon my blues. 听我叹息 解我愁  
 “On the other hand” she'd often said, “另一方面”口头禅  
 when I was grumbling about this or that. 当我怨这怨那  
 Softly spoken, those well-marked words, 她轻声细语疏导  
 stopped me short in my furious stews. 止息怒气 让平静  
 She wondered how she could a partner be 如何与我同工==  
 to one of a race famed as busy bees. 名为勤劳民族==  
 But then, if the truth be known, 然而事实证明  
 a busy bee she's more to be  
 than the one she thought in truth to be. 她亦勤劳如蜜蜂  
 A good linguist, she knows her stuff 语言学家她通熟擅长  
 and lends her skills, and that's no bluff. 乐于赐教不虚言  
 The colleagues know her worth in that, 学术讨论共知晓



And so with her they talk syntax. 语法句法共能谈  
Mauwake, she knew well of "ke" and "ko", 马瓦克语了如指掌  
and so made the translations flow. 圣经译文生动流畅  
Ah sauna, it soothes, she pleads, 要桑拿，要放松  
the sizzling steam your body heats; 让热气包裹你身  
relaxes the muscles and the bones 放松肌肉和筋骨  
banishes all our aches and groans. 驱散疼痛和呻吟  
So walked I in to the misty steam 于是，我走进了雾蒙蒙的蒸汽中  
And found the truly Finnish dream. 追逐芬兰人的梦  
If I'm the left hand, she's the right, 如果我是左手，她就是右手  
and in truth the Lord has fitted us tight. 神将我们联结在一起  
A score of years we'd remained a pair, 几十年过去，  
我们依然彼此扶持  
yet remained ourselves, thus each other bear. 我们没有失去自我，  
却也愿意彼此俯就  
And yet our Lord in his mercy showed 神慈爱恩典显明  
The pair of us he so does love. 我们为他所爱  
I know her well, 她是我的知己  
A saint she be, 她是一个圣徒  
And more, 最为宝贵的是  
a true friend she's proved to be. 她是名副其实的良友

## 同工和朋友

我和丽莎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事奉期间承蒙许多人帮助，我们对此心怀感激。我们记得在马当镇管理我们地区中心的历任主管和他们的家人。这里是定期往返于乌卡伦帕和莫罗村之间的中转站。这些主管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祝福。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在村里的生活会更加困难。他们帮助我们购买生活必需品，并通过定期往返于莫罗和马当之间的货车送来给我们，这样我们就不需要经常去镇上购买物资，能够花更多时间在村里与人

相处，开展事工。我们与大多数中心主管都相处得很好。我们经常请他们出去吃饭，以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一直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保持着联系。

感谢神让我和许多同工成为了好朋友。鲍勃和雪莉-利特拉尔(Bob and Shirley Litteral)不仅是好朋友，也是我们的榜样。他们为人谦和，很有爱心。在为一个群体翻译完新约圣经后，他们成为了识字教育顾问。即使在雪莉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之后，他们仍然继续事奉。我也为南希-科斯特洛(Nancy Costello)感谢神，她于1975年从一个东南亚国家被迫撤离后来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她担任我们的翻译顾问协调人，但心里一直渴望回到她曾经事奉过的那个国家，回到她事奉的族群当中。丽莎和我都很敬仰这些榜样。南希后来终于有机会与她心心念念的那个亚洲国家的一些人联系上，我们为她感到非常高兴。

在我们位于乌卡伦帕的中心，有一个“芬兰人之家”。这是芬兰宣教协会出资为丽莎和其他芬兰单身女宣教士建造的。这个房子不大，楼上有四个卧室，可以住四个人。作为丽莎的同工，我们去乌卡伦帕参加研讨会或参与其他工作时，我可以租住其中一间卧室。

在那个小平房子里的人同吃同住同生活，一起维护房子的卫生。我们需要学习共处和接纳彼此。坦白说，这对我来说很不容易。我们实在太不一样了，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喜好。这里是几个小插曲：

另一位同工和我们同住。几天后，我注意到刀叉手柄总是油乎乎的。于是，有一天，我以和她聊天为借口，观察她如何洗碗。陶瓷碗碟倒是洗得很干净。在洗碗之前，她把所有刀叉都放在洗碗盆里。洗完碗后， she 就把刀叉捞出放在滤水篮里，也不洗一下。她认为刀叉放在盆子里，自然就干净了。难怪这些刀叉的手柄老是油腻腻的。

另一位同工有睡眠问题，房子里的一点动静和声音都会让她惊醒。她睡得很早，而我则睡得很晚。我们房子中间的隔墙很薄。起初，我并不知道她有这个问题，直到她请丽莎传话给我。从那时起，我尽量避免晚上9点后在房间里活动，并将所有的家

具垫起来，以减少任何噪音。但是两层楼的房子怎么都会有动静。无论我怎么小心，我每动一下都会影响到她。她最终决定在隔壁的空地上盖一栋平房，单独住在那里。这是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 欢声笑语

珍妮和游妮思(Jean and Eunice)是我们的好朋友。她们在离我们村子大约五英里的马拉人中工作。她们有一辆车，所以每次去镇上购物时都让我和丽莎搭便车。我们常常一起吃饭，有时在她们村，有时在我们村，或在镇上酒店的餐厅。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并且常常互相帮助。

有一次，珍妮和游妮思在离开几个月后回到村里。我和丽莎去她们家帮忙打扫卫生。游妮思走进她的卧室后突然尖叫起来。听到尖叫声，我们都跑了过去。我们看到她从房间里跑了出来，惊恐万状。我们冲进房间，要看看是什么把游妮思吓成这样。在她的床垫中间有一个老鼠窝，里面有七只出生不久的小老鼠。游妮思对所有毛绒动物都有恐惧症，怕猫和其它所有毛茸茸的小动物，所以看到床上那一窝老鼠足够对她造成心理创伤。我和丽莎立马把床垫和上面的“房客”抬到海边，扔进大海。这就是朋友有难，挺身而出，患难见真知！

我和丽莎有那台老煤油冰箱前，每次与珍妮和游妮思结伴购物后，就把肉分袋存放在她们的冰箱里。每周六，她们就把一包肉送过来给我们。有一次，我们买了一包“俏鸡肉”（混合装鸡肉）存放在她们的冰箱。然后有一个周末我们请她们把那包鸡肉带来。我很期待可以做顿鸡肉吃，打开一看，发现整包都是鸡翘！我习惯吃鸡翘，丽莎可不习惯。但我们不想浪费食物，尤其是荤菜，我们三顿饭才吃完那包鸡翘（当然大部分是我吃的）。

珍妮和游妮思下一次进城的时候，我们给了她们一份购物清单帮忙采购。第二天，她们回来时，先来我家下货。珍妮拿出一包东西对我们说：“上次我们在镇上的时候，看到你们买了一包俏鸡肉，想必你们很喜欢这种鸡肉，所以又给你们买了一包。”丽莎和我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们忍不住大笑起来，告诉了我们的好朋友这个俏鸡肉其实是鸡翘的事。珍妮说她

可以把这包俏鸡肉拿回村里，送给她们一个喜欢鸡翘的邻居。但这毕竟是她的心意，所以我们还是收下这包俏鸡肉，感谢她给我们机会再享受并忍受了三顿鸡翘。

在这些年间，我交了许多朋友，一些变成终身老友，一些成为多年好友，有些则是短暂相遇相交。通过这些友谊，主让我深入审视自己，处理我的性格缺点和生命中的罪，并让他用慈爱的双手处理我这些罪。最重要的是，我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最好的朋友，一生的挚友。诚然，耶稣是我良友。

## 通信与科技

2015年，丽莎和我回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督导马瓦克语新约圣经的录音工作。我们到达莫罗村时，许多人用智能手机给我们拍照！是的，现代科技已经到达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偏远地区！他们已经使用加拉穆特长鼓(Garamut狭长的锣)进行交流跃升到了使用手机交流。我现在可以用WhatsApp给村里人发送信息。



狭长的锣

我记得，从1977年到2000年，除了使用双向短波无线电(SSB)或信件，没有其它办法与外界联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头四年里，我只和家人通过一次电话。主要原因是打电话到新加坡非常昂贵。还有就是我们得到城里或机构在乌卡伦帕的中心，才能给家里打电话。

## 家书信函

信件是我们与家人和朋友沟通的主要方式。在早期，信件需要好几个星期才能到达我们手中，通常我们收到消息时，已经都是旧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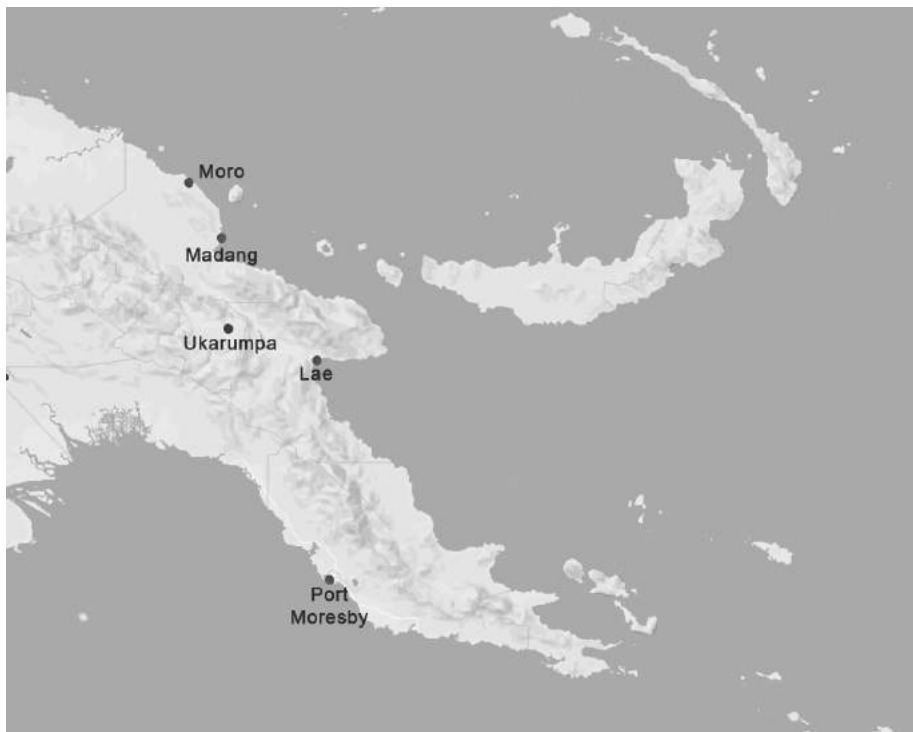
用双向短波无线电话对话

最近，我翻阅了成堆的朋友来信。我把多年在宣教工场上收到的信件都保存下来。这些信件捎来家里的消息使我们心得安慰。朋友在信中分享她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很珍视每个朋友的每一封来信。

特别是其中一组信件给我带来了美好的回忆和安慰。好几年间，苏儿每月都会给我寄钱支持我的事工。她每次寄钱的时候也会写下她在为我祷告的一件事。知道有人不断向慈爱的天父为我祷告，使我在面对各种挑战、健康问题和挫折时仍可以坚持。

信件如何送达我们手中？首先，寄信人把信寄到这个地址：巴布亚新几内亚莱城转乌卡伦帕中心122号信箱。几周后，信件到达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的莱城邮局。在接下来的一周如果有飞机或货车从莱城出发来乌卡伦帕中心的话，就会把很多袋邮件带到中心。信件到达乌卡伦帕中心的邮局后，会由中心工作人员分发

到我们个人邮箱中。然后当有飞机前往马当镇时，我们的信件会被装进红色袋子里，放在飞机上带到马当。这些信件会由马当的地区办公室主管代收。等他找到货车来我们村或者有人来村里拜访我们的时候，这些信件才最终送达我们手中。因此，一封信可能要在寄出五、六个星期后才到达我们手上。有时，如果地区中心通知我们来信是重要信函，那我们就会特别交代当地的货车司机去马当的时候为我们取信。



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图

家人和朋友的来信是我们的安慰，给我们前行的力量。有一次，我们一上午都在等信，因为我们知道镇上有人要来看我们。那个人到达时，我们欢喜雀跃地迎上去。但是他竟然忘记带上我们的信件。我和丽莎失望至极，各自回房间哭了一会儿平复心情。我们已经快两个月没有收到家人和朋友的消息了。

还有一次，我们的朋友珍妮和游妮思也在焦急等待她们的信件。一位同工瑞克(Rick)刚好要来帮助她们修理房子，可以顺道把

信件带来。地区中心主管之前就已经把信件和她们订购的一些东西打包在一个包裹里。瑞克骑着摩托车，沿着北海岸珊瑚铺成的路颠簸了八十三英里。他先在我们村子停下来，给我们送信，然后继续前往珍妮和游妮思的村子。她俩满怀期待地打开包裹。但是，眼前的场景让她们万分沮丧。她们订购的鸡蛋在路上变成鸡蛋糊，把信胡成一团，都快可以下锅做“家书炒蛋”了。她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抢救信件，努力读那些还能读的部分，不能读的部分只能扔进垃圾桶。那次事件之后，中心主管学会了鸡蛋和信件一定要分开打包。他开始把牛奶罐留起来，里面塞上旧报纸然后把鸡蛋装在里面。

## 电脑和电邮

1980年代末，电子邮件逐渐取代了信件。科技确实帮助我们缩短了时间拉近了距离。当乌卡伦帕有了互联网后，我们在那里几乎可以即时收到消息，这实在太幸福了。不过在村里，我们还是只能靠书信。

我第一次用电脑工作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1977年，在马当镇参加完宣教新手训练营后，丽莎和我去了乌卡伦帕。在去悉尼参加高级语言学课程之前，我有几个月的过渡期，所以机构派我去帮助一个翻译团队把他们的修改内容输入电脑。我当时使用的是一台数据点电脑(Datapoint)，屏幕很小，只能显示八行绿色的文字。头几天我非常紧张，工作得很慢，生怕自己按错了哪个键。那个时候，没有“删除”或“退格”键！如果按错键，不能立马删除或纠正。我很庆幸每天只给我两个小时去电脑室工作。因为电脑室里只有六台电脑，要用电脑的人很多，除了那些即将完成翻译的小组以外，每个小组每次只能使用一个小时。

1979年，我们马可福音的第一个译本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每当打错字，我们就得在几份译本上进行修改。我们一共做了十个翻译草稿，才最终定稿翻译进行排版。这是一项缓慢而繁冗的工作。

想象一下，当电脑部宣布将会进口一批睿侠笔记本电脑(Radio Shack)给我们使用时，我们的兴奋程度。这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台个人电脑。与今天的笔记本电脑相比，这不算什么。但有了这些电脑后，我们不必再大老远去乌卡伦帕中心使用那里的

电脑了。每个团队都可以购置一台笔记本电脑在村子里用来输入翻译。最重要的是，这些电脑可以用电池。不过这些电脑也有个问题，数据存储容量很小。我们只能存储大约一章的翻译内容，然后就需要将数据转移到录音卡带上。所以，我们除了电脑还需要用录音机叽叽嘎嘎转一个小时候把那一章的内容录到磁带上。有些团队反映说，他们的录音质量不够好，还会丢失一些翻译好的内容。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通常会多录一盘磁带作备份，这样录音机还得继续叽叽嘎嘎一个小时候。

我记得有一个小组把他们一章的翻译录到磁带上，当他们听回放时，磁带几乎是空的，而他们已经删除了笔记本电脑上的数据。一气之下，这位队员把电脑扔到了房间的另一头。过了一会儿，她后悔了，捡起以为已经被摔坏的电脑。哪知电脑竟然没坏，还能正常工作。

丽莎和我对高科技都敬而远之。其实，我刚开始使用电脑时，常常感到很烦躁。我其实很不情愿去学习和适应新鲜事物。丽莎很耐心地帮助我改变心态。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习惯使用笔记本电脑。后来，我报名参加了电脑基础课程，在学习了基础知识后，我才开始自如地使用电脑。



睿侠笔记本电脑

1985年，有同工述职结束回到乌卡伦帕中心时带回一台夏普笔记本电脑，他们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我们也希望可以添置一台！那是当时最新的型号，屏幕在盖子里面，是现在笔记本电脑的前身。虽然屏幕很小，但数据可以存储在软盘上，这样我们就不要再使用“叽叽嘎嘎”的卡带录音机了。两年后，我们终于买了一台东芝笔记本电脑。这一款的软盘更先进。有了这个得力助手，我们得以加快工作进度，可以在电脑上即时修改译文，并在点阵打印机上打印出来，分发给村里的翻译检查委员会成员，征求他们的意见。一旦我们有了满意的经文草稿，就可以打印出来分发给各村，这样人们就可以更快读到神的话语。

我们购买安装了更多太阳能电池板，这样就有足够电力使用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我们也买了更多电池和变压器，将12伏的



电力转换为240伏电力。我们很感恩可以受益于这些科技进步，使我们能够在晚上有灯光照明，也有能源来运行我们工作所需的所有设备。除此之外，我们还将我们的双向无线电连接到电池上，这样我们可以与中心保持日常的沟通，偶尔还可以与朋友聊聊天。

我们为着电波这一奇妙的创造感谢神，也感恩神赐给人才能发明各种机器和工具，使我们可以利用电波与数英里之外的同工沟通。赞美主名！

## 厕所故事

在我记忆深处，珍藏着那些年我在野外生活和旅行时看到的美丽自然风景。然而，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还有那些尘土飞扬的道路和又脏又臭的厕所。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全境布满大大小小的河流和瀑布。生活在乡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没有厕所或浴室。“去灌木丛”是上厕所的委婉说法。在河流和湖泊中洗浴是常见的做法。在我们去城里的途中，会有方便时间。货车停在路边，男人去路一边的林子方便，女人则去另一边。非常自然，没有什么好害羞的。没有卫生纸怎么办？没问题，抓把树叶就可以解决。

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些同工，同时在一个安息日会信徒工作的山区做一些调研。这里的村子以干净整洁出名。我们在一条小路上走着的时候，有人需要用厕所。我们找到了一间。这间厕所的结构非常独特，是用加工过的木材建造的，与那些只用原木和茅草搭建的茅厕很不一样。当我打开门时，更让我吃惊的是里面有两个漂亮的木制马桶！竟然有两个马桶！我们大伙都乐了，笑得很开心。为什么把两个马桶并排放在那里？难道会有两个人坐在马桶上聊天或开会吗？还是这间厕所是为一对夫妇建的？总之，这个厕所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可是我在乡下见过最干净的厕所。



电池和变压器

在我第二个事奉的地方，农村地区很少有灌木或树木，经常会看到妇女撑着一把伞蹲在空地上。看到的人会礼貌地走开或往别处看。村里会有厕所，但大多都很脏，到处都是蛆虫，我宁愿去玉米地里方便。

偶尔也会遇到很干净的厕所，但通常没有门，中间隔断墙的高度只是齐胸。这种厕所其实是在一条水沟上面用三英尺高的隔断分出来的连排蹲坑。长途汽车站的公厕通常是最糟糕的。一个人蹲着，旁边有一堆女的站着等那个蹲坑，完全没有隐私可言。我好几次陷在这种窘迫情形中，更不要提还得忍受这种公厕的臭味。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碧山亭舅妈家的日子。舅妈家在新加坡的乡下，茅厕建在一个池塘上，茅厕里充满了泥土的气息和粪便的臭味，和那些公厕的气味一模一样。

我经常因为厕所这么脏还要收费感到不满，但有一次，我竟然在一个地方遇到一个相对干净的厕所，而且是免费的。这让我感到十分惊喜。这个厕所的主人甚至还设计了一个带把手的盖子盖着蹲坑。我问主人为什么路边的这个公厕可以免费使用。答案让我惊讶不已，主人在为他的庄稼收集粪便当肥料！多么聪明啊，一举两得！

## 沐浴故事

我需要去到偏远地区帮团队核查翻译，这就意味着得在溪流和河流中洗浴。用山泉水洗浴是很干净，但也很冷。洗露天澡着实是个挑战。

有一次，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村庄小住。一天我去河里洗澡的时候，周围有一大群当地的妇女很好奇要看我怎么洗澡。我当时穿了一条纱笼，像以前的甘榜人那样，但我发现自己不太会穿着纱笼洗澡。我很担心纱笼松了从身上滑落！那就太丢脸了。

有了几次在河里洗澡的经验之后，我设计了一件类似长袍的



穿着自己设计的沐浴袍

沐浴袍，颈部有松紧带固定，肘部的位置有两个洞，我可以把手伸出来拿肥皂和洗发水。我再也不用担心纱笼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身上滑落了。我也不需要躲到树后换干衣服。这一切都可以在我的沐浴袍下轻松完成！

这张照片拍摄于布干维尔一个小岛上的河里。在河里先沐浴，然后顺道把衣服也洗了，其乐无穷。水流很急，只要把衣服放在河里就可以享受河水自然漂洗服务。

还有一次，我在山区核查一个团队的翻译。旧水箱漏水，所以当团队回到村里时，家里没有水。我得沿着一条陡峭的山路下去到一个天然小瀑布里洗澡。当我在那冰凉的山泉里沐浴时，感觉好痛快！但是爬陡峭的山路往回走就不那么舒畅了。当我回到家时，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接待家庭对我照顾有加，特意安排邻居们去打水，这样我就可以在室内洗澡。他们把桶装淋浴器修好，把水倒进去，让我可以洗淋浴。我站在一个大盆里，把洗澡水收集下来冲厕所。我洗完澡，正在感叹竟然可以在山里享受这样的淋浴，实在太好了。突然“哐当”一声，淋浴头从桶上松开，掉在我的头上，然后顺着我的胸前掉了下去。我赶紧把身上的水擦干，穿上衣服，走出浴室。坐在外面的人看到我时，手指着我大笑起来。我的脸和脖子上布满一道道黑色的条纹！原来家里没有修补淋浴器的东西，主人就用木馏油(一种焦油状物质)修补了淋浴头。桶里的温水使其融化，掉下来的淋浴头上沾的木馏油在我身上留下了黑色的条纹。我只好烧了一些热水，回到浴室用温水和煤油洗掉我脸上和身上的黑色条纹。



脸上布满一道道黑色的条纹

还有一次，我到内陆的马瓦克人萨拉门村去检查翻译。那天下午，接待家庭的主人对我说：“附近有两条溪流。你需要洗澡的话就去右边的那条，在树林后面，那里的水很干净。”傍晚时分，

太阳快落山时，我就去右边的小溪里洗浴。我抬头往四周看时，注意到旁边有一条小路，路上的行人可以看到我。我可不想有人盯着我洗澡。所以，我去了村子左边的小溪。那条溪水不是很满，不过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捡了几块石头，在溪里筑了个坝，这样就有足够的水畅快沐浴一番。后来，主人回到村里预备晚餐时间我：“你去溪里洗澡了吗？”

“去了，在左边的小溪里洗的。”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说：“我不是让你去右边的小溪吗？”

“另一条溪也一样好。”

“野猪常去那条溪，把水弄脏。我们都不去那里的！”

我还能说什么呢？反正我在那条溪里洗了澡，也没有觉得脏。当然，我曾与猪共同在一条溪流中沐浴过！两天后，村子里弥漫着一股强烈的臭味。接待家庭的主人告诉我，上游有一头死猪，这让我很不是滋味。他应该一开始就告诉我不要在那条小溪里洗澡的原因！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在告诉我，神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了分享；每个生物，无论是两条腿的，还是四条腿的，都有权利分享。这是神对他所造之物的美意。和平共处，共生共荣！

## 神所造的生物

从新加坡的水泥森林搬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后，我更多认识周围的大自然，以及神创造物中的一部分，大大小小的生物。虽然有时我们不得不把它们赶出房子，但我们尽量不伤害到它们，除非这些生物对我们构成威胁，如蜈蚣和蛇。

有一天半夜，我醒来时全身瘙痒，抓挠个不停。我打开手电筒，看到几十个很难看的咬痕和红包。不，这不可能是蚊子叮的，因为我在蚊帐里。我的手电筒光照到几十只臭虫！天呐，床垫和床单上都是臭虫！我顾不上可怕的臭味，当机立断压死了许多只。当然我睡意全消，一直坐着到天亮。那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那么的美好。第二天早上，女主人觉得非常不好意思，连忙倒了好多盆开水在房子的地板上，特别是木板之间的缝隙。不过她觉得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之前睡在这个房间里却没有被咬呢？也许臭虫也喜欢尝鲜吧！

这件事发生在萨拉门村。我当时去村里检查我们翻译好的一些内容并与村里的人一起学习圣经。那次他们安排我住在村子边上一所大房子里的一个不错的房间。然而我不知道的是，我得和数百只臭虫分享这个屋子。

对了，还有蚊子！这种生物可是热带地区常见问题！如何避免蚊虫叮咬感染疟疾是头号关注问题。我们每周都需要服用预防药，而且必须睡在蚊帐里，以防止疫病发作。然而，如果我们过度操劳，抵抗力下降，寄居在脾脏的寄生虫就会进入血液，疟疾就会发作。我们会病倒十天半月；首先要做的就是服用奎宁治疗疾病，然后再花时间从药物的副作用中恢复过来！有一次，丽莎在服用奎宁期间吐个不停，这样一来就没法摄入足够剂量的药物。她亟需去到镇上接受治疗。幸运的是，当地高中的修女们那天下午要去镇上，可以让我们搭便车。她们竟然把我们送到天主教地区医院，我们实在太感恩了！在那里丽莎得到了比政府医院更好的治疗。

几年后，有一种没有副作用的替代药物——青蒿琥酯问世时，我们感到无比欣慰。我们终于可以告别奎宁，告别了奎宁副作用带来的头昏脑胀恢复期。

一般来说，我并不怕昆虫，能与它们保持一种相安无事的共处关系。除了臭虫和无处不在的蚊子，我们还得与跳蚤和沙蝇作斗争。如果被后面两种讨厌的小生物叮咬，我就会痒上好几个星期。因此，我很害怕去另一个马瓦克人的村子——西科尔。但是我们必须去那里检查我们的翻译，鼓励村里人阅读自己的语言。这个村子有一个黑沙海滩，沙蝇喜欢这种沙子。我一踏进那个村子，就会有数以百计的这种小生物攻击我胳膊和腿上任何暴露的部分。即使涂上一层厚厚的婴儿油也不能阻止它们。它们非常喜欢尝鲜，对新鲜血液充满了渴望。

我们还有别的昆虫问题。系在椰子树中间的绳索支撑着我们的双向无线电天线，然而这却成了大红蚂蚁进入我们房子的高速公路。我们经常发现蚂蚁在我们厨房的柜台上排成一排行进。虽然我们觉得这些蚂蚁很讨厌，但我们不会杀死它们，因为那样会把家弄得一团糟。我们用力拍打柜台，把它们吓跑，几秒钟之内它们就会消失的不见踪影。

在我各种旅行中，我还遇到了神所造的其它生物，如蜥蜴、蛇、千足虫、蜈蚣，或浅礁中的石鱼。这些生物对我们没有恶意，除非我们不幸打扰了它们。

丽莎笑个不停，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么笑过。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当时正坐在我们起居室的灯下看书。突然，我感到额头上滴了什么东西。我抬头看时，又有一些液体溅到我脸上。一只巨大的、黑色蜥蜴竟然在我头上撒尿！气死我了。我拿起一些橡皮筋做弹弓，飞速用一些纸折成子弹攻击这只蜥蜴。当然，我一枪都没打中它，而那只蜥蜴正垂下头看着我。它一定是在想，下面怎么这么热闹。整个过程丽莎一直笑个不停。

为什么蜥蜴会出现在我们房子里呢？因为我们家有太阳能。为了节约能源，我们一次只开一盏灯，这盏灯不仅对我们有用，对蜥蜴也很有用。作为全村唯一的亮光，这盏灯吸引了各种昆虫，而这些昆虫又吸引了以它们为食的蜥蜴。这样一来，蜥蜴就出现在我们家，在我的头顶上方便了！

我不会去招惹大蜥蜴，但有时会和小蜥蜴交朋友。有一次，为了克服我对它们的恐惧，我悄悄把我的手放在一只小蜥蜴附近，让它在我的手上爬来爬去。对于我来说，这可是不小的成就。

不过，我可不会与蛇纠缠。蛇在村里也很常见。

邻居家的鸡在我们房子下面的储藏室里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下蛋。这个地方可以防人偷蛋，但防不了蛇。有一次，我们离开好几个星期后回到村里。回来后发现一个鸡窝里的蛋被吃掉了一半，一条蛇盘在窝里。我们找了几个年轻人帮我们把这条蛇杀了。还好这不是一条毒蛇。我告诉丽莎，很可能这条蛇的伴侣就在附近，因为蛇通常是成对活动的。果然，一天晚上，当我正要上台阶走进家里时，那条蛇就在那里抬起头来准备攻击我。感谢神，我在这条蛇要攻击之前就看到它并转身跑下台阶，叫村里的人过来帮忙抓了它。

还有一次，我不小心踩到一条蛇，却没有被咬到！这真是个神迹！是神的保守！这事发生在诺波诺布(Nobonob)，在我们山上的区域中心。当时正值旱季，中心主管在两座房子之间拉了一根黑色的粗水管，把水从一座房子引到另一座缺水的房子。傍晚七点

多，我离开主管家走向我们的住所。走在黑暗中，我感觉踩到了一根“水管”，然后转身用手电筒照了一下。那条黑色的“水管”其实是一条蛇！感谢神，我踩到它的时候，它没有攻击我。事实上，这条蛇几乎一动不动，不过它并没有死。它的肚子胀胀的，很可能刚吞下了一只老鼠或一只鸡。当我踩到它的时候，它正躺在那里细品美味呢。听到我们惊呼“蛇！”，中心主管急忙拿着巴朗刀跑了过来，一刀砍下那条蛇的头。第二天早上，当地人告诉他，这不是一条毒蛇。我记得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中的经文，主在那里应许保护他的门徒不受蛇和其他危险的伤害。

我们第一次离开村子几个月后回到家时，发现家里已经被老鼠、蜥蜴和蚂蚁占领了。厨房的柜台上都是它们的粪便。其实我们住在莫罗村的整个时期都在和老鼠斗智斗勇。家里一直放着捕鼠器。几天就会抓到好几只老鼠，在接下来的一小段日子就平安无事。然后，我们又开始看到这里几粒，那里几粒老鼠屎，那就再把捕鼠器摆上。通常整个老鼠家族都会入住我家，所以我们在捕鼠器里会看到大老鼠和小老鼠。我实在不忍心杀死这些小动物，它们的眼睛即使死了也依然明亮清晰。看到我们朋友的床垫被老鼠和壁虎破坏后，我做了一个六英尺长三英尺宽的箱子，每次离开村子的时候就把我们所有的床垫和枕头放在里面。

被蜈蚣和蝎子咬伤在村里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曾看到村民被这些毒虫咬伤后，一周内疼痛难当，几乎没法走路。有一天，邻居们聚集在我们的起居室里聊天，孩子们趴在地上玩玩具看书，突然从凳子下面爬出一条二十厘米长的红蜈蚣（红蜈蚣比黑蜈蚣更危险）。有人用砍刀把它一切为二，然而这只蜈蚣没有马上死掉，两截身体还在地上蠕动和爬行！最后，我们不得不用热水浇在上面杀死它。孩子们没有被咬到，真是万幸。

我在布干维尔岛为两个小组检查翻译。在其中一个村里，翻译们住在可可园中间的一栋很不错的大房子里。唯一的问题是，厕所离房子很远。厕所是可可林中间一间低矮的小屋。白天去上厕所没有问题，但天黑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每次我要去厕所的时候，都得边走边跺脚，吓跑路上数以百计的蟾蜍。走到茅厕后还得敲打墙壁吓走里面的蟾蜍。用手电筒照射厕所一周，我还能看到几只蟾蜍留在那里。这几只要不就是被吓瘫了，或者是太慢了

没跑掉。我只有用手电筒照着它们，让他们吓得不敢动弹，直到我方便完。

布干维尔的道路在内战期间被毁，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我们只能乘船逆流而上。在途中，我们看到八条巨大的鳄鱼在河边晒太阳。感恩的是那个时候它们忙于享受日光浴，而不把这一船人的美味放在眼里。

“一切生物无论大小，都是耶和华神所造.....”有些我们敬而远之，有些和睦相处，有些我们大快朵颐。它们都是我们宣教工场生活的一部分。



## 第五章

### 旅程撷趣



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得经常去到不同的城市、乡镇和村庄，到各个翻译团队中核查他们的翻译，培训翻译同工。在我40多年的事奉历程中，我使用过许多不同的旅行方式，遭遇过各种各样的延误，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也在其间得到很多人的帮助。让我分享一些有趣的经历：

乌卡伦帕是我们机构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部，位于海拔1500米以上的一个高原山谷中。通常我们从村子去到总部，需要先坐4个小时的货车到马当镇，然后再乘坐40分钟的飞机越过山脉才能到达。也有几次，我们是坐车去的总部。从马当到乌卡伦帕的车程大约是7到8个小时。我们首先要穿过一个长长的低地山谷，然后沿着蜿蜒的高地公路行驶几个小时后才能到达总部。

每次一想到要从村子去乌卡伦帕，我就头疼，睡不着觉。出发前，丽莎和我必须对我们家的每样事情都提前做好安排。收拾家当，打包行李都是大工程。厨房里的所有东西都必须装在特制的防鼠箱里。我们每次离开村子前的那个晚上，都会是个不眠夜。我们得在凌晨3点起床，把冰箱火灭了和做各样清洁整理工作。把

床垫和床上用品打包到一个特制的防鼠箱里，我们还需要预备早餐，这样从村子到马当的四小时车程中就有早餐可吃。一切就绪后就等着早上5点到6点之间从村里出发的货车来接我们，带我们去马当镇。

### 凡事祷告凡事谢恩

从我们住的莫罗村前往马当镇的旅程各种波折，状况频发，我们需要常常祷告，祈求神的看顾和保守！我们恒切向神祷告，希望货车司机们会按照他们答应我们的那样准时来接我们上车。许多时候，我们约好了司机，也把家里安排妥当，整装待发。结果，等来等去，车子却没来。记得有一次，我们和一个司机约好了早上7点钟来接我们出发进城。但他却因为别的事，早上5点就提前离开了。结果，我们空等一场，没能进城！

还有一次，我们约好的货车在前一天被警方扣押了，原因是车主逾期三个月未付该付的费用，司机回到村子里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直到我们派人去询问他时，我们才知道他失约的原因。可是那个点，从村里去镇上的货车都走了。没办法，我们只好打开行李，又在村子里多呆一天，另约司机，并迫切祷告神保守司机守约带我们到镇上去。

北海岸的路是通往我们村庄的主干道。这条路穿过了大约40条大大小小的河流，在雨季会发生许多意外的情况。在我们刚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准备从总部回到村子。就在开始动身之前，我们听说该地区的一条主要河流因为雨季偏离了它原来的河道！那个雨季，山上的暴雨涌流下来，洪水冲垮了河岸，形成了一条新的河道。原来的桥屹立在原处，但底下根本没有水。新的河道却水流太急而无法通行。但是参加宣教士新手训练的学员需要去到他们被分配前往实习的地方，我们也要回村。

当时的中心主任萨姆(Sam McBride)想到了一个方法。他曾经在这条河边上看到当地一家旅馆的老板使用一只驳船搬运啤酒，萨姆就想借用这只船帮助我们渡河。第二天，他安排我们和参加培训的人员都来到桥头。我们把箱子从桥上坠下来，装到驳船上。一条绳子横跨这条河，萨姆跟着这只驳船游到河对岸。在他腰间系着一根绳子，绳子另一头系在横跨那条河的长绳上，以防他被水流卷走。他一趟一趟把我们和我们的箱子从河这边运到河对

岸。在河对岸，我们雇了一辆货车，把我们和参加培训的人员一个个送到需要去的村庄。每次当我们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时，都无比感恩。

另外一种情况是人为因素使行程变得不可预测。有一次，我们请当地的司机托扬(Toiyan)开车送我们去镇上赶飞机。在我们出发前一天晚上，那些刚刚卖了椰子干赚到钱的人给了托扬很多瓶啤酒，他就整晚都在喝酒。到进城那天早上，他喝得烂醉，根本不能开车。我们一直等到早晨8点，他还是没有出现。可是，他答应过我们和其他一些人会开车带我们到镇上啊！而且那天下午，我们要赶去乘飞机。于是就请他舅舅(在他们的文化中舅舅的身份德高望重)去叫醒他，并逼他喝了一杯浓茶，再让他开车。我和丽莎坐在他旁边的副驾驶位上。头一个小时，他的状态还好，但随着浓茶效果逐渐消退，他的车开始左右摇摆。幸运的是，这条路上的其他车都很早就已经进城了，路上空空无车。坐货厢里的那些男人不停对我们大喊：“嘿，你们两个，要不停和他说话，让他保持清醒！”最后，可怜的托扬对我们说：“请让我睡几分钟吧。”我们就让他睡了，因为，我们想安全到达城里！10分钟后，他清醒了一点，再次发动了车，但是，他开得非常慢。我们最终平安到达镇上，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们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机会不多。大多数时候，我们坐在货车后车厢的一侧，货厢里堆满了椰子干。有一次，我们坐的车厢里装了30多袋椰子干要运往镇上。货车的车顶盖都被拆掉了，椰子袋堆得好高，旅客几乎没有地方坐。我们把箱子和行李捆绑好后，就爬到货物上面，坐在椰子干上，紧紧抓住绳子，以防从车顶上被颠掉下来。而且我们一路暴晒在阳光下，因为车顶没有任何遮挡太阳的东西。那次旅途我们在阳光下暴晒了四个多小时。

一些朋友、同工以及莫罗村村民经常建议我们自己买一辆车，以便解决交通问题。有几个因素使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建议。第一，在村里有一辆车就意味着，村里有人需要去35英里外的医院时，我们就很自然成为他们理所当然的救护车。我们宁愿花时间做翻译工作，也不愿做救护车司机；第二，我们俩个都不擅长机械修理，如果车子出任何故障，我们将束手无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不会开车，而且也没有去学开车的意愿。(我最终在52岁时学会了开车，并在53岁时拿到了驾照！)



在货车上照片

### 对的时间对的地点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从新加坡回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途中。当我降落在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机场时，我根本想不到会遇到这些问题。那天是周末又刚好是假期，是新几内亚的独立日。所以，当我到达机场时，没有人来接我。在我等行李的时候，一个新加坡人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关宝珊宣教士。我当时好惊讶！好像有一个同时认识我们俩的人给他提到过我会搭同一班飞机。当这个新加坡人注意到没有人来接我时，就主动提出送我去城里的宣教士客栈。神的预备何等奇妙！

两天后，我要飞往高地城市戈罗卡(Goroka)。但是我的机票在莫尔兹比港中心的主任手上。我给他打了很多次电话，但是都没有打通。要启程的那天早上，我还在试着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客栈的经理也帮我打电话给他，但因为是在假期，办公室里没有人上班。不过神又一次让我经历到他奇妙的安排。碰巧，客栈的女主管打电话给一家美术馆，中心主任的妻子碰巧在那里。她不知道机票的事，但接到电话后，马上回家，找到机票后赶到客栈把机票送到我手上，甚至让我搭她的车赶去机场。我在起飞

前半小时到达那里！这难道都是巧合吗？绝非巧合，我相信是神顾念我的需要，为我精心安排了这一切，让这些人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点，祝福我的道路。

通常没人喜欢等待和延误，对那些没有耐心的人就更是如此。然而，有时延误或计划被改变是出于神的时间表！

我很感恩的一次延误经历发生在我们住莫罗村的最后一年。那天早上，我早早醒来，准备乘坐村里的货车进城。我提前就约好了这辆车。早餐后，我等着货车过来接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车还没出现。一位村民走到主干道问那里的人这辆车怎么回事？他回来说车几个小时前就离开了。那时已经是上午9点，不会再有货车从那里经过了。天哪！那天下午我必须到城里去搭乘飞往乌卡伦帕的飞机。我们迅速打开双向收音机，打电话给我们的区域中心主任，请他专程来接我。他欣然同意，但他开车过来至少需要两个半小时。

在等车的时候，我在村子里走走，坐下来和一些人聊天。当我和我们村的一个嫂子坐在一起时，她突然哭了起来。她起先不好意思告诉我原因，但经过我一番劝说后，她终于开口了。她说最近几个月，每当她丈夫晚上去打鱼时，小叔就会来到她的小屋，刮她的墙壁以引起她的注意，目的是想要和她上床。这件事，她一直不敢告诉任何人，因为这个弟弟是村里新成立的基督教团体的领袖。他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呢！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嫂子一定会被人指责的。

没按原计划出发，让我有机会帮助她处理这件事情。丽莎和我为此事求告神，然后请那个年轻人到我们家来。他们两个都在场，我们指证了这件事。感恩的是，这个年轻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请求原谅。他还分享说，他在这方面一直有很大的试探，请我们为他祷告！

我深信是神刻意延误了我那天进城的行程，让我可以发现那个弟兄的问题，帮助他们两个，使他们的关系可以回归正常。通过这件事和其他很多事情，我学到了，计划被延误或改变时保持耐心很重要。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掌管着我们的人生，那么我们就应该让焦虑占据我们的心；相反，心中要不住祷告，向神求智慧。

## 摩托车历险记

我骑摩托车运气不好。我第一次骑摩托车冒险是在1977年2月。在诺博诺布宣教士新人训练课程的一个板块是学习骑摩托车和进行简单的维修。那时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但几天后，我决定试一试。我骑上一辆较小的摩托车围着院子慢慢转了两圈。我玩得很开心，想象着拍拍自己的背自我激励一下。看到主任撒姆从厨房后门出来，我就向他挥挥手，结果车子一下子就撞到了厨房的墙上，把石棉墙撞开了一个大洞！

我们开始在马瓦克人中开展扫盲工作时，我们需要去拜访大约15个村庄的人，与他们商量如何帮助他们阅读自己的语言。步行到这些分散的村庄需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决定买两辆二手摩托车来用。丽莎买了辆150cc排量的，我的车要小一点，只有80cc排量。有一次，我们外出回村子时，我骑车在前面，丽莎骑着自己在后面。当我来到一座20英尺长的窄桥时，我看到桥上有一只狗。担心它会突然闯过来咬我，我就盯着狗看，错过了桥上的木板，结果我的摩托车一下子就翻倒了！摔倒在桥上的我，发现自己的眼睛在望着河面，原来我的头已经出到桥栏杆外面。感谢神，我没有掉到河里。但是，却擦伤了膝盖，并且吓得浑身发抖。过了好一会儿，我站了起来，扶起了我的摩托车推着走。没多久，丽莎也过来了，她向我挥挥手，就从我身边过去了，她压根没有注意到我摔倒了。这件事后不久，我们就决定卖掉我的车，我们两个一起使用丽莎那辆大一点的摩托车。

有一天，我们要到一个福音事工点去。途经一段主干道后，就会离开主路，爬上一个满是深凹车辙的陡坡。基于这样的路况，我比较倾向于步行去那里，但丽莎建议我们还是骑摩托车去。于是，我们就骑车过去。但是，走到半路上，我们陷在深深的车辙里，摩托车不断在崎岖不平的陡坡上晃动，最后还是失控，倒向了左边。幸运的是，丽莎没有受伤，摩托车的车扶手保护了她，而我的左脚不知怎么的被车子卡到了。当过路的人帮着把摩托车从我们的身上挪开时，我的左脚已经淤青，大脚趾被压成了粉碎性骨折。我有一个星期不能走路，左脚的大脚趾也因着这件事麻了很多年。如今我这个深色的脚趾指甲时常让我想起这次惊险的经历。

最后，我们也处理掉了这辆摩托车。这几次的遭遇使我觉得自己应该和两轮车无缘吧！

## 与鸡同车

在我事奉的第二个工场，去较小的城镇和村庄意味着要乘坐18座公交车。同行的旅客不仅限于两足生物，还有带羽毛的两足生物或四足生物。只要它们保持安静，通常都无大碍。但有时，这些生物却一意孤行大声尖叫来吸引人们的注意。

有一次，我和我的学生从一个村子乘车回城里自己的家。因为这一天是当地一个重要的节日，乘车的人太多了，公交车站排了很长的队。因此，我们决定多付一些钱，租一辆私家车回家。我们租到的车子的车厢里已经装满了七位乘客的各样袋子和箱子，所以没有地方放村民们送给我们的三只活鸡。我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把装了三只鸡的纸箱放在我的腿上！只要它们保持安静，我就感觉还好。但这几只鸡时不时就会在纸箱里打架，纸箱便会在我的腿上剧烈晃动。为了让它们能够停止争闹，我就在两个小时的车程中，不断投喂它们吃饼干。

早些年，通常人们对“禁止吸烟”的标志熟视无睹，即便是司机，也是如此。我乘坐公交车的大部分时间里，车厢中总是烟雾缭绕。那时，我的口罩就会派上了用场。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我也会把自己旁边的车窗打开，这样风就会把烟从我身边吹走。这是我诸多的旅程中比较让我感到痛苦的事情之一。

## 长途汽车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到一个岛上去。我们需要先坐一段长途汽车，然后再改乘船到岛上。我们在长途车站买到两个下铺，我们坐在车上享受着旅程。然而，当我们到了城郊时，汽车停了下来，司机和另一个人一起对着我们大声喊叫：“起来，起来！”我们站起来后，他们从我们的铺位下面拉出几块木板，横搭在两个下铺上，可以让更多人坐。这样一来，车子的通风口被堵住了，车上的空气变得很污浊。更糟糕的是，有六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和两个女人挤进了我们的铺位。其中一个人“命令”我们挪到长途车的后面，叫我们把我们的铺位让给他们。我发怒了，捶着自己的床据理力争：“你凭什么占用我们的位置？”这是

我买的铺位！”那个高大的男人看到眼前这个小女子这样对他说话，被震到了。然后，他就让他们的两个女同伴到车后面的座位上去了。但是，后来他们一路喝酒打牌打搅我们。我阻止他们抽烟，他们的每次点烟我就会抱怨，让他们把烟熄了。在我们共同乘坐长途车的那几个小时里，彼此容忍着对方，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当他们终于下车时，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们下了长途汽车，登上了往返于大陆和岛屿之间的渡轮。当我们到达港口时，已经是午夜了。几辆出租车停在港口出口处，其中一个司机看到了我们，就招呼我们去坐他的车。他提出帮我们拿行李，但被我们拒绝了。我们坚持自己拿行李，只要他带我们到他停车的地方。他被我们的拒绝激怒了，并一直抱怨说：“你们看不起我们这些岛上的人。你们以为我会偷你们的东西呢，哼！”我们给了他我们要住的宾馆地址，他就开车带我们进了城。到了城里，他说那里没有这个的宾馆。快到我们要住的宾馆时，他突然把车开到了另外一条路，告诉我们应该在另一家旅馆过夜！你能想象我当时的感受吗？我告诉他，我能认出来我要住的宾馆大楼，并坚持要他开车去我给他的地址。没错，我看到了我们要住的宾馆大楼！当他从车上拿下我们的行李时，还在不停地抱怨。那时已经是凌晨1点了，我累了，没有力气和他争论了！他拿到车费后就很快离开了。多么不平常的一次旅程啊！

还有一次，我们在泰国边境的一个城市的翻译培训课程结束后，我带着一名学生回我们住的那座城市。我们当时乘坐的长途大巴坐满了人。车刚开了45分钟，我们就在一个警察检查站被拦住了。警察上了大巴，检查了我们所有人的旅行证件和手提行李。因为我拿的是外国护照，因此被问了很多问题。我的手提行李也被他们翻了个底朝天。然后，除了坐在我们后面座位上的两个男子外，我们所有人都按要求下了大巴。每个座位都被彻底搜查了一遍。最初，我们并不清楚为何被这样检查。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在查找毒品，因为我们离开的城市靠近金三角。所有的乘客都坐在路边，没有可以乘凉的地方，也没有水。半小时后，人们开始轻声抱怨起来。我们一直在看车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就看到车上的两名男子被警察带了出来，关进了警车。同时，警察按部就班记录了司机和售票员的陈述。可是，不知道



什么原因，他们仍然不允许我们上车，他们似乎在等待什么。原本说等半个小时，结果等了两个多小时。终于，警察离开了，我们获准重新上车继续我们的行程。我们原本计划下午三点左右可以到家，结果变成了深夜才到达。这又是怎样一次让人难忘的经历啊！

## 骑马下山

在另一次旅行中，我去拜访了一个坐落在海拔4000多米高的山村，在那里度过了几天美好的时光。在村子里，可以欣赏到优美的风景，呼吸着山上的清新空气，每天晚上还可以坐在松果火旁，享受美味的火腿和新鲜蔬菜。几天后，完成了在那里的的工作，我准备回家了。启程的那天早上，刚吃过早饭，我朋友的哥哥骑着一匹马来到了她家里。因为村子里没有车可以送我们出村，他们就决定让我们骑马抄一条他们经常走的小道把我们送到大路上搭车。他们解释说，下了几天的毛毛雨，路太滑，他们担心我很难在布满松针会打滑的小路上行走。所以，我就像一位贵妇人一样坐在马上一个小时，让人



骑马照片

牵着马带我穿过布满松针的小路来到了主路上。到我的好朋友家拜访让我体验了一次独特的民风 and 开心有趣的交通工具！

## 机场恩遇

我分享一个在机场的故事。我清楚地记得我在香港机场的一次经历。那天，我打算早点去机场，在那里吃一碗美味的粥当早餐。我刚走进候机室，就看到一个巴基斯坦女人不停地在人群中跑来跑去寻求帮助。她好像是被亲戚或雇主送到机场，办了登机卡，但是到了出发区，她却找不到登机口。她几乎不会说英语，我走到她身边，询问她情况。她给我看了她的登机牌，上面显示

她的航班在另一个航站楼，而且15分钟后就要关闭登机口了！我四处找机场地勤人员来帮她，却没有找到。于是指给她看地上的黄线，告诉她沿着那条线走就可以到达她的登机口。“嘎查(好的)！”她说，向前走去。但走了几步，她又回来找我，摇着头，眼里噙满泪水。

这时，离登机口关闭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所以，我抓住她的手，飞跑上了机场摆渡小火车赶去另一个航站楼的登机口。到达那里后，我们冲向登机口。但是，当我们跑到41号登机口时，我的肺快要爆了，我实在跑不动了。我告诉她快点跑到49号登机口。当时，机场广播正在播叫她的名字。但那位女士却停在了45号登机口，我又跑过去，抓住她的手，拖着她向49号门跑去。非常感恩，终于有一位空姐看见了我们，跑过来帮助她。机场人员向我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他们解释说：如果这个女人错过了她的航班，航空公司必须承担她的额外费用，安排她到一家酒店，等候另一个航班。那位女士却没来得及感谢我。经过这15分钟，她一定是惊魂未定，大脑一片空白！她很快被带上了飞机，登机口也关上了。而我则站在那里不停地喘着粗气，特别感恩我们及时赶到了登机口。我很高兴那天自己有机会帮助到别人，并且仍然有时间吃到我期待的那碗艇仔粥。

## 天意难违

乘坐长途汽车和火车是了解旅客和分享福音的好机会。有时人们会接受我分享的关于耶稣基督救恩的好消息，并愿意就此话题进行持续的沟通和讨论。但也有的时候，对方听了几分钟后，就会保持沉默，假装睡觉。无论如何，这些乘车的旅途时间都是分享福音和“俘虏”听众的好时机。

1999年，由于机械故障，我搭乘的那班下午7点从清迈出发到曼谷的火车上延误了三个小时。晚上11点左右，我们到达了一个中途的车站，这时，一位年轻女士上了火车。我当时在火车的一个小卧铺隔间里，那位女士睡在了我的上铺。我微笑着向她点了点头。那个晚上平静安稳。

第二天早上6点，我们已经接近曼谷了。火车乘务员进来把卧铺收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桌子吃早餐。年轻的女士从上铺下来，坐在我对面。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个基督徒，

对吗？”我回答说：“是的，你怎么知道的？”当时我没有戴十字架，手里也没有拿圣经。她回答说：“我上火车看到你时，你眼睛里流露出来一种平安，我就知道你是基督徒。那是我所渴望的那种平安！”

其实，当时我正处于生命中的一个黑暗时期。我和一位同工、朋友的关系出了问题，对我的情绪造成很大伤害。在她上火车之前，我正好在神面前安静自己的思绪，祷告，因此她从我的脸上看到了那种从神而来的宁静和平安。我想当时应该是主的爱和宽恕使我得到了释怀和安慰！

然后我们开始聊天。她告诉我，她在上车那站附近的一所大学当教授，她经常和一个好朋友一起去教堂。她的那个朋友接受了洗礼，结果被她的家人排斥。她看到朋友的遭遇后，就不敢接受洗礼了。我就和她分享了自己的信仰经历，因为信耶稣我如何被母亲惩罚等。但是，由于我的坚持不懈，通过不住地祷告，鼓励和生命的见证，最终我的家人也相信了耶稣。我告诉她主是如何用他的爱改变了我的母亲：一个意志坚定，拜不同偶像的女人，是怎样接受了福音的。此外，我还告诉她，一个家庭一旦有一个成员相信主，神祝福的大门就会为其他家庭成员打开，最终他们也会相信。她将会成为神祝福她家和拯救她家人的那扇门。迈出信心的这一步至关重要。我答应她，我会为她祷告，我也确实为她祷告了好几年。虽然我们没有保持联系，但我相信她已经迈出了这一步，主会为她家庭打开这扇祝福的门。我将会在天堂与他们相见。

1982年，在一列从吉隆坡到新加坡的夜班火车上，我遇到了托马斯和丹尼(Thomas and Danny)。我受邀去马来西亚教会分享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翻译工作。遇到他们那天晚上刚好结束分享后回家。在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我们开始聊起各自的生活。他们两个人对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生活和工作非常感兴趣。我分享了自己面对神的呼召时的挣扎，和我如何寻求神的印证与他对我每一步的确切带领，以及神如何向我显明他对我的计划。他如何改变周围的环境，让我在正确的时间遇到丽莎，以及我们后来如何组成一个团队在马瓦克人中工作。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虽然我每一步都缺乏信心，但通过那些爱我的老师和朋友们的祷告，神向我显明他为我预备的事奉之路。

第二天早上，在行程结束时，托马斯和我交换了电子邮件地址。一周后，我收到了一封他写来的电邮。在电邮中，他谈到了他灵里的挣扎。他在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长大，在吉隆坡的一个圣公会教会聚会。在那个时期，他在质疑神的存在、教会生活的意义，并且想离开教会。我真诚地分享了我自己曾经的疑虑，以及神如何在每一步消除我的怀疑，这让他明白了神是真实的。神与那些信靠他的人互动，回应他们的祷告，打消他们的疑虑。我的信仰使他愿意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神，看看神是否真实存在。他开始把儿子送到教会上主日学，也和妻子一起去教会。那时，他的妻子还不是基督徒。我相信是神安排我们在火车上相遇。神的眼目不曾离开托马斯。

飞机、公共汽车、火车、货车、骑马……这么多有趣的旅行故事，为我这些年的事奉生涯增添了丰富多彩的恩典记号。感谢神，这么多年来一直看顾、保护着我和我同伴们的安全！

## 第六章

### 主爱比海深



有些人总是认为宣教士比其他基督徒更坚强，能够承受更多压力。我们有时被视为超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宣教士和普通人一样平凡。我们有自己的软弱，我们在压力下也会崩溃，我们会面对跨文化的压力，我们会误解人，也会被人误解，我们会生气、哭泣、责备别人，会耿耿于怀……

神不会任由他子民活在困境之中，他是他们是在患难中的帮助，他从来没有忘记他们。在他的爱中，他会派人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做出蒙福的决定，甚至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有力量面对悲伤和痛苦，然而在痛苦中，他的慈爱又领我们进入平安和应许的季节。

事奉神这么多年，让我有机会更多地体验他的慈爱、医治、供应和保护。在以下的经历中，我见证神是活着的，他为父也为母、为友又为守护者和医治者……

## 神是安慰者和鼓励者

1976年11月，是我在新加坡神学院学习的最后一个月。那时，学院上下都知道我毕业后将加入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将前往悉尼接受语言学训练。有一天，在下课前半小时，英文部主任的秘书来找我，告诉我下课后去见主任，因为他想让我见一个人。我心里很好奇，下课后迫不及待去到主任办公室。在那里我见到了爱尔丽丝·理查(Eirllys Richards)，她是澳洲威克里夫原住民事工部的成员，正在新加坡拜访朋友，她的朋友带她到新加坡神学院参观。学院主任一听说她在威克里夫工作，认定我一定要见见她。听说她是悉尼语言学课程的导师，我更是喜出望外。这实在太好了！几周后，当我到达悉尼时，至少可以见到一个熟悉的面孔！在培训过程中，爱尔丽丝和她的同工乔颖丝·汉德森(Joyce Hudson)像姐姐一样照顾我，周末带我出去各处游览参观。我第一次远赴他乡工作，面对未来心中不免有忐忑，主已经知道我的需要，预先安排我认识良师益友伴我前行。

在宣教工场，有段时期经历很多试炼，我感到非常沮丧，几乎到了要打道回府的地步。有一天早上，我告诉主，我只想坐在卧室里与他独处，根本不想走出房间。因为当我一走出房间，就得面对许多问题，得打起精神强颜欢笑。我也无法忍受马瓦克人只知道上我家来要这要那，对神的话语却没有兴趣。正当我向主发牢骚时，我似乎听到他在我耳边说，“别担心，我和你一起走出房间。”于是我走出了房间，眼里含着泪水，心里充满感恩。主实在明白我的软弱，在我人生低谷中，他在我身边支持我。从那天起，我会提醒自己那个清晨的情景，主是我同伴，无论有什么样的试验临到我，他都与我同在！

## 神擦干我眼泪

1982年6月，我和亲朋好友站在火葬场外，看着火葬场的烟雾升起飘向空中。我们刚刚送走了至爱的弟弟汝谦(Richard)。那年，他在马来西亚因车祸去世，年仅29岁，留下妻子和8个月大的儿子。望着烟雾在蔚蓝的天空中冉冉升起，那一刻，我心很痛，不禁问主：我的心情那么幽暗，为何天却这样蓝呢？我年轻的弟弟意外离世，我悲痛欲绝，不住问神：“你为什么要带走我的弟弟？他刚为人父，家人十分需要他。神啊，为什么？”

我弟弟虽然没有受洗也没有定期参加教会，然而我们凭信心为他办了基督教葬礼。葬礼后几天，家里的电话响起，一个男士打电话来要找我弟弟汝谦。我问他你找汝谦有什么事？在与这位男士更多交谈后，我们得知弟弟在过世前一周信了主！我弟弟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去理会神。然而，神怜悯他，一周前领他和母亲一起去参加布道会，在那里，这位男士带领弟弟做了决志祷告信了主。当我知道弟弟接受了救恩，我伤痛的心得到很大的安慰！

我告诉这位男士，弟弟刚刚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去世了，他听了之后很震惊。当他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后，他向我保证，我弟弟的决志祷告非常真诚，他是真心信了耶稣的。我知道，神在他的怜悯中给了我弟弟最后一次机会，让他与神和好，重新建立了关系。神在我们极大的忧伤中给我们最好的安慰，相信我们将来会在慈爱的天父面前与弟弟再见面。

其实在我弟弟的遗体从马来西亚运回来之前，我就领受了他已经得救的确据。在我们得知事故消息后的那天早上，我在灵修时读到创世记45:25-28。第28节：“以色列说：‘够了，我的儿子约瑟还活着，我要去见他，未死以先就能看见他了。’”我注意到的是“还活着”这几个字，不知怎么地，我感到神在对我说话，并向我保证，虽然我的弟弟已经去世，但他“还活着”。我们仁慈的主亲自为我们掌管了这件事情。

四年后，就是1986年3月，我那时候非常期待回国述职见见我的家人，特别当我收到父亲中风的消息后，归家的心就更迫切了！一天上午，我通过对讲机和区域中心交流，得知父亲第二次中风去世的坏消息。中心管理和区域主任特地驱车前来我们村看我。如果我要回去，他们就帮我安排航班和载我去镇上。我去附近的中学，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我哥哥。鉴于葬礼时间已经定了，当时也很难买到合适的机票，我无法及时回国参加葬礼，所以我决定等到述职才回家。

我父亲一直有去教会，却始终没有受洗，因为他很畏惧的一个人一直反对他受洗。他去世后家人为他安排了基督教葬礼，但是我对于他的救恩心存疑虑。两个月后我终于回到家里，听到了主施恩与我父亲的故事，天父这般大爱，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事

情是这样的：1986的农历新年前夕，父亲收到了我写给他的信，我在信中引用了约翰福音3:16。同一天，他去我哥哥家吃团圆饭，他向家人提到了我的信，又说我如何敦促他思考那节经文。我的侄女那时才12岁，她引用了罗马书10:9回应我父亲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的小侄女问他是否在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自己信耶稣基督。他立刻说：“我相信主耶稣基督。”四天后，他中风了，无法说话。感谢主，因他的怜悯，我父亲在中风之前在家人面前宣告信仰。我和家人虽然因着失去父亲深感悲痛，但主以他的话语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

### 无微不至

我们在宣教工场的日常生活中，主常常在一些小事上让我们经历他真实的安慰和丰富的预备。有一次，丽莎去了乌卡伦帕很长时间，我独自一人在村里只能说马瓦克话，心里很渴望有人能和我用熟悉的英语交谈。那天我有点不舒服感到相当孤独，开始自怨自艾，我对自己说：“如果有人能和我说说英语就好了！”那个下午，突然有两个人出现在我家门口，然后又来了第三个。原来是两个来自新西兰的年轻女生和一个德国男生。他们住在附近中学的招待所，出来逛逛。当他们看到村里这栋最大的房子，决定不请自来！他们的到来是主应允了我的祷告！哇！主知道如何鼓励他的仆人，即便只是用熟悉的语言交谈这么一件小事！

神一次又一次让我知道，他理解我的弱点。丽莎和我虽然是好朋友好同工，但我还是渴望有一个亚洲朋友，一个能理解我在西方同工为主流的环境中，作为少数族裔的孤独感的人。当启子(Keiko)来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时，我终于找到了亚洲好朋友。启子和我相处得很好，我们有许多共同点。我们的关系不断发展，但后来我们变得太过依赖彼此。特别是我，在情感上过于依赖她，这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她开始疏远我。这种被冷落的感觉加剧了我里面的不安全感，也让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多年来，我内心一直很内疚，为那段破碎的关系哭泣，祈求主宽恕我的自私。

后来，在一次心理辅导中，辅导员向我解释，通常从妾而生的孩子都会有这种不安全感，因为他们在潜意识中感到自己在家



庭中没有合法的地位。了解了这一点，每当不安全感来袭时，我学会如何应对生命中的这块伤痕。我知道主明白我的软弱，他会医治我，我有信心，有一天我将完全摆脱这种不安全感。

在宣教工场，我明白神喜悦向他的儿女显明他的爱。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早期，很难买到苹果。如果我们碰巧在镇上的商店里看到苹果，就会立刻买一些。如果我们错过了，那就数周甚至数月都没有苹果吃。其实我们并不缺水果，当地有许多美味的热带水果，不过有苹果、橙子和油桃吃的时候就倍感幸福。

我们已经在村里待了几个星期。一天早上，我醒来时口中感到有苹果的味道，就很想吃一个苹果。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苹果并不是我最喜欢的水果。我们离城镇很远，不会很快去那里。即使我们去了城镇，也不能确定那里是否有苹果卖。

就在那天上午休息的时候，一部车开进了我们的村子。一对年长的同工夫妇杰瑞和珍(Jerry and Jan)下了车。他们去拜访另一个团队，顺道绕过来打个招呼，还给我们带来了信件。珍先到了我们的门口，她递给我一个棕色的袋子，说：“我们不知道送你们什么小礼物。这里有一些苹果！”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哇！这只是一种巧合吗？这件事我思考了多年，并问自己从这件事情中学到了什么。人们可能会说这是因为我对神的信心，既然我是被神差派的，他会照顾我的需要。

然而，我认为这样的结论过于以人为中心，而忽略了神。我的结论是，神喜悦向他的儿女显明他的爱。在这个苹果事件中，是他在那个早上让我嘴里有苹果的味道，是他适当的时候提醒珍买了那些苹果，以满足他在我心中挑起的渴望。他精心策划这一切，只是为了向他的孩子显明他的爱。神这般厚爱使我折服。许多时候，我因为自己的罪、感到不配成为他的仆人或儿女；而且时不时还会小叛逆，心里没有爱。纵然我如此不配，神依然选择用爱来环绕我。何等伟大的神和慈爱的天父啊！

还有一次，我在为主工作时，神实现了我另一个不为人知的梦想。我们机构中心在高原地区乌卡伦帕，我们会到那里参加一些研讨会。我们住的房子，属于差派丽莎的宣教机构。有一天早上，我望着窗外草地上的牛羊和马群，眼泪涌上了眼眶——充满感激和幸福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那一刻，我感动得不能自

已。我想起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在一本日历上看到一张澳洲草原的图片，我当时就很渴望去一个广阔开放的地方看马和牛。于是我发誓有朝一日有了钱，我会去那样的地方一段时间，享受那种奢侈的体验。

那天早上，当我望出窗外时，我意识到神实现了我少年时的梦想。我流着泪感谢主这么美好的供应。因着事奉，我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并且可以连续几周欣赏这样美好的风光。我对主说：“我不需要变得富有去当一个游客，我只需要顺服你，就能享受这样一个地方。”再次，我被神这般的厚爱深深感动。每当我想起那个清晨，每当我身处一望无垠的草场，我都感到无比感恩。无垠的草场让我想起神无尽的大爱，让我时时福杯满溢。



乌卡伦帕照片

## 神医治情感创伤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以赛亚书55:6)

神是伟大的医生。他用爱和怜悯医治我们。他hesed的大爱，对他的儿女和那些寻求他的人，是那么的信实可靠。当我们呼求他，谦卑地祈求他介入我们的情况，他总是应允我们。在我走过的岁月里，这是不变的真理。

1994年，我在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参加了一门内在医治的课程。在那里，我学到耶稣基督的能力和权柄，完全可以治愈深层的创伤和情感伤痛。神医治了我生命中的这一部分：我十几岁时开始参加教会的青年团契。有一天，我没有告诉母亲就去了，结果回家后被重重地惩罚。这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非常深的情感创伤，深深埋在我的潜意识中。我感谢神多年来帮助我将这种羞耻感深深地锁在心底，以至于它没有对我的日常生活造成太大的干扰。

然而，在我的少年时期，我不断与深藏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做斗争。我试图用讲笑话和找乐趣来掩盖它。这种深深的不安全感甚至让我感到羞愧，不敢站起来按铃下车。（那时候，公交车的下车按铃安在车顶上，坐在座位上的人必须站起来按铃。）我会让公交车开过我的站点，直到其他人按铃。有时我没有在该下车的站下，等到过了两个站才下，然后走回去。那时，我无法理解这种羞耻的原因。在内在医治的课程中，我能够将过去好好梳理，意识到正是那次惩罚让我的内心受到了如此严重的伤害。一个晚上，我为着自己的处境深深地祷告，我祈求主医治我那深深的创伤。在一个异象中，我看到了十几岁的自己，羞涩地躲在我们公寓外的一根柱子旁，然后耶稣出现了，站在我旁边。我看到他用一件白色的长袍覆盖了我，一个巨大的重担从我身上落下来。但我依然不愿意踏进母亲刚刚把我逐出家门的那扇门。接下来我看到的画面是耶稣和我坐在公寓楼的楼梯上交谈。以后，每当我陷入自怜和那段痛苦的回忆时，耶稣与我在一起的那个画面会不断重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们的主会不断地医治我。

当我去到第二个工场事奉时，我已经接近60岁了。在那里的最初几年里，我一直很忙碌。经常要前往不同的地点检查翻译工作，培训翻译团队，以至于我几乎不着家。一连数月的紧张工作使我身心俱疲。由于不断处理经文和语言方面的事，我的头脑过度紧张，常常失眠。一天晚上，夜深了，我依然无法入眠，我脑海中浮现出许多想法和画面，其中一个画面变得越来越清晰。我想起了这个省北部的一个群山环绕的富饶山谷，山谷里种满了水稻和小麦。然后，我脑海中涌现出中文的词语，于是我赶紧拿起了电脑，把它们写下来。从那时起，我写了几首诗歌。这是其中

一首中文诗歌：

云霧密布高山脉，寒冷緊環燃炭挨，  
遠方客旅溫院宅，殷勤厚待銘心怀，  
烏云之外太陽晒，感嘆幽暗罩山寨，  
但祈云消望光暘，村民喜樂心安泰。

写诗是一种从我的脑海中卸下思维负担，让平静回归脑海的方式。在那之后，我能够更安稳地入睡。从那时起，每当我情感疲惫或感到紧张时，我就会把我的想法写下来。我用英文或中文写诗。当各种地方的场景在我脑海中闪现时，特别是中文，诗意的词语就会浮现。这是满有怜悯的主以温柔合适的方式对待我，帮助我在繁忙中放松身心，得到医治。这是我们的主关心他所爱的人的典型方式。我想到主带领以利亚进入旷野休息、得着喂养和医治；主也带领保罗经过三天的休息，让他失明的双眼得到治愈，也带领巴拿巴成为他的朋友帮助他。

我也见证了神对他人的医治。在我的第二个工场事奉时，我正在监督一位实习顾问检查翻译。突然我的手机开始震动，但我没有理会。可是很快手机又震动了，心想这电话一定很紧急我就接了。谢丽在电话的另一端，问我是否可以立即去她家，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急需祷告。

我立刻过去她家。我看到在场有一位相当不安的母亲，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正对母亲大喊大叫，嚷着要她母亲离开她。我们将母女分开，然后谢丽给我讲述了情况。那个名叫阿静的少女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班上排名第一，是他们家庭教会里活跃的青年领袖，这个教会由她母亲带领。但是她的成绩突然下滑，对学校也失去了兴趣，开始对母亲产生敌意。今天，她变得歇斯底里，开始对母亲大喊大叫，甚至拒绝承认她是自己的母亲。我看到一个非常困惑和不快乐的女孩，立即请谢丽和她的母亲为我祷告求主给我智慧。

我注意到一件事，这位母亲是典型的“虎妈”。她要求很高，一直给女儿施加很大的压力。期望女儿成为青年信徒领袖的楷模，并要按照她定下的高标准来生活。这位母亲，是离了婚的单亲妈妈，很能干，在她手下已经建立了六个教会。

谢丽还给我简单讲述了她们的家庭情况。阿静一直以为她的父亲虽然不在身边，但是一直在支付她的学费，证明父亲仍然爱她。有一天，她发现实际上付学费的是她祖父，而不是她父亲。在那一瞬间，她意识到自己被误导了，居然相信父亲仍然在乎她，于是崩溃了，变得歇斯底里。

她情绪崩溃、抗拒母亲，我认识到母亲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当我试图帮助阿静时，她母亲一直在旁边引用经文，滔滔不绝地数落着女儿的不是，对女儿情绪崩溃反而毫无觉察。我不得不请谢丽带走母亲，让我单独与阿静交谈。

事实上，我并没有用任何言语辅导阿静，我只是告诉她耶稣爱她。主向我显明，那时候不需要说话。三个小时我一直在唱诗歌，唱的都是耶稣的爱。我握着她的手，让她知道主接纳和爱她，这个可怜的女孩所需要的就是主的爱，而不是妈妈的大道理。我告诉她，耶稣并不要求她成为其他青年信徒的榜样，或者按照她母亲的虔诚标准生活，不断参与教会的各种活动。她平静下来，我们坐下来聊天。后来，她告诉谢丽，与我在一起的那几个小时是她从未有过的平静时光。很可惜的是，我第二次与阿静见面之后，她的母亲决定回老家，我们因此失去了联系。我唯有继续为她的恢复祷告。

通过辅导许多伤痛和受伤的人，我发现，成为耶稣基督医治能力的管道，比所有辅导和人的言语技巧更有效。我的角色是与受伤者坐在一起，安静地呼求耶稣，让他和圣灵完成那洁净和医治的工作。他是那些受伤者最伟大的辅导员、医治者和朋友。

阿虹是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人。她和其他一些年轻人一道被老家的教会差派到缅甸边境事奉。一天，她和其他人回到城里参加跨文化课程，我是受邀带领语言学习和跨文化工作讨论的老师。在课程中，我被请去辅导她，因为她无法与小组的人相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她的愤怒和敌意，特别是针对来自某个省份的一组人。

在我们的谈话中，她讲述了这些事：母亲长期不在家出去布道传福音，忽略了她的孩子，让女儿们无人照管，被家族里的男人欺负。阿虹和她的妹妹们觉得无法再继续忍受这样的生活。后来阿虹决定离家去打工。一个表亲向她承诺在外地给她找了一份

工作。她到达后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这份所谓的“工作”原来是当性工作者。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她被锁起来被迫提供性服务。最终，善良的邻居助她逃离魔窟。

跟随母亲的脚步，她成为了宣教士，自愿去边疆当老师。然而，过去的阴影让她很易怒，心灵充满了对人的怨毒。交谈中，我要求她首先为生命感恩，也为脱离了魔爪感恩。然后，我们邀请耶稣基督来到她被欺负的情境中，祷告宽恕那些伤害她和她妹妹的人。她向耶稣敞开心扉，寻求医治，知道在堕落的深渊中，耶稣都在她的痛苦中陪伴着她。然而，她难以忘记那些可怕的日子，更难原谅那些伤害她的人。我们经过几次祷告，耶稣的爱渐渐软化了她的心。几个月后，她的主管告诉我，她比以前更加友善了！虽然偶尔会回到她从前的自己，但她现在更愿意祷告，更愿意饶恕。

我感谢主让我有份成为管道，将他的爱和医治带给受伤，需要他医治的人。

## 身体的医治

当我最需要的时候，神也医治我的身体。我还清楚记得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宣教新手训练期间，在夜间徒步训练时发生的事。我当时身处丛林深处的一个山谷中，坐在一根树干上看着我左手拇指根部那个深到骨头的伤口。伤口这么深却没怎么流血，我用力挤了一下伤口，希望流血可以帮我清洁创口。但是伤口在我用力挤压后就开始血流不止。我坐在那里用力压住伤口想要让血停止流淌，我唯一的一个创可贴根本没用。我把手举过头顶，看着我砍下的那一堆树枝，蕨叶和藤条。我就是在砍最后一根藤条的时候砍到手的。我原本都已经准备好了搭过夜棚子的材料，这会儿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为血能止住迫切祷告。

坐了半个小时，在太阳落山时伤口的血终于止住了。我赶忙在小溪旁扎好我的棚子，钻进里面躺下，渡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第二天拇指还是有点疼，但也无大碍。两天后伤口就痊愈了。40多年来，那道淡淡的疤痕提醒着我这件事，我感谢天父的照顾和医治。

在我们准备前往马瓦克人的莫罗村前面一天，我的左脚踩到了一根钉子，伤口很深。清洗伤口后，同伴嘱咐我要好好休息。然

而，我觉得那个伤口是敌人试图拦阻我们前往马瓦克人那里。因此，尽管脚肿得厉害、疼痛难忍，我毅然决定继续前进。

在莫罗村，我们住在一间开放式的高脚屋里，只有一边被围起来当作卧室。厕所距离房子有20米远，周围都是小灌木丛。问题是上厕所时得有两个人扶着我上下楼梯，一个人帮我走到厕所。我当时服用了强力抗生素，肿胀有消退但终究还是疼痛难忍。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个星期，我才能够自理。

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事奉的日子快要结束时，神再次向我显明了他医治的大能。在一个多云的日子里，一架双引擎、可容纳十个人的飞机，在低云和巨大的山脉之间飞行，我在飞机里躺在担架上，周围是氧气罐，有两个医生和一名护士守护着我。那天上午我经历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哮喘，几乎快丧命，氧饱和度降到5%。在机构中心所有同工的祷告下，感谢神我开始自主呼吸，否则医生们就得打开喉咙插入一根管子来帮助我呼吸。即便如此，同工们决定紧急送我到澳洲的凯恩斯(Cairns)医院。躺在重症监护病房里，通过药物、氧气和持续的护理，我的呼吸逐渐顺畅。当时，护士每半小时给我一次药，加上设备的噪音简直让我难以安睡。几个晚上下来我疲惫不堪，非常渴望能够好好睡个大觉。



哮喘病照片

我稳定之后就转移到普通病房。我还是无法入睡。一天凌晨2点，护士进来给了我两小时一次的药。我极度渴望睡觉，我祷告说：“主耶稣，让我在你怀中像个婴儿一样，安然入睡。”我看到一个身穿浅灰色斗篷的人靠在我身边，我就沉沉的睡去了。直到清晨护士拉开窗帘时我才醒来。她听到我有动静就转过身来说：“哦，你醒了呀！我在凌晨4点来给你吃药，看到你睡得像个婴儿一样，

我都不忍心把你叫醒！”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了耶稣无微不至的爱。从那日起，我在医院里天天都睡的很安稳，再也没有问题了。

同样，慈爱的天父认识每个人，又喜悦成为你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相信他医治我，他也会医治所有需要的人。神非常耐心，他藉着他儿子的大能来医治，他儿子的血可以洁净我们，医治我们。当我体验到神的医治和祝福时，我祈求他也医治我的朋友和我在生命中遇见过的人。



## 第七章

### 主能力比山高



在事奉神的这么多年里，我见证了他如何在真实生活中关爱他的子民。

#### 神的爱临到未得之民

神差派我和丽莎服事马瓦克族群，正表明了他对未得之民的爱。我们二人住在马瓦克人中间，学习他们的文化、语言，并把神的话语带给他们，还有比这更实际的方式来表达对一个民族的爱吗？神要以马瓦克人最熟悉的语言直接向他们述说他的爱。当我们用马瓦克语讲述耶稣的事时，老人们顿时双眼发亮，对主的教导连连点头称是。

我们搬进马瓦克人的村里，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充满挑战的灵界。跟大部分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一样，马瓦克人与灵界渊源极深。黑魔法、巫术、祭祀和迷信，凡事寻求灵界帮助，这一切都已是生活的一部分。从出生那天起，族人就被祭祀及禁忌所笼罩。在马瓦克文化里，舅舅尤其重要。男孩一到青春期就要离开家庭，与其他年龄相仿的男孩同住，向舅舅们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男人。学习内容大都与灵界有关。学习初期，少年们要在丛林里禁食，召唤家族神灵把力量加给他们。

例如，一个男人要去猎捕野猪，他相信家族神灵会保佑他满载而归。用茅对准野猪准备射击时，他会大喊本族神灵的名字。然而，当一个人归信耶稣，他就必须斩断和家族神灵的一切关系；否则，他的基督徒生命将软弱无力，并会继续被过去的迷信与想法所捆绑。有许多人信主之后又走回头路，依旧过着依赖部落神明的日子。

我们常在傍晚时分到村民家，蹲坐在火塘边与他们聊天，谈信仰。我们时不时要提醒他们耶稣基督的大能，并努力带领村民全心全意地为自己的安全、智慧，家人的平安，甚至田里的庄稼，向神祈求。这是一场持续的属灵争战。要村民从迷信精灵保佑，转为全然信靠永活的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而是要在他们生命的各个层面长期努力耕耘。虽然时常会感觉灰心气馁，但有些时候，我们也见证到他们对神的信心。

村里一个年轻妇女和丈夫都信了耶稣。有一天，她腹痛难忍，前往诊所拿了些药回家服用。但是到了晚上，她痛得更厉害。我劝她再去拿些强力的药或者打针，可她不愿意，反而说：“我不去，你为我祷告吧！耶稣基督会帮助我，我会好起来的！”你看！如此单纯的信心！第二天，当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她说昨天半夜已经好了！这是一个极度迷信、十分依赖神灵的民族，这夫妇俩居然能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深受鼓舞。

马瓦克人将死亡和疾病归咎于巫术。即便成为了基督徒，也会陷入这样的试探中，请巫师或举行祭祀仪式来寻求保护。

村里有个名叫文哥(Wenko)的男人，被一些女邪灵攻击，脖子因结核病而疼痛得很厉害。他也犯上严重的头痛，害得他难以安睡。过了几个礼拜，他脖子的结核病好了，但是头痛仍然严重。每当他出席村里妇女的丧礼，他就头痛欲裂，使他不得不马上回家。这样的状况至少发生过三次。此外，文哥在晚上还见到鬼影幢幢，令他十分困扰。

我们教导新信徒如何敬拜和赞美祷告。一天晚上，有位姐妹要求我为文哥得医治祷告。把弟兄姐妹招聚在一起后，我告诉他们，祈求医治需要信徒群体同心祷告，而不是光依靠个人的信心与祈祷；神会因群体的敬拜赞美而作工。我们开始认罪祷告，并开声歌颂赞美主。随后，那位姐妹、文哥和我一起进到屋里为他

祷告，其他留在屋外的弟兄姐妹则继续赞美神。文哥说明了自己的情况，我问他是否真心相信耶稣，是否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文哥自小在路德会受洗，但是他没有真正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于是，我带领他认罪祷告，他就宣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就在文哥祷告相信耶稣的那一刻，他感到有一个黑影从头顶离开，他的头痛也立时消失了！感谢赞美主！

一边呼唤神灵，一边用矛对准暴风雨，这是年长男性常用来止住风雨的仪式，可见巫术能胜过自然现象。有段时期我们不在村里，回到村里一名妇女告诉我们，有一天，村里有强烈旋风，这风已经刮飞几间房屋的屋顶，她的屋子也遭殃了！当时村里没有其他人，眼看着旋风朝我们的屋子移动，她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而在下一瞬间，她却发现旋风竟然在我们的屋子前面消失无踪了！她后来告诉我们：“我相信你们所说的那位神是大能的，他保护了你们的屋子呀！”她也回想起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



*Moro village*

莫罗村有三个kukurai（“酷酷莱”，族长的意思），阿都拿(Aduna)是负责食物的族长。村里的农活都归他管理，他会为开耕、播种和收割定日子，如果想有丰收就要靠他举行某些仪式。他的法术可以攻击不听话的人，也可以治病救人。自从参加了几个星期的马瓦克语圣经朗读会后，阿都拿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大

能。自此以后，有人来找他治病或者处理农耕问题，他都会示意村民去找我们向耶稣祷告。他明白只有耶稣有能力满足他们的需求，也只有耶稣乐意向村民显示他的爱。

### 神是保护者

惧怕和危险，不管是真的还是想象出来的，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主常与我们同在；无论往哪里，他都保护我们。

我们向来出门都很小心，不敢大意。每当往来各村落之间，或者乘坐小型飞机往返于乌卡伦帕和马当镇之间，我们一定祈求神的保护。多年来主一直垂听祷告，保守我们出也平安，入也平安。但这并不表示每次出行都很顺利，我们在行程中也有遇过意料之外的状况！有时候，预约好的货车没有到村子接我们，我们只好走到高速公路去等另一部货车。幸运的话，我们可以坐进驾驶员的车厢，但大多数情况是，我们要坐到货车后面货厢，坐在一袋袋椰子干中间；椰子干数量太多的时候，我们就要坐在这些椰子干上面。



车子在泥沼

虽然从未遇上车祸，也未曾被抛出车外，我们却经历过其它险境。有一回，车子在泥泞不堪的路上才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前面货车的轮胎就陷进泥沼，整辆车子动弹不得。在雨季，这种情况更是频繁发生；有时更因道路严重淹水，车辆无法前行而不得不原路折返。这天，一辆货车被深陷泥沼，跟在后面的多辆车子就被堵住，无法前行。许多人往车辙里投放石头，希望能加强车轮的摩擦力，驶出泥沼。当时，天主教右仁神父(Fr Jooren)也在他的铃木车里等着路通车。他走向我，并把我拉到一边说：“看见那个高高瘦瘦的男人吗？他来自新宾尼村(Simbine)，几分钟前他问我可否容许他杀了你们！”

这句话令人听了毛骨悚然！几天前，我们才听说那个男人带了斧头去附近的中学，威胁说要杀了老师和修女们。我非常担心，立刻找到丽莎并把右仁神父的话转告她，然后我们立刻远离那个疯子。

就在此时，右仁神父成功将铃木车驶出车队，开到路边的草地上，还超过所有的货车，准备离开。我快步奔向他的车子，挥手高喊，请他停车。幸好在后座的男孩看见我，便马上告知神父。我问他是否可以载我们一程？我感觉右仁神父是神派来警示和保护我们的，我们不应该留在那个有生命危险的处境里！神父慷慨答应，只是要我们得把行李留在原来的货车上。这完全不是问题，我们满心感恩地坐上他的车离开了！

后来，货车把行李送来。同车的旅客讲述当时的情况：疯子到处找人借斧头，大家都很害怕，并警告在场有斧头的人不可把斧头借给他。感谢天父适时差派右仁神父前来帮助我们，也为那些不让疯子拿到斧头的人感恩。

天父还在其他的事情上保护我们的生命与财产。在莫罗村，我们经常晚上出去家访聊天，学习语言。常去拜访一对老人家——邦(Bang)和彭基拉(Ponkila)，我们亲昵地叫他们“爸爸、妈妈”。他们的屋子与我们家只相隔两间屋。有一晚，他们在闲聊间不经意的提到，每当我们出远门时，他们常常坐在自家门前守护我们的屋子，因为担心有人知道我们不在家，破门偷窃。有一次夜深时，他们俩看见两个白衣人站在我们家的大门前，他们没有进屋，只是在门前守护着。邦和彭基拉知道那是神差派前来守护我们家的天使。

看见天使的不只有他们夫妇俩。有一次，住在我们隔壁的马儿大半夜回家，经过我们家时也看见两个白色的身影站在我们屋子附近，吓得他慌忙跑回家。

我们屋子的墙壁是棕榈叶编成的，高约三英尺。在棕榈叶片上方是一面脆弱的铁丝网墙，大门也是同样的构造，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割破铁丝网，攀爬进屋。有一次，正是备耕时节，大家都忙着清理田地，为播种作准备。我们和两个年轻村民在屋内的办公室埋头工作，突然听到有个女人在外面大吵大闹：“人都去哪里了？没人吗？为什么不带我去城里呢？你们这些懒人！”

当她见到屋子里工作的两个年轻人，便一面大喊，一面跑上台阶，试图打开大门。大门并没有上锁，但她就是开不了，她喊了几声，没过多久就走了！我们赶快让两个年轻人从后门离开，再把前门锁上。那个女人又回来，还带上小刀不断的割铁丝网，一直喊叫要两个年轻人出来。我和丽莎在屋内商量好，让她先躲进浴室，锁上门（那是我们家唯一可以上锁的地方），而我就开门出去和那女人说话。这可能是唯一能让她安静的办法。丽莎躲好后，我赶快打开前门出去，并在外面把门锁上。当时，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连祷告的时间也没有，但我相信丽莎必定会在浴室内祷告。

就在那一刻，主给我智慧。为了让她冷静下来，我也提高音量，同她一个语气说村子里的男人都是没用的，是不干活的懒人等等。听到有人和她一样的话，女人很是惊讶，她慢慢冷静下来，和我一起坐在屋前的台阶上。她手里拿着丈夫写来的一封信，说是叫她去莫尔斯比港(Port Moresby)见面，所以她着急要坐车到城里。她给我看她的“信”，其实是一张白纸。不过，她感到有人认同她，便开始安静下来。我相信是神给我智慧处理当天的突发事件，保护我们不致受到伤害。

之后，女人再也没有到我们的村子，她的亲友不准她过来。很遗憾的是，几个月后她便过世了。听说她会拿刀追着人砍，肚子饿了又会打翻没有煮好的锅找东西吃。村里的传言是说她的家人无法再约束她攻击性的行为，只有悄悄毒死了她。全国只有两家精神病院，家人想帮助她但也没办法，唯有用传统的方式把“问题”解决了。

在村里居住也要面对大自然灾害。一个早上，我们起床后发现我家旁边七棵椰树的树顶被削掉了，原来是在夜里被闪电击中的！我们的房子得以幸免是因为这几棵树把闪电引开了。我们一直担心绑在另外两棵椰树上的对讲机天线，那是我们与外界沟通的唯一工具。从那天开始，在不用对讲机时，我们就从机上拆了天线，把它联在地线上，就算闪电击中天线，电力也会被导入地里。有一个晚上，闪电离我家特别近，令我无法入睡。我便坐起来祷告，竟看见耶稣基督站在天线的顶端，举起双手，像是在吩咐闪电远离我们家。这幅图景给我带来极大的安慰，知道主会照顾我们的房子和对讲机。

巴布亚新几内亚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带，因此经常发生地震和海啸。莫罗村地处海岸附近，听说在1935年，那一段海岸曾经发生过海啸。我们在通往菜园的路上见到巨大的珊瑚岩，想必是在那次事件中被抛到陆地上来的。当年，人口稀少，事发时大部分居民都在菜园里劳作，所以才没有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听到此事后，我们对所有完成了的语言资料都额外小心保存。为了预防海啸半夜来袭而我们没有时间收拾和撤离，我们购买了既防水又能浮水的笔记本电脑储存箱。这样，即便我们遇难了，防水包里的笔记本电脑和语言资料将得以保存，机构里的其他同工便可以接续工作。

位于我们西边的塞皮克地区(Sepik Region)的艾搭佩镇(Aitape)，在1998年遭受了一次极强的海啸，造成2,100到2,700人死亡，多个村庄被毁。这次灾难对当地的居民和驻守在那里的同工造成很大的打击。感恩我们所在的马当地区并没有受到影响。面对海啸的威胁，我们竭力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预防措施；感谢主，我们在莫罗村的这些年都没有遭受海啸的危害。

有一次，马当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处于震中的木屋猛烈摇动，梁柱不断旋转，在地上钻出一个个大洞，幸好房子并没有倒塌。我们很幸运，所住的屋子支撑结构良好，极其坚固，尽管摇晃得厉害，它都挺住了，仍然屹立不倒！

圣经翻译是一场与恶者的斗争，这是我们的亲身经历。那恶者不喜欢神的话语临到世人，便多方阻挠，搅扰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主爱我们，在他里面“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

了！”（罗8:37）我们第一本翻译出来的圣经书卷是马可福音。这卷书付印以后，我们常在村里的晚间聚会上朗读。我们不断祷告，祈愿主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和他的大能，可以带领村民来到主跟前。

那恶者总是会用诸般的方法企图摧毁我们的工作。热带的潮湿天气很容易使电脑磁碟受潮损坏，因此我们把磁碟储存在弹药箱中。每完成一卷经文，我们便马上复制多个备份分别存储到不同友人的家。但是那恶者又会用电脑病毒来攻击我们的工作。有一回，我打算修改一下刚完成的罗马书，当打开电脑里最新版的罗马书时，原本有118,000个字节的文档竟只剩下8个字节！就连电脑里的备份也受到了影响！感恩丽莎的电脑里仍存着未受病毒侵害的次新版文档。于是，我们把整份翻译稿打印出来，并用一整天的时间把文稿修改好。

我在第二个事奉工场上认识的第一个人是阿花。当时我住在同工的家，阿花是家里的保姆兼语文老师。她在二十多岁时信了主，非常积极参与每周的聚会。有一天傍晚，我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说阿花被邪灵攻击，要我马上去她的聚会处。当时的她胡言乱语，行为怪异，年轻人被吓得不知所措。我一到就把她带到另一个房间，并与几个人一起为她按手祷告，她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主提醒我即时教导在场的新信徒，告诉他们不用害怕，反而要相信神的权柄，要靠圣灵的能力吩咐她里面的邪灵出来，我们就可以奉主的名驱赶它离开。这件事以后，每当阿花被邪灵搅扰，行为怪异时，这些新信徒都会奉耶稣基督的权柄阻止邪灵作恶。

不久，阿花去了一间孤儿院工作。听说她骑自行车时常会无故摔倒在路边，有好几次她差点被车碾。看起来，邪灵是要伤害她，甚至是要取她的性命。那段时期，我们彼此各忙各的，虽然很少见面，但仍保持联系。我不间断地为她祷告，祈求她可以早日从恶者的捆绑中得到释放。

一天，我接到她的电话，说要我陪她一起回老家。她父亲一直很担心她一个人在大城市居住，希望为她作法保护她。她本人是很抗拒这样的事，一直找借口拒绝回家，但是这次她已经再没有借口可以回避了，她的父亲已经非常生气。阿花极需鼓励和勇气面对父亲。她的家远在上山，朋友阿普也和我们一起去。那晚，我



们睡在楼上的房间，隔壁房间上了锁，听说里面有张长台桌，桌上排满了她父亲的偶像。睡前，我们一起唱诗歌，一起祷告。

当晚，我在异象中看见耶稣走上楼梯，走在廊子上。第二天清晨，当我们在一起，阿普就哭了起来。但她不愿意说出原因。我还以为是昨晚我对她说了重话，伤了她呢！不久她便娓娓道来，说昨夜一直听到有个声音在批评她，说她没有用，没有能力帮助阿花对抗那邪灵，她应该收拾东西回家！她感到十分沮丧。我把昨晚所看见的异象告诉阿普后，沮丧感立刻离开了她！那天上午我们去阿花的亲戚家窜门子，当她父亲发现女儿实在不愿意参与法事，也就放弃了作法这个念头。

几年后，阿花找到一份较为轻松的工作，又有固定的休息日，我们可以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她告诉我说，虽然知道靠着祷告可以胜过邪灵，但还是不断被搅扰。后来她愿意驱赶邪灵，我就请了几位好友为此禁食祷告。

到了约定的日子，我们同声唱诗赞美感谢主，等候圣灵带领她回想当年，犯下何罪、做错何事，引至邪灵进入她的生命。她为每一件往事认罪祷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赞美、祷告与认罪，她觉得控制她的邪灵力量已经减弱，但是我知道她并没有完全得到释放，需要更多的禁食祷告，于是我们约好了再次见面。

几周后，到了约定时间，我们用更长的时间一起祷告，求圣灵引导她回想过往究竟做了何事引至邪灵进入她的生命。突然间，她想起12岁那年她做的一件事。那时候家里很穷，妈妈工作维持家计非常辛苦，小小年纪的她就希望可以做点什么帮助一家脱贫。听说山上有个老妇人可以行法术帮助人，她就去找这个老妇人，不过老妇人不肯教她。她却并没有放弃，最后老妇见她那么坚持，就答应教她咒语。自此，阿花就住在老妇家，凡是老妇愿意教她的，她都用心去学，多年来她一直都是抱着拜偶像念咒脱贫的希望。这些回忆如流水般在她心里涌起，我便问阿花是否仍有什么罪要悔改？她说：“有啊！”她立时向主认罪，并同时宣告和那些邪灵脱离关系。我们立刻为她按手祷告，她见证说看见一团黑云从她头上离去，从此她得到了真正的自由！

全能的神是以勒·沙代(El Shaddai)，又是耶和華·色巴特(Jehovah Sabaoth)。万军之耶和華，万灵都要向他跪拜。作为神的

儿女，我们都在主的荫庇下，他赐给我们权柄，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攻破营垒，释放一切受压制的。阿们！

## 神是供应者

我们的神是耶和華·以勒(Jehovah Jireh)——神必有预备。他乐意向他的儿女显明他的爱，而我一次又一次的体验他的爱和恩赐。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要在村里建房的费用实在高昂，而我经费有限。感恩丽莎的差会愿意预支建材费用，我才得以按月偿还该承担的部分。

在1977年，新加坡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还未成立，我只好加入澳洲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当时我并不知道澳洲威克里夫要求宣教士必须筹募到八成经费才可以踏足工场。当我前往悉尼接受语言学训练时，我只预备了一年的费用。后来，为了节省开支，我完成语言学培训后就直接从悉尼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服事。换句话说，完成语言学培训后，我并没有返回新加坡筹募足够的宣教经费。我在神学院学到的功课是：人当凭信心生活，祷告仰望主的供应是最好的。

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头几年，生活所需全由澳洲威克里夫同工向个别信徒和教会募款来祝福我。我逐一去信感谢他们的爱心奉献，我就这样在澳洲结识了一些朋友和支持者。

新加坡威克里夫在1980年成立。经过主任的推介，我母会——花菲卫理公会——的领袖，慷慨地把我的经费支持额增加到八成，从那时起，我的母会成为了我在属灵上、经济上和社交生活上的主要支持者。

神也为我预备忠心的代祷者。艾琳·库恩女士是其中一位最积极的一位。她的来信常常让我深受激励。这是她给我的一封信，很有她的风格：

*“哇！好啦！我一直在祷告呢！快拿起你的网来盛载神的应许哦！还有，要和我保持联系！你这个女孩，总是为天上的事忙忙碌碌，而我只是个以祷告为己任的“老妇人”。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就是你团队中的一员了！你有察觉到祷告的需求越来越多了吗？似乎在每个时刻，需求都在不断增加，我要更加殷勤才能跟得上呢！神一直在作工！赞美他圣名！要努力不懈，见证他奇妙的作为！我爱你！”*

我深知新加坡教会的代祷伙伴值得我信赖。我的母会有个“宣教士关顾伙伴”计划，参加的会友以祷告及寄发问候信件来关爱、鼓励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我特别感谢常年支持我、祝福我的陈传忠(Trevor)和珊珊夫妇，洪有福和蔡秀炎夫妇，还有在世界各地为我们的事工祷告的信徒，加上丽莎的支持者和代祷者，神众多的子民为我们祷告，鼓励我们给我们加油，我们真是领受着许多祝福。我们所能够成就的一切，都是神的忠心子民与我们同行的结果。

## 我后期的居所

无论我到哪里事奉，神都会为我预备住处。我在第二个工场租房子住了几年，很多人都催促我购买一个公寓，方便办理居留许可证。我看了好多售楼广告，找过多个房产中介，又参观了一个大型的房产博览会，也亲自看过好几个公寓，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不是公寓太旧，就是离我的朋友们太远，他们都希望我住在附近，彼此有个照应。

我累了，花了这么多力气和时间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公寓。最后，我决定把事情交托给神。一天早上，我在看过另一个公寓后，感觉自己虽然已经就这事情仰赖神的带领，但是并没有具体向他表达我的要求。因此，在我默想祷告的时候，我写下希望新公寓所能符合的几个条件：一、最好是在我现在居住公寓的同一栋楼；二、可以马上入住，不需要花时间装修、清理；三、洗手间经过改装，里面要有梳洗盆和淋浴间。我这样祷告后，就放手让主掌管了。

几天后，我在午饭时间到房产中介那里为要找房子的朋友看广告。那个中介一见到我就十分高兴，过去他一直带我到处看房。中介兴奋地说有一套很好的房子正适合我，见我不信的表情，他说：“我已经去看过，真的很好，你一定会喜欢！”那套房是当天上午才放出来的，中介连广告都还没贴出来，整个上午就一直给我打电话。房主后来告诉我，他们只是试试放出来卖，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卖出了！

当天晚上我便去看了那个公寓，就在我住的同一栋楼里。我站在门口一看，实在太惊讶了，房主的妻子是个室内设计师，装潢有品味，用料上乘，而且他们只住了六个月。我感到这个公寓

对我来说太过高档了，但是当我看到洗手间的时候，就知道这是爱我的天父给我预备的：厕所已经改装好，里面就有梳洗盆和淋浴间。神已经按我所求的为我预备好了。我的好友和支持者乐意为我奉献购房款项。这个公寓实在太美好，卧室的窗口大都朝南，冬天面向太阳非常温暖。我还有一间大客房可以接待路过的同工。感谢赞美主，他的预备实在美好！

作为房主，我可以申请一年期的居留许可证，我再也不需要每六个月离境一次，到国外申请签证了。后来，许可证获加到两年期，甚至是三年期！

在新加坡，神也两次为我预备了居所！在1985至86年，母亲住进了老人院。但她总希望有个自己的家。虽然她有糖尿病，也曾经中风，但她是完全可以独居自理的。我在1986年回国述职时，决定买一个小公寓，既可以让母亲居住，又可以存放我的物品，一举两得。我在公开市场上找位于东陵福(Tanglin Halt)这个老住宅区里的一套最便宜的一厅二房式公寓，以我有限的经济能力只可以给首付，但因为母亲会住在那里，我的兄弟姐妹愿意合力付清尾款，而亲朋好友也支助了装修的费用。母亲就在那里颐养天年，直到1990年去世。

母亲去世以后，因为我仍在外宣教，就以低廉的价格把公寓租给新加坡神学院带家属的学生，这对他们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用租金的收入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无论他们是在工场或是在新加坡。神为我预备的新加坡住所成为了母亲和其他许多人的祝福。

然而，故事并未完结。在2015年，建屋发展局宣布重建东陵福一带的老住宅区，其中包括我的公寓。居民们都要迁居到附近新落成的公寓。在新加坡，能够被房建局选中重新开发的住户，犹如中了彩票。受影响的住户不但可以搬迁到靠近昔日邻里的新公寓，还可以获得装修补贴金。我在2019年就搬进了全新的公寓，附近还有葱葱郁郁的线形公园，而且，只要步行几分钟便能到达地铁站了。

回顾从1986年至2019年之间的住房历程，我看见主的手一直在工作。我母亲舒舒服服地在这里度过美好的晚年，又在27年间祝福了新加坡神学院历届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如今我退休了，主

又为我预备了另一个美好的地方！我实在要感谢赞美神！主亲自指挥了这场交响乐！我见不到的前景主已然知晓。

在这40多年，无论我身在何处，面对何种境况，神都在其中。他是看不见的保护者，交响乐的指挥家；他是医生，是我随时的帮助……如果没有主一路同在和保守，我的一生就要改写了。

下面这首诗表达了我对主恩的一点领悟：

迈步前行四十载  
一步一步挺过来  
崎崎高低人生路  
足下沙粒尖石头  
慈父陪伴常鼓励  
酸甜苦辣父知晓

## 第八章

### 主恩伴我行



最后我想用这几首小诗给回忆录收个尾。这些诗道出我与同行的岁月，或许我应该说，主领我一路走来的人生。他从一开始就对我的生命有一个计划——从我出生之时，甚至是在我出生之前这个计划就开始了。神也成就了他对我生命的计划，用他赐予我的诸般恩赐，比如我对语言的热爱和痴迷，对户外活动的热忱，对上帝话语的执着，和对不同文化和民族的浓厚兴趣。

我出发前往宣教工场时年纪轻轻，除了有过几年教书的经验，几乎没有宣教和圣经翻译的经验可言。在随后的岁月里，很多人陪伴我成长，耐心教导我，与我同工同行，在生活和工作成为我的榜样。多年后，我有幸成为年轻同工的导师，教导他们，也被他们教导，在不断学习中进步成长。

实际上我已经从新加坡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退休了。今年3月，我为一个团队核查了他们的书信，这是我最后一次以顾问身份核查翻译。非常遗憾，由于年龄和一些健康问题，我不得不停止顾问工作，让年轻同工接棒。我深信神会看顾他的圣工。圣经翻译不是我的工作，是神自己的。

一路走来，神将很多人带到我的生命中，“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这些人中有代祷者和支持者，有训练过我的人和

我训练过的人，有和我分享生命的人，有和我同工一起将神的话语翻译成很多语言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人全然的顺服，把自己献给主，就不可能有我回忆录中分享的一切。我为着他们感谢神。也赞美神自己的作为。他是全能的神，要成就他所定意要做成的事。

*My years with the Lord* 与主同行的岁月

(写在61岁生日之际) (written at age 61)

Threescore and ten the Bible says, 常人活到古稀年  
the years that man on earth shall stay. 圣经记载出此言  
And yet for those who stronger be 或有强者能超前  
ten years, or more, maybe. 十年有余再十年

My years, how much more? I count. 屈指一算今岁数  
Lo, only nine more years be found. 古稀之年九载后  
Time enough to love Him still, 唯愿更深爱我主  
and serve him more till I be still. 殷勤事奉到入土

I know not what the years will bring, 日后光景谁能知  
but this I know that He is king; 然而深信主为王  
of all my life and all my things; 管我生命和所有  
of all my thoughts and my being. 定我意念和存亡

He knows the way ahead for me, 他知我前面道路  
I know not, but what need there be? 我毋忧该往何处  
Each pathway he does well prepare 一路走来他保护  
for me to walk and not despair. 紧紧跟随不虚度

Nine years and more, if He does please. 主若赐我再九年  
No other lord, but Him I need. 爱主事主更敬虔  
Faith to trust him still I plead. 求主帮助信心添  
Grace to live, till His face I see. 恩典相随到主前

**Reflection on my 70th birthday 七十岁生日感言**

*Ah, seventy years the Lord did give, 人生七旬主所赐  
Abounding in his love and grace, 恩典充盈每一日  
Steps treaded and moments spent, 惊叹时光已飞逝  
His works did me amaze. 主一直在做大事*

*More years to live before him? 若主许可年岁增  
I do not know, yet trust him still, 唯愿信心每日深  
To tread the paths he does lead, 主在前头我后跟  
Savour each moment he will give. 他赐光阴我惜珍*

*My Lord, he knows the way, 我主知我前头路  
The best and good, with some woes. 有好有坏有灾祸  
His loving hands still I hold. 主爱领我平安过  
'til the day this world I let go. 直至那日进天国*

人生七十到此时	<i>Life has reached 70.</i>
回忆顾前唯有主	<i>Reflecting o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there is only God.</i>
每步每刻祂引领	<i>He leads each moment, each minute,</i>
不问不疑只有信	<i>not doubting, not querying, just in trust.</i>
若有人生还七十	<i>If there be another 70 years to live,</i>
定系专心奉一主	<i>I will steadfastly serve the same Lord.</i>







从神的呼召，宝珊离开家乡踏上宣教路。她和来自芬兰的队友丽莎一道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瓦克人翻译了20多年里，她们在村里的一个家庭认作女儿，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那俩儿”。宝珊在书中坦诚分享了跨文化生活和工作的喜悦与挑战，有些故事与马瓦克人有关，也有一些则出自宣教禾场中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

在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忠心事奉45年，宝珊见证了她所踏上  
的是一条蒙召之路，恩典之旅。



封面：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乡间土路  
封底：马瓦克语新约的奉献礼

ISBN 978-981-18-7540-3



9 789811 875403 >